

西藏遊記



青木文教著
唐開斌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 藏 遊 記

青 木 文 教 著
唐 開 斌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西藏遊記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青木文教

譯述者

唐開斌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A TRAVELLOR'S RECORD OF TIBET

BY B. K. AOGI

TRANSLATED BY T'ANG KAI PIN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Aug., 1931

Price: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西藏遊記目錄

第一編 入藏記

第一章 入藏的動機

第一節 達賴喇嘛出藏

第二節 入大吉嶺

第三節 謁見達賴喇嘛

第四節 初見法王的印象

第五節 派遣留學生於日本

第六節 佛蹟巡拜中的奇遇

第七節 派遣日本留學生

目錄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五

第八節 僧正和從者的變名……………六

第九節 祕密行動理由……………七

第十節 達賴召還僧正……………八

第十一節 赴印航路……………八

第一章 入藏的機會……………九

第一節 再謁法王……………九

第二節 入藏許可……………一一

第三節 達賴喇嘛歸藏……………一二

第四節 勇敢的入藏者……………一二

第五節 入藏野心家的巢窟……………一三

第六節 隱匿山寺準備入藏……………一四

第二章 決定入藏……………一四

第一節	冒雨出發·····	一五
第二節	安全通過關隘·····	一六
第三節	入藏捷徑·····	一七
第四章	尼泊爾山中旅行·····	一九
第一節	巡禮第一夜·····	一九
第二節	水神賽錢·····	二〇
第三節	疑爲中國人·····	二一
第四節	勇敢的廓爾喀民族·····	二二
第五節	從依拉姆轉換方向·····	二三
第六節	爲人所禱·····	二四
第七節	南濕北乾·····	二五
第八節	不安靜的入藏路·····	二六

第九節	土民襲擊·····	二七
第十節	蒙古藥的神效·····	二八
第十一節	樓房式的羊欄·····	二九
第十二節	危險的吊橋·····	三〇
第十三節	廓爾喀王的侵略·····	三〇
第十四節	奇怪的中國人·····	三一
第十五節	從僕的小買賣·····	三二
第十六節	入烏倫莊·····	三三
第五章	近臨西藏國境·····	三二
第一節	烏倫莊民家·····	三四
第二節	中國人逃獄風潮·····	三四
第三節	將入西藏·····	三五

第四節	西藏官吏拒絕援助	三六
第五節	加入商隊	三七
第六節	山暈的苦惱	三八
第七節	露營第一夜	三八
第八節	攀登絕壁	三九
第九節	沿冰溪前進	四〇
第十節	慣登高山的西藏人	四一
第十一節	銀的山和銀的海	四一
第十二節	山神的供獻	四二
第六章	入藏	四二
第一節	初行西藏山原	四三
第二節	經過石柵入最初的村落	四四

第三節	稽察祕密入藏	四五
第四節	奇怪中國人的踪跡	四六
第五節	塔下露營	四六
第六節	由尼拉阪到薩魯驛	四七
第七節	土民部落的標本	四八
第八節	官費的旅行券	四九
第九節	雪嶺眺望	五〇
第十節	廷義莊縣城	五一
第十一節	謁見知事	五二
第十二節	奇怪中國人被捕	五三
第十三節	胙莫特爾頓湖	五四
第十四節	西藏內地的他國領土	五五

第十五節	麝香鹿羣	五五
第十六節	月下勉強旅行	五六
第十七節	池水中毒	五七
第十八節	黑夜過雞耶嶺	五八
第七章	後藏都城日喀則	五九
第一節	入後藏都城	五九
第二節	僧正的家	六〇
第三節	達賴法王的消息	六一
第四節	西藏式園遊會	六二
第五節	林間清遊	六三
第六節	唯一的束縛	六四
第七節	著名大寺札什倫布	六五

第八節	札什喇嘛法王	六五
第九節	後藏中心地	六六
第十節	天外的恩人	六八
第八章	謁見達賴法王	六八
第一節	沿江旅程	六八
第二節	隆山峽途中	七〇
第三節	東西兩都的聯絡道	七〇
第四節	中古霸業遺跡	七一
第五節	駐藏大臣幽閉	七二
第六節	山峽分水嶺	七二
第七節	耶木多大湖	七三
第八節	越最後之嶺	七四

第九節	由農村向江岸·····	七五
第十節	法王的行在·····	七六
第十一節	玉殿下的一夜·····	七七
第九章	法王行宮的二個月·····	七八
第一節	侍從長慰問·····	七八
第二節	日藏關係和法王·····	七九
第三節	少年藏軍總帥·····	八〇
第四節	中藏再開戰鬪·····	八一
第五節	煤礦脈實地調查·····	八二
第六節	日本兵制和藏軍·····	八三
第七節	軍銃和軍旗·····	八四
第八節	西藏的象徴·····	八五

第九節 郵政創立……………八五

第十節 留學日英俄的學生……………八六

第十章 入西藏首都拉薩……………八七

第一節 中藏和平再現……………八七

第二節 法王的大行列……………八八

第三節 沿喜水而行……………八九

第四節 聖僧亞特伊舍……………九〇

第五節 陀羅女神堂……………九一

第六節 坤布木哈康……………九二

第七節 愈近目的地……………九二

第八節 眼前的拉薩……………九三

第九節 法王還都……………九四

第十節 壯麗無比的宮殿·····	九五
第十一節 拉薩旅寓·····	九六

第二編 西藏事情

第一章 西藏地理概說·····	九八
-----------------	----

第一節 世界的屋脊·····	九八
----------------	----

第二節 人口二百萬·····	九九
----------------	----

第三節 著名都邑·····	一〇〇
---------------	-----

第二章 西藏對外國關係·····	一〇一
------------------	-----

第一節 清廷鎖國主義·····	一〇一
-----------------	-----

第二節 西藏人的排外·····	一〇二
-----------------	-----

第三節 探險家的苦心·····	一〇二
-----------------	-----

第四節	寶輪內的小冊	一〇三
第五節	入藏探險家	一〇四
第六節	幫助探險的重罰	一〇五
第七節	英俄露爪牙	一〇六
第八節	英使被逐	一〇七
第九節	蒙古怪僧黑幕	一〇八
第十節	中國爲俄所迷	一〇八
第十一節	英軍進逼西藏	一〇九
第十二節	英國得最優權	一一〇
第十三節	俄國拋棄西藏	一一一
第十四節	對外感情一變	一一二
第二章	拉薩及其起源	一一三

第一節	拉薩眺望·····	一一三
第二節	拉薩氣候·····	一一四
第三節	市街的體裁·····	一一五
第四節	拉薩爲神地之義·····	一一六
第五節	佛教傳來的記念·····	一一七
第四章	拉薩觀察記·····	一一八
第一節	奇異的拉薩市街·····	一一九
第二節	循環街的右轉·····	一一九
第三節	循環街的書店·····	一二〇
第四節	確康大聖殿·····	一二二
第五節	聖主的寶髮和石柱·····	一二二
第六節	疤痕的石碑·····	一二三

第七節	正門前的禮拜	一二四
第八節	固始汗的肖像和龍殿	一二五
第九節	聖主殿內部	一二六
第十節	大聖釋迦本尊	一二七
第十一節	佛魔並祀	一二八
第十二節	喇木契聖主殿	一二九
第十三節	末端 衙門 奇橋	一三〇
第十四節	宮城下的陋巷	一三一
第五章 布達拉宮城拜觀記		
第一節	觀音菩薩的宮殿	一三二
第二節	繫舟普陀	一三二
第三節	莊嚴無比的紅王宮	一三三

第四節	王城內部	一三四
第五節	占卜吉凶的飛降式	一三五
第六節	熔銅築造的城牆	一三六
第七節	參觀紅王宮	一三六
第八節	華麗的靈廟	一三七
第九節	盡善盡美的迴廊	一三八
第十節	無雙的觀音像	一三八
第十一節	摩天閣上眺望	一三九
第十二節	法王常御殿與政務處	一四〇
第六章	拉薩附近名勝	一四〇
第一節	宮城下的遊園	一四一
第二節	拉薩關門	一四一

第三節	查坡里山頂	一四二
第四節	夏宮	一四二
第五節	法王的愛宮	一四三
第六節	拉薩的循環路	一四四
第七節	王女羅曼蘇	一四五
第八節	界環路的周圍	一四六
第九節	色臘大寺院	一四七
第十節	寺制概要	一四七
第十一節	入教與出教	一四八
第十二節	日本僧入教	一四九
第十三節	勒蚌大寺	一四九
第十四節	甘丹大寺	一五〇

第七章 西藏之行政……………一五一

第一節 法王專政……………一五一

第二節 法王之轉生與繼位……………一五二

第三節 所謂西藏王……………一五三

第四節 關於繼承之陰謀……………一五四

第八章 西藏政府的組織……………一五五

第一節 中央集權的形式……………一五五

第二節 封建制度的遺風……………一五六

第三節 三宰相四大臣……………一五六

第四節 大臣院與勅審院……………一五七

第五節 各部長官……………一五八

第六節 知事與總督……………一五九

第七節 札什喇嘛領地……………一六〇

第九章 西藏之宗教……………一六〇

第一節 古代之梵教……………一六〇

第二節 神繩……………一六一

第三節 國王之降臨與梵教……………一六二

第四節 佛教傳來……………一六三

第五節 奇怪的祕密教……………一六四

第六節 祕密教的流弊……………一六四

第七節 佛教大革命……………一六五

第八節 今日的西藏佛教……………一六六

第九節 爲聖教……………一六七

第十節 喇嘛是甚麼……………一六八

第十章 西藏之教育……………一六九

第一節 佛教爲教育根本……………一六九

第二節 學府二中心……………一七〇

第三節 學業科目……………一七一

第四節 初等教育……………一七一

第五節 學校的體罰……………一七二

第十一章 西藏之產業……………一七三

第一節 未開化的農業……………一七三

第二節 有希望的羊毛……………一七四

第三節 主要輸出輸入物品……………一七六

第四節 邊境貿易……………一七七

第五節 礦產與砂金……………一七九

第六節 西藏通貨……………一八〇

第十二章 交通狀態……………一八二

第一節 交通機關……………一八二

第二節 革舟與木舟……………一八二

第三節 往拉薩的路……………一八三

第四節 由中國來的路……………一八四

第五節 通信連絡法……………一八五

第六節 西藏郵票……………一八六

第十三章 西藏之軍備……………一八六

第一節 徵兵與募兵……………一八七

第二節 藏軍之主力……………一八七

第三節 軍服與武器……………一八九

第四節	新式槍砲·····	一八九
第五節	日英式的教練·····	一九〇
第六節	藏兵之價值·····	一九一
第十四章 人情風俗 ·····		一九二
第一節	西藏四種族·····	一九二
第二節	日本人型的美貌·····	一九三
第三節	溫順性情·····	一九三
第四節	藏人服裝·····	一九四
第五節	華美之裝飾·····	一九五
第六節	食事及喫茶·····	一九六
第七節	肉類與食肉思想·····	一九七
第八節	飲食物與燃料·····	一九八

第九節	城砦的家屋	一九九
第十節	屋內設備	二〇〇
第十一節	不潔的習慣	二〇一
第十二節	唯一看病法	二〇一
第十三節	迷信與怠惰	二〇二
第十四節	奇異的禮法	二〇三
第十五節	婦人之位置	二〇五
第十六節	一妻多夫主義	二〇六
第十七節	再婚與寡婦	二〇六
第十八節	委死骸於鷺鳥(鳥葬)	二〇七
第十五章	年中行事	二〇八
第一節	蒙拉木祭	二〇八

第二節	宗教的戒嚴令	二〇九
第三節	十五日供養	二一〇
第四節	武裝行列	二一〇
第五節	藏珠色爾般祭	二一一
第六節	觀劇季節	二一二
第七節	隣加園遊的季節	二一四
第八節	西藏曆	二一四
第十六章	拉薩三年間	二一五
第一節	我和達賴法王的關係	二一五
第二節	達賴喇嘛	二一六
第三節	現在的達賴喇嘛	二一七
第四節	法王的嗜好	二一八

第五節	法王的生活	二一九
第六節	我的修學法	二一九
第七節	就學僧正	二二〇
第八節	賜給學位	二二一
第九節	留學中所事	二二二
第十節	拉薩之日本人	二二三
第十一節	便利的祕密國	二二四
第十二節	可念的拉薩啊	二二四

第三編 出藏記

第一章	去拉薩而向江孜	二二六
-----	---------	-----

第一節	最後謁見法王	二二六
-----	--------	-----

第二節	拉薩出發·····	二二七
第三節	惱客的丘虛驛·····	二二八
第四節	舟渡大江·····	二二九
第五節	渣克散的廢橋·····	二三〇
第六節	越康巴嶺·····	二三一
第七節	札亞拉石室奇遇·····	二二三
第八節	喀羅嶺古戰場·····	二三四
第九節	到江孜·····	二三五
第二章	江孜與日喀則·····	一二二六
第一節	訪英國代表官·····	二二六
第二節	軍營午餐會·····	二二六
第三節	江孜市一瞥·····	二二七

第四節	通商之要衝	二三九
第五節	山庵隱者	二三九
第六節	夕暮渡河	二三四
第七節	日喀則再遊	二四一
第八節	謁見札什喇嘛	二四二
第九節	再還江孜	二四三
第二章	經春碑溪谷而離西藏領土	二四四
第一節	過英藏戰址	二四四
第二節	最寒之日	二四五
第三節	拉姆湖畔之壯景	二四六
第四節	餓死的犛牛和驢	二四七
第五節	重要的帕利驛	二四八

第六節	入春碑溪·····	二四九
第七節	西藏旅行之終點·····	二五〇
第八節	日英藏之交歡·····	二五一
第九節	印藏貿易之要地·····	二五一
第十節	喜馬拉雅山中的樂園·····	二五二
第十一節	終出藏境·····	二五四
第四章	西金國內的遊興·····	二五五
第一節	宇宙之壯觀·····	二五五
第二節	一日有冬春夏三候·····	二五七
第三節	到西金之都·····	二五九
第四節	西金民族·····	二六〇
第五節	西藏人之南下·····	二六一

第六節	現今的西金	二六二
第七節	雪藏（喜馬拉雅）之瑞穗國	二六三
第八節	天尊降臨	二六四
第九節	瑞穗國之建國	二六五
第十節	會見培爾氏	二六六
第十一節	故西金王	二六七
第十二節	四年前的加林琿	二六八
第十三節	安抵印度加爾各答	二六九
第十四節	金剛寶土之回顧	二七〇

西藏遊記

第一編 入藏記

第一章 入藏的動機

第一節 達賴喇嘛出藏

喜馬拉雅山北面的西藏，號稱世界大祕密國，法王達賴喇嘛突由拉薩都城，逃往印度，引起世人注意，時當日本明治四十三年春天，正值清國光緒帝新崩，宣統帝繼位，着手實施憲政，想把蒙古西藏諸族直接置於統治權之下；可是西藏不願更動他已經成立的利益關係，因而對於清廷的一切要求，持拒絕的態度，終於引起中國的興師問罪。清軍由打箭爐侵入，進逼西藏的都城拉薩，危在旦夕，達賴法王和一千朝臣，倉卒避難，逃到印度的大吉嶺。當時各國的新聞紙登載

很詳，現在還可記得。這時我剛在印度，跟着本派本願寺前法主光瑞，下拜完了佛蹟，法主轉赴倫敦，我便留在加爾各答，準備再調查靈蹟，而法主到倫敦以後，知道達賴已經出藏，就電示我應當會見達賴的意旨。

第二節 入大吉嶺

前此我曾遊過大吉嶺幾次，細看喜馬拉雅的絕勝，對着西藏的國境，遠矚吐蕃的人文，入藏的思想，勃然興起。這時不論法主訓令的有無，我已決心必定要和達賴相見，以償平生的志願；但是達賴法王等出藏後的行動，還沒有確實消息，有人說他駐在大吉嶺；有人又說他將到加爾各答，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幾番選定會見的地點以後，決意離開加爾各答，去到北面三百八十哩喜馬拉雅山上的大吉嶺。我到達的前一日，達賴一行人已經過印藏國境，在加林琿（Kalim-pong）解除行李，準備休養幾天。這時大吉嶺春風和煦，花雪並賞的遊客已很不少；更加歡迎這遠來的貴客，又加上了好幾千人，想不到離海平線七千多呎的嶺上，好像手掌大小的一塊遊覽地，竟有各國人士羣集，差不多容積不下了。

第三節 謁見達賴喇嘛

我豫經達賴的通譯官和英印政府的當局者，轉達我求見達賴法王的意思，纔得其翌日進見的許可。達賴的行在，設在市街中心的何爾旅館，在這旅館謁見室的高壇上面，設着玉座，隨來的官員，流星般的散住在周圍，還有幾百個白種人，和幾千個土人，沒有宗教上的分別，擠滿了謁見室的內外。其中的歐洲人，爲着好奇心的驅使，希望觀察有名的喇嘛教國的法王，而一般土人，更把達賴看做觀音菩薩化身的萬能活佛，希望向他請求冥護，因此，各懷着謁見的熱忱。我先經過公式的謁見，又在別殿賜私見的光榮，請譯員轉述光瑞法主的意思，並獻上紀念物品，且述我入藏遊學的希望。達賴法王很感謝本願寺法主的好意，講他回想到前年在中國五台山的時候，曾與法主代理積德院師會見，約定此後和本願寺結合密接的關係；現在彼此承認留學生交換的可能。這次會見，是我得到研究西藏的第一步；喇嘛教和本願寺的關係，也因此越發成爲具體化了。

第四節 初見法王的印象

達賴是一切喇嘛教國中最有力的法王，一面又爲西藏王國的君主，年纔三十四歲，君主的威嚴，頗爲適度，面貌似日本人，和普通西藏人稍有不同，皮膚呈茶褐色，想是長途跋涉所致，臉上有幾點痘痕，和其他西藏人一樣，可以見就是法王也免不了受猖獗的惡疫所侵犯。由他銳利的眼光、談話的態度和應接的氣概看起來，是無處不表現其才能豐富。他到大吉嶺以後，便做英國正式國賓，受外國皇族的待遇，當時就決定逗留這個地方，設一假政府，觀察西藏內地的情形，對於清藏的戰局，雖然很抱憂懼，可是仗恃英國的後援，便有樂觀的傾向了。

第五節 派遣留學生於日本

我既達到謁見達賴法王的目的，就由大吉嶺出發，和我流戀不捨的喜馬拉雅山作別，往游倫敦，住英約一年。觀察歐洲大陸，頗爲完盡，將要束裝東歸的時候，忽接得奇形文字的书信一通，拆開一看，正是達賴法王的親書，在藏文的下面，另加英文意譯，其中意思是希望派遣留學生於日本，託我歸國的時候，繞到印度的大吉嶺，由是我急離開倫敦，由馬耳塞乘輪，海行兩星期，到了孟買，經加爾各答，急至大吉嶺，重行謁見教王，當時他對於派遣留學日本的學生，還沒選定，他說：

「現在隨員中，沒有找到適當的人物，」要我說明人選上的條件，然後向拉薩選擇，不過要多兩個月期間的輾轉罷了。

第六節 佛蹟巡拜中的奇遇

我同意他的要求，約定兩個月後再來謁見，先到加爾各答，完了前年中止的佛蹟調查的心願，由此到德干高原，費一個多月的光陰，調查南僑薩羅古國的龍樹大師的遺蹟；由這地方更抵阿拉帕巴得，剛好參觀這地各州聯合博覽會的盛舉；再過北部印度，入尼泊爾王國，在倫比尼的丘陵，訪釋迦降生的聖地；隨後又在庫希那伽拉的古址，加西亞的郊外，參拜「佛陀入滅」靈場的時候，恰巧遇着達賴一行的佛蹟巡拜團，得着同住旅舍的幸福。達賴在這地方，連開數日祈禱報恩會，准我謁見，他說：「我們相逢於神靈的聖址，可算得一種奇遇，必是佛陀暗中佑護；由此可知日本和西藏兩國佛徒的接近親交，也必得不可思議的佛力主持，不久便可實現良好的日子了。」

第七節 派遣日本留學生

達賴由此去巡拜王舍城及佛陀伽耶的靈蹟，順道歸去。我便赴加爾各答，作暫時的逗留，預計達賴回到大吉嶺的時候，再行前去，不久法王所召喚留學日本的學生，帶着十多個從者，從戰亂的國都，跑到印度來了。這個留學生，年紀約莫三十歲，體格極其健壯，西藏人尊他爲『聖者的化身』的聖僧，是前任拉薩附近一個有名寺院僧正職務的優秀人才。可是達賴法王雖蓄意用西藏政府名義，派遣這個青年僧正到日本留學，要求日本政府的許可，卻恐有傷中英俄三國的感情，不得已只用達賴法王個人的名義，特派往日本本願寺去留學，我就是這個留學生的監護人。達賴對於這事，雖有多少不滿意的地方，但因當時形勢所限，恐怕惹起國際問題爲西藏相互的方針發生障礙，不如先行結合宗派間私的關係，徐待時機的到來，所以暫時壓抑野心，保持現狀而已。

第八節 僧正和從者的變名

這個青年僧正，從許多侍者的當中，選兩人作伴侶，和我一行四人，向達賴法王請假後，才從大吉嶺出發，而上東渡之途。此次旅行，守着極端的祕密，把僧正和他的從者的西藏僧服，收藏在

行李中間，改穿洋服，用日人的名姓，沿途幸得無人知道。可是我們在加爾各答下輪的時候，對於送行的親愛同胞們，沒有機會把這事告訴明白，實在是件憾事。我們從印度出發到海峽殖民地的船中生活，一共十餘天，我只把在大吉嶺所學得數十句的西藏語，去向僧正主僕們接談，實際頗感困難，屢遭辭不達意的困苦；幸而未受外人何等的嫌疑，安然的通過各港。

第九節 祕密行動理由

我們到了新嘉坡，轉乘日本郵船熱田丸的時候，不通日本語而冒稱日本人的僧正主僕，實是無法辯飾，諸事既感得困難，又有洩露祕密的危險；由是冒稱他們做蒙古人，仍用僧正自身姓名，纔得毫無留難。乘輪到了日本的神戶，引導這行動怪異三個蒙古人的我，那時竟被新聞記者團的包圍，只得設法欺瞞過去；在我們未達到日本西京本願寺以前，完全無人知道他們形跡。我們所以必要祕密的理由，因為當時西藏內地中，藏兩軍正在交戰，清廷對於西藏像烈火般的憤激，萬一知道僧正是達賴的特派員，說不定要用相當手段對待，一面對於負責保護的本願寺，亦許發生惡感，甚至牽涉到日本政府，那就成爲重大的國際問題。所以僧正已到本願寺，仍守絕對

的祕密，除日本一部當局者外，是不輕易使人知道的。

第十節 達賴召還僧正

留學日本的僧正，起初在西京的本山學習日本語，約六個月，日常用語大概知道，便移住六甲山二樂莊，精勵刻苦，不久就能寫讀漢和交互的日本口語文。此後進步尤爲猛速，更能着手研究日本的佛教史。可是我歸國以後，因爲事務繁多，一時中止西藏學的研究，一旦受僧正這樣勤苦的刺激，也偷着空閒，繼續用功起來，那知道陡然發生一種非常事件，使我們不得不暫時拋棄前功。

這一種事件，就是居留印度的達賴法王，來電召僧正回國。他的電文是用達賴特有的暗號，意思是『藏軍優勢，清軍敗退，法王決歸藏，有重要事項相囑，至急來印，』僧正不敢違背大命，只得中止修學，趕往印度，預定到印受過達賴訓令，並送他回歸西藏，然後再來日本。我是他們的監護人，自當隨行，更有與僧正同學的，如多田等觀氏等，也願同行；於是一共六人，同向印度出發。

第十一節 赴印航路

我們這次赴印，也必要堅守秘密；我與僧正主僕都用假名，冒稱我們全是日本人，外遊的目的，是去巡拜印度佛蹟的。我們又鑑於前次歸國所歷的困難，這一回避卻日本輪船，特地選擇英輪，直抵加爾各答，祕密地由神戶啓碇，這是日本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午後五時的事。第二日寄泊門司港，然後和祖國告別，經過中國東海的驚濤駭浪，到達上海，再向南駛過台灣海峽，風浪尤爲猛烈。及至到了香港，個個都是精神疲倦。但是香港以南，海浪平穩，氣候忽覺溫暖，我們的心神，完全恢復了。不久經過新嘉坡及卑南等地，安然由加爾各答上陸，因爲祕密旅行，一點沒有逗留，即乘晚班的快車，馳赴大吉嶺。而達賴等已經出發歸藏，駐在加林瑯，他們還有一星期的逗留；我們便推舉藤谷氏在加爾各答負擔連絡任務，我和多田氏、僧正等，一同追上達賴法王那裏去了。

第二章 入藏機會

第一節 再謁法王

我於加林琿再謁法王，略述別後經過的情形，達賴非常關心於當時中國革命的狀況，我便詳加說明，委託僧正通譯，達賴法王甚喜，僧正能在九個月的短時間，得到如許的新知識，他並述西藏內地，已經着着進步的情況。我們最初的預定，就是等到僧正受了法王命令，並親送達賴法王歸藏後，再回日本；由是時時去探訪法王的意向；那知道我們的預定，已被法王變更，他要命我們也延緩歸國的時期了。

當時法王政府，對於最近未來的方針，很難確定，即如前此歸藏的計畫，也不外受藏軍一時的優勢所眩惑罷了。英國對於達賴的行動，並無過分干涉，像那歸藏的時期，也一任法王的自由選定。——實際英國很希望法王早離印度，因為達賴多留印一日，便多一日和列國親近的機會。——法王政府雖居印度文明之地，對於中國的大勢，卻很為隔閡，中國革命的戰爭，雖足影響西藏王國的運命，而印度各種西文報紙，登載中國革命事實的，卻是很少。因此西藏政府對於藏軍的行動，自不能完滿順應時機，建立重要的戰略，就是靠着日本傳來的新聞，以及直接特殊的電報，對於今後革命的趨勢和結果，也是完全不明白的。所以西藏若取慎重行動，不外順應目前中

國的情勢；但是考察中國的情勢，必得延緩歸藏的時期。由是先從日本某方面，及各種新聞紙，去蒐集關於中國革命各種的報告，然後決定行止，因此我們的歸期，也被他延緩下去。

第二節 入藏許可

僧正在這重要的時期中，是一個不可缺少的人材，授爲侍從的要職，當達賴法王輔弼之任。我和多田氏也受得上賓的待遇，供給他遠東的情報；一面卻向僧正學習西藏語言。我和達賴的關係，此時已極端祕密。但是我們到了加林瑋時，達賴歸藏的預定忽然變更，英國當局頗怪我們的行動，使偵探時時監察我們，因此偵得我們的國籍。唯對於我們的行動，並沒有何等的干涉和束縛，不外疑慮我們二人祕密入藏，或是繞向中國方面罷了。

隨後中國革命雖已成功，國內還沒統一，國力越發疲弊，駐藏的中國軍隊和共和新政府斷絕連聯，益發陷於不利的境地；由是法王以爲藏軍已操必勝的優勢，決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毅然歸藏。可是法王不輕易使僧正離開左右，便差一個侍從，訓示我們道：「這時候像僧正這樣有用的人材，必定要和我一同回去的；若我沒有再行派遣僧正赴日留學的機會，我還得派遣其他優

秀的人物，你們兩位如沒有急急回國的必要，也可利用這機會入藏一遊。』同時並給我入藏的許可證和旅行券，把我的名字改爲西藏式，叫做都布敦他尸。達賴法王的本名，就是都布敦嘉木錯，這乃是特賜的，『都布』是寂靜的意義，『敦』是教法的意義，『他尸』是吉祥的意義。多田氏也賜名做都布敦甘贊作將來入藏的紀念。

第三節 達賴喇嘛歸藏

我雖極力設法要和法王等一同入藏，不幸不能得英印政府的同意，唯有決定靜待將來秘密通過國境的機會。達賴法王出發的前一日（六月二十三日），特地召我們私見，我便陳述將於某時期秘密入藏的理由，要求法王相當的援助；達賴並不推辭，一口答應，說今後就命留駐加林的西藏政府代表，做我們的後援，一切由他盡力。他便按着預定的六月二十四日，乘着玉輿，北逾印度的國境去了。

第四節 勇敢的入藏者

我因準備從別路入藏，由此逗留加林，在印度班拿勒斯遊學的河口慧海師，也來此地，做

旅行西金王國的準備。達賴法王出發的後數日，矢島泰次郎也來此地，他是一個力行會員有名的世界無錢旅行家；前年從中國四川省橫斷西藏，來到印度，周遊世界以後，又來此地，準備再行入藏。他打扮西藏土人的樣子，白天到我這裏來，一宿之後，第二天晚上就冒着濃霧出發，向西藏國境前進了。加林琿自達賴歸藏以後，陡然寂寥，我既取得入藏許可證和旅行券，又有法王特命的後援者，因此入藏的準備格外着急，幸得一切計畫都很順利，私心不勝的愉快。

第五節 入藏野心家的巢窟

加林琿是印藏兩國交通上唯一的要道，竟成爲入藏野心家的巢窟，英印政府警備很嚴；如印度某王國的王子和法國的婦人佛學家，都是希望入藏，因受英印政府制限，不得不祕密從事的。英印政府監視中國人最爲嚴重，日本人和蒙古人，也受相當的注意。中國人和蒙古人最喜輕舉，因祕密入藏，途中被捕而嚴重處罰的，在我逗留這地的時候，已有十多個人。我因此知道入藏的出發點在加林琿是不行的。必得由英國官憲警戒最弛緩的方面纔行，此時有一重大事件必須記下的：即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賓天的噩耗，達於異域的邊境，我們悲痛之極。達賴法王中

途得信，於八月七日發出弔電，經由本願寺法主轉達日本皇室，日本皇室也經由本願寺覆電致謝。

第六節 隱匿山寺準備入藏

大吉嶺以南五六哩，鐵道路線倒轉的地方，就是喜馬拉雅鐵路的最高點，有一車站叫做姑姆站，由這車站西行一二里，便可見到一座西藏教的寺院，這寺院前面，有一座西洋式的屋，叫做萊森格珊，孤立在那裏，裝做斷絕入藏念頭樣子的。我們兩個人，自離加林琿後，便單獨佔據這個孤屋，每天走訪那西藏寺的老年喇嘛僧，想練習些西藏語言。他們有時間我今後的預定，我只模模糊糊答道：『若是我們到底不能入藏，那末，我們就想要在你們的寺院研究西藏佛教哩。』隨後幸得駐在加林琿的西藏政府的代表，和其他西藏當局者的援助，着着準備入藏，漸得隨時皆可出發的方便。到了日本大正元年九月八日，一個引導兼作從僕的西藏人，纔從西藏來到此地，我便決定於那一晚出發了。

第三章 決定入藏

第一節 冒雨出發

那一夜在孤屋中的我，看看時候不早，便起來穿着西藏僧服，背上書笈，裝作行脚僧；多田氏看我變成這樣子，說道：『好呀！無論何人，必定相信你是一個巡禮僧，不要膽怯。』我和多田氏告別，隨着引導者的後頭，從屋裏面跑出，這時候正是九月九日午前二時的光景，還是雨期的季節，低氣壓一步一步襲來，一連數天，淫雨淋漓，這一夜也是沒有一刻的停止，濃霧籠罩着前頭，路徑無由辨識；我只得由這寺旁檢着黑暗的路，走到斯基亞的大道，向西前進。旅遊大吉嶺的人們，大概都要領略喜馬拉雅的東格爾和珊多格卜以北的勝景；若再走過姑姆驛，攀登諸峯，舉目一望，前面有一條長八哩的平坦大道，那就是斯基亞路了。現在的我，伴着一個小燈，與僕從跋涉這雨中的暗路，回想數年前曾遊此地，策馬山道，欣賞秋色，遠觀距離海平線一萬數千呎的高峯，和山巔積雪的銀世界，宇宙壯美，盡入眼底；且世界最高峯的埃佛勒斯也好像可以手攬，舉眼下視那印度、尼泊爾、西藏三國的版圖，瞭如指掌；而此次旅行，此情此景不可再得，使我不禁望着被雨沾濕的行笈，懷恨不置。

我雖顧慮怎樣能在天亮以前，出印度國境，通過尼泊爾的關隘，但是更要打算如何能够不用燈火，急速走出夜深霧重的山路。時時仰望天空，岩頂漏出一隙的白雲，細長如帶，好像擦玻璃的樣子，回憶從前來遊此地的情景，蒼翠的樹木，沿途飄拂，白晝的晴空，多麼可愛！這時忽覺得由此下去，就是大道，那麼吹滅無用的燈火，兩腿的速率增加起來，經過斯基亞破庫利的時候，恰好東方初白，霧散雨停；到了希瑪那車站，便能辨識人形，通過這個關隘，就入尼泊爾的領域。

第二節 安全通過關隘

關吏幕內的燈光，閃閃的射出來，其中有四五個土人的官吏，持着烟管，正談得高興，我們卻恐一直走過去，反惹起他們的嫌疑，特地挺着胸脯，站在幕口，從僕也裝做不識路逕的樣子，向他們問道：『由依拉姆到烏倫莊，應該怎樣走？』一個關役（尼泊爾人）坦然的答道：『由這裏靠左邊走去，下了山坡就是的；但是你們須先把攜帶的物件檢查一下，纔能通過。』我們主僕便把攜帶的包裹解開，我的笈中除了數冊的西藏經典，二三個的佛具；和若干藥品以外，並沒有其他可怪的東西；從僕和苦力的行李中，除了我們食具、食物、衣服、被帳以外，只有從僕的一籠子雜貨

物品，以備途中買賣用的。檢查官更問我們道：『汝們沒有帶着捲烟和酒類嗎？也沒有藏着鎗、刀等兇器嗎？』我們答道：『這一類的東西，都沒有帶。』他們就允許閉上箱子；我們照他剛纔教給的路徑走去，下了山阪，不過午前六時的光景，微雨再降，山中螞蝗很多，由路旁爬上人的兩足，螫得人鮮血淋漓，我的脚部防備甚爲嚴密，而螞蝗還能够把他的軟體，從小小的窟窿插入，吸取血液；若是沒有窟窿的時候，就一直爬上頭部的頸項來了。若要避免這螞蝗的禍害，非跑到乾燥的土地和屋子裏面是不行的；不特人類受其禍害，就是牛、羊等家畜，也是遭他凌虐的。這個地方當這時候，旅行本是大大的不行；但是在必要祕密行動的我，卻認爲最適當的時機，我既到尼泊尔國中，便不要害怕印度方面的追捕了。

第三節 入藏捷徑

入藏的路徑，雖還有好幾處；但在英領印度區域以內，無論那一處，都是必要經過數日的祕密行動；所以選擇路徑，要非常的注意，不然半途洩漏，就不免被捕的。這一回我們所走的路，是危險少，而非普通入藏走的；在印度領域內的姑姆驛出發，不外十餘哩的路程，四五小時的光陰，就

到他國的領土，有一舉而脫危險界的便利；至於山路的險惡，物資供給的缺乏，雖然預先已經知道；卻是甘心吃虧的。我的從僕，原是精通這帶地理，是個極好的引導者。他假說目的地的烏倫莊，就是這尼泊爾王國東北的一個著名山村；這山村裏頭有一座西藏的喇嘛教寺院，我的從僕所以要假說到這裏來的意思，就是免除關吏的疑心；他沿途還攜帶許多買賣物品，並非完全營利的目的，不過是爲避免途中發生疑怪的一種手段罷了。

我們把旅行上所需要而容易惹人嫌疑的地圖、時錶、指南針、日記簿等，都藏入枕頭裏，和被包裹在一起，使人容易朦混過去。我自己裝作蒙古人，因爲我的西藏語的程度過低，恐怕到了半途，碰着西藏人談話起來，露了馬脚；並且這時蒙古人旅行這地的很少，絕對沒有碰着蒙古人談話的危險。至於蒙古人的服裝，和西藏人相似，尼泊爾國的土民，是不容易區別出來的。我的從僕，對於尼泊爾的土語和風俗，曉得十分清楚，是一個慣於在未開化地內旅行的人。我們既得無事入了尼泊爾的國境，稍覺得放心一些，從僕便把他自己的經歷說了一遍；我纔從昨天午後遇着他，這時還不能斷定他的性質怎樣。不外據我的後援者說：他是有信用的，很能幹的，儘可安心使

用，並無差失，實際是一個很乖巧的從僕啦！

第四章 尼泊爾山中旅行

第一節 巡禮的第一夜

我們從昨晚到了現在，沒有進食和睡覺，忍耐着走十幾哩的暗路，覺得大大疲勞，便借山村農家的門口簷下休息一下；一面準備早飯。回想我十年來的經驗，從沒有見過負笈夜行長途山路這樣的疲勞，只喫過幾杯的西藏茶，不知不覺間，納頭熟睡起來。早飯以後，仍由雨中的山路，循着溪流向西南方面下去，到了數千尺谿底的時候，雨歇雲開，到處現着碧空，漸覺暑氣襲來，過午因日光的照射，迫着汗流不止。午後二時的光景，到了一個山村，因疲勞過甚，再不能繼續前進，便求宿於土人的木屋。這一山村，忘卻他的名字，居民不過五六十家，尼泊爾山民經營的店鋪，開列一街，售賣布料、雜貨、日用品、穀類、野菜等。因為和大吉嶺地方相鄰近，家屋的構造，土民的風俗，彼此不大差異的。尼泊爾的士兵、官吏，與歐洲、印度絕不相同，頭上戴着奇形的黑帽，更加以五金的

徽章，和鳥類羽毛的裝飾，腰間掛着名叫廓爾喀刀，一見時候，甚覺奇怪。村中的飲食店，只有沙爾帕人販賣中國餛飩，這沙爾帕人是西藏邊境的土民，風俗大致和西藏相同，不外是混合尼泊爾人血統的特別種族罷了。我在這時候，雖感着肚子饑餓，而食慾卻大減退，晚餐吃點他的餛飩，稍覺有味，早來的衰弱，纔得回復一些。過了午後六時，天色已黑，沒有電燈，一個不亮的火油燈，放在像堆物間的小宿舍裏舊欄板上，我們掃除齷齪木板上的沙塵，然後鋪上毡氈，仰臥起來，脊骨和腰骨觸着挺硬的床板，覺得生痛，四面是黑煤的牆壁，煤灰從天花板下挂落入眼裏，使我不禁羨慕昨天的文明生活。我們因為避人嫌疑，冒稱巡禮旅行，對旅幕用具，一點都沒有帶來，時時起了不愉快的念頭；卻又轉念到世界冒着千辛萬苦無數危險的旅行家，不知道還有多少？我若對這小小的不安適，便生不自由的念頭，真正慚愧得很，因此又自行鼓舞興奮起來，看行腳僧的經歷，當做很有興味的修道場了。

第二節 水神賽錢

九月十日天色未明，我們即向西南進發，渡過對岸的溪流，攀登高峯，走得四五哩不甚險峻

的山路，到了聳立如壁的一處山阪，要下這高阪，應該橫渡二千呎山峽下的大溪流，溪幅廣約一二哩，架着竹製的吊橋，橋的兩端，有監守的人，只限兩三人同時過去；至於背着重物的苦力，只限一人，山羊等只限六七頭同時通行。我們走上吊橋的時候，剛巧遇着幾個的土人，趕着數十頭的山羊，正在渡橋，只好等他們一起過去纔遣我背着行李的苦力先行渡過；然後我和從僕一同過去。這時候我的從僕忙從身中取出一個銅幣給我，我以為這大約是給守橋的，只管放在手裏，一手支着撲喇撲喇左右搖動的竹欄干，向前進步，下面的溪流，滔滔不絕，大概是連日淫雨的緣故。渡過這橋後，暫在對岸休息，並沒有守橋的向我要錢，便把這銅幣還給從僕，他的面部頗現驚異之色，說道：『老爺，何故又把這銅幣拿回來呢？這是在過橋一半時送給水神的啊！』我問他這是甚麼道理？他說：『從前渡橋的時候，有人觸怒水神，中途，橋壞墜死；更有很多不由的眩暈自墜下去；所以後人渡這橋，到了中流的時候，應把銅幣投入水中，供獻神靈纔是。』

第三節 疑爲中國人

我們從此一直攀上三千呎聳立如壁的山阪，纔到依拉姆山上的一個村落，這時太陽已經

西沒，正是午後九時的光景；雖有土民住處，卻不許西藏人寄宿，不得已跑到市外，懇求一個農家，纔得借宿於其簷下，一步不准踏入他的屋內。我們便站在門外建築土竈，燒煮晚飯，這裏的土民都是痕都（印度教徒），不喜和其他教徒同居共食。我的從僕，點起微亮的燈，不知從何處檢來三塊石頭，造成一個臨時灶，氣忿忿的準備晚飯。我把屋角的片地掃得乾淨，鋪上蓆子，再用氈子蓋好，預備作爲寢床。我們吃晚餐的時候，已是十一時的光景，這家主人，是尼泊爾人，站在門口，好像奇怪我們吃飯的樣子，一面不停的注目；一面又和他的老婆低低談論甚麼。我的從僕，卻能通曉土語，聽到他們倆的說話，使用奇妙的臉色對着我，我便問他道：『剛纔他們倆說些甚麼呢？』他就答道：『他們說你老爺吃飯用兩根筷子，大約是中國人改裝巡禮的吧！』我一聽到『中國人』三字，好像觸電一般，不禁得神經震動起來；我出發的時候，特地扮作西藏的巡禮僧；到了現在，只因進食用筷子的細事，卻被土民疑做中國人；此後難保不因兩根的筷子發生危險，於是吃完了飯，就把這一雙筷子特地燒掉了。

九月十一日天晴，參觀依拉姆的街市和我從前在大吉嶺所參觀的尼泊爾部落，不相上下；但是受歐風影響的程度甚淺，卻多數固守土著的風氣。男子都是窄袖；穿有襠袴，腰插格格里刀；頭髮披散，(?)戴着像粗碗的小帽；脚上多不穿鞋襪。女子上衣和男子相同，稍爲美觀；下部用印花布纏緊像褲一樣。鼻、胸、頸、手足，都有金銀和玻璃製造的裝飾品，但是穿鞋襪的很少。頭髮前部，分開左右兩邊；後部結成辮子，沒有戴着帽子的。他們的性情都很和順，對於一般行旅的人們，有相當的親切；他們的性質，原是很勇敢而且非常敏捷的，勤苦的，進取的，出外謀生達到大吉嶺地方，多數從事於農林等的勞動。此外更有廓爾喀人種，尤其勇敢，具有最適宜於充當兵士的性質。英印政府曾就移住於大吉嶺的廓爾喀人種中招募兵士，組成一軍，出發於歐洲大戰的戰場，屢奏非常的偉功。他們的酋長，從前也曾擁着這樣強兵，攻破舊尼泊爾王國，征服尼瓦爾種族；更北侵西藏，東略西金王國，終和英國構釁。現在尼泊爾國王，就是廓爾喀酋長的後裔，他們多半信奉印度教；但是從前的尼瓦爾種族，現在一面信奉佛教；一面也採用印度教義了。

第五節 從依拉姆轉換方向

依拉姆的附近，古來號稱廓爾喀種族的勢力範圍，但聽說有尼瓦爾種族佛敎遺蹟存在。這個街市，有一小兵營，我們通過的時候，只見一大隊的廓爾喀兵士正在操練。人口約有二千，佔據山上的勝景，四圍山谷，都開闢成爲沃野，米、豆、玉蜀黍、粟及野菜等，這時都已成熟。依拉姆是在大吉嶺縣的姑姆驛四十哩以外的西南方面，處於入藏的大道完全反對的方向；我們恐由大吉嶺一直北上，有被英印政府逮捕的危險，這兩天的西南旅行，就是隱晦我行踪的最適當的路徑；由是我們由依拉姆驛轉向北方前進，直到目的地。由依拉姆山的西北下來，有一溪流，並未架橋，由從僕背負渡過登上山阪，但山勢險峻，不容易攀到頂巔，中途又屢遭大雨濃霧，覺得很爲寒冷；我們攀登六千呎以上的地方，有樅、赤楊、木蓮、桂等樹木，枝幹纏着苔蘚，山景頗和大吉嶺附近相像。

第六節 爲人祈禱

我們到了森喀莊村的附近，天已將黑，還沒有安身的地方，行行重行行，發現了一所沙爾帕人的農家向他請求寄宿，主人立即答應他家裏的人們說的西藏語，口音雖是不對，但是彼此意

思，總可以相通，比起借宿尼泊爾人簷下的情境，已覺爽快得多了。吃過晚飯以後，主人來查問我的國籍，從僕便代我告訴他，仍稱我爲蒙古人，此次是上烏倫莊喇嘛寺去的。忠實的山民，對於我們毫不猜疑，不住的注視我的身體和放在旁邊的書笈，向我道：『和尚既是蒙古出家，和我們是一樣的佛教徒，借今晚一宿的機緣，請您祈禱一番。』一面拿出若干布施，我已經料到這一步，心中早有預備，所以並不驚惶；可是，從僕不知我的內容，卻表示他窘迫的態度，代我推辭道：『我這主人，本是蒙古的俗人，出家還沒有好久，雖是一個佛教徒，卻沒有佛道修行的經驗。』我立即止住他的話頭，向笈中取出經典，持着法鈴，正足嚴坐，祈禱得首尾合拍；他們因此稱我做『索格婆喇嘛』，受鄭重的待遇，『索格婆喇嘛』就是蒙古喇嘛的意義。

第七節 南濕北乾

第二天早起，就是九月十二日，出發的時候，農家主人特地僱一個引導，伴送我們到當晚到達的預定處所。我們辭別了農家，進上阪路，經過蒼鬱的山林，紅日方纔上昇，林間清冷的空氣，好鳥的歌聲，鬚鬚 大吉嶺 秋晨的佳趣。一路走去，桂 樅等樹，益發增多，石楠花非常茂盛，古木 石岩都

著上苔衣，寒泉從落葉下瀉出，沿路流去；我們跑到樹葉稀疏的所在，立在岩頭，空中一片薄雲，微微的蔽住日光，舉眼望前面的山嶺，高而且遠，一剎那間，白雲迫近嶺旁，四面封閉，完全在霧中行，走，吁喘不已。跋涉一小時，纔達到最高頂，就是高出海平面九千呎的高峰；因雲霧的阻礙，不得暢觀景色。惆悵下阪；由山峽的旁邊越過，直下溪底，轉向山背走去，竟然找不到北上的路徑；原來上阪的時候，應向南面潤濕的地方；下阪的時候，應向北面乾燥的所在走去。這是因爲由印度平原送到多量的濕空氣，使喜馬拉雅山脈的南壁，降得多量的雨；而山的北面，則成正反對，不論那一個山，都是這樣，像那連巨東西幾百哩的各高峰，日常所見都是這樣的。現在我們所站的山背，跨着大吉嶺、西金、尼泊爾三國的境界，由夫亞爾特方面延長過來，經過珊瑚德格卜，分做二脈，其一入大吉嶺，其一入尼泊爾，就是叫做新伽里拉山系的一部分；若轉向這山脈北進，可以達到高出海平線二萬八千多呎的康琴姜伽的冰嶺了。

第八節 不安靜的入藏路

我們所取的入藏的路徑，是由這裏越過山背，降下東尼泊爾山峽，經由烏倫莊向北前進的。

這路危險的地方很多，普通入藏旅客，是不走的。到了冬季，山賊橫行，殺人劫貨，所在皆有，交通殆成斷絕。現在還是秋季，早晨出發以來，到了低地，只見過幾個樵夫，沒有碰到一個旅客，真是寂寥而且淒涼的旅途。更降下二千餘尺，便離了乾燥地帶，進入比較濕潤的山林。由這森林下去五六哩，纔有已開發的土地，並無樹木，只見沃野相連，零星的農家，點綴其間；成羣的山羊，遨遊草上，惹人人生無限的感想。我們降到約四千尺的高原，到拉里加爾加的農村，住着不滿三百的尼泊爾土民，沒有一個西藏人和沙爾帕人。照例借土人的簷下過了一夜；因為凡是異教徒的家裏，絕對沒有善遇『蒙古喇嘛』的恩典，雖是百般懇求，總不能闖進他的屋內。昨天送來的引導者，也得在這裏過了一夜，第二天就遣他回森喀莊去。

第九節 土民襲擊

九月十三日天晴，我們轉向前日走的山腹，經過新喀里拉山脈，下到溪邊，到處都是田地，穀物和野菜頗為豐盛；更下來再到樹林帶，概屬亞熱帶的草木，漸覺氣溫增高。因由間道從密林中走下去，突然後面相隔數十步，有土民聚在高處，握着石頭向我們亂擲，口中喧噪。我們生怕惹事，

趕快向山阪跑下，從僕和苦力因爲背着重物，滑倒幾次，一剎那間，我們走下數百尺的山阪，忽聽得潺潺的溪聲，近溪處樹木稀疏，有懸橋與本道合，我因撫胸而下，兩岸懸崖濁流滔滔，瀉成瀑布，上架鐵索的懸橋，不像在山間僻壤中，是很好的橋樑，並沒有渡橋的限制，和守橋的小吏，完全任人自由通過的。我們到了右岸橋旁的一間小屋，準備喫早飯的時候，已經有幾個土人在那裏休息，一看便曉得他們都是商旅，十幾個的苦力，隨着他們背負沉重的穀類和獸皮，以便沿途買賣的。我們由此又是暑汗淋漓的，爬上了數千尺聳立如壁的山阪，山籟颯颯的呼聲，巍巍摩空的松柏，令人起無限的觀感；我們很興奮的一直攀到山巔，休息一小時，再越嶺下阪而去，還沒有下得阪來，天色已黑，只得借宿於山腹農家的簷下過了一夜。

第十節 蒙古藥的神效

九月十四日早起，星光稀微，汲清泉，吃早茶，飲後出發，渡過對岸，再登嶺，是緩慢的坂途，田畝很多，農家散處各地，因備早餐緣故，即休息於一農家，土民知道『西藏僧』來到，牢牢的把我們圍住；有一山民因輕微的病症，請求施藥醫治，我給他少許的日本寶丹和仁丹，冒稱做蒙古藥，吃

過一小時，靈效異常；由是空村來求這『蒙古藥』，我因怕露出日本藥的馬脚，不敢一一答應。他們雖是印度教徒，其中也有信奉喇嘛教的；對於西藏來的僧醫，比較印度的聖僧，更加信仰。他們因為嘗試富於刺激性的新藥，感覺成效快捷，竟稱我為蒙古喇嘛，很熱烈的要求這藥物的分與。我們離開這裏，再走山路，到了山背，一帶都是森林，長着很多的松樹和石楠花，轉過山旁，山腹的地方，都是稻田、茅屋的農家，所在點綴，好似日本山村的秋景，並且土人的面貌，也和日本人相似。

第十一節 樓房式的羊欄

這高原的裏頭，忽發現了一家中國式的瓦頂樓房，我便問引導者道：『這不是地方官的住宅或辦公的所在麼？』不料竟是山羊的羊欄；因為這裏山民，把羊和山羊看做重要財產的一種，和金錢同一的價值，土民大半是靠着牧畜生活；農業雖是尼泊爾國最重要的產業，對於此等家畜，通常加以特別的注意。若是飼養地的附近缺乏牧草的時候，必要跑到數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買賣的地方也是很遠，因為預防途中碰着雨雪或豺狼襲擊的危險，所以到處蓋起這不相應的出色羊欄；樓下做羊的宿屋，樓上做牧羊人的住所。我檢查這羊欄，門口寬約三丈餘，裏廂二丈左

右，樓下堆着羊糞，樓上儲藏物件，並沒有樓梯。他們在重要的鄉村都建着羊欄，但因地方的不同，羊欄也有大小的。

第十二節 危險的吊橋

我們經過這高原，降下溪底，見着一座鐵索的吊橋，長約十二丈。用兩根鏈條渡到對岸，踏足的木板，是鐵絲吊住的，行人就由這板上往來。橋畔有人監視，限定空手二人同時可以過去，負重物的，就只限一人，山羊每次只許經過三四頭。我先遣從僕過去，我次走，苦力最後。到橋的中間，甚爲擺動，橋下數十尺，有滾滾的濁流，我聽從僕的吩咐，把一枚銅幣擲下，獻與水神，平安到了右岸。路途尤爲險惡，披荆斬棘；匍匐上阪，涉深谷，攀高峯，本是我們每日的功課，此番也不大覺得困苦。可是上了山阪，找不到住民的村落，無處投宿，不得已拿着從僕的手杖，攀登而上，纔找到五六農家的村落，照例借人簷下度過一宵。

第十三節 廓爾喀王的侵略

九月十五日，行了七哩，到達布蘭莊，居民數十家，在這地方可算是最大的市鎮，住民以尼泊

爾人爲最多；沙爾帕人次之；西金人最少。和尼泊爾村落的歷史，完全不同。這帶原是屬西金王國的一部；在十八世紀末葉，廓爾喀王屢遣強兵攻略西金，屬於西金的大吉嶺縣，亦爲其併吞，追擊西金王，最後和英兵衝突，大敗講和，把佔領地割讓給英國。後來英國又好意退還西金王，僅得保持名義上的獨立，其後西金和尼泊爾劃定現在的國境。廓爾喀族所略的西金領域，僅有一小局部仍屬於彼，就是我們所到的達布蘭莊，因爲達布蘭莊是數種民族雜居，所以有這樣的沿革。

第十四節 奇怪的中國人

我們喫過早飯，慢慢的由山阪向北下去，黃昏時候，到了一個小村落的附近，發現一所山羊的宿屋，便在這山羊欄的樓下，卸下行李，屋旁有一沙爾帕人的老婦，拿着板蓆前來，很親切地和我們談天。他說：『昨天晚上有兩個中國人，意欲入藏，到此寄宿一夜，已向烏倫莊方面進發，兩個都是穿着粗陋的西藏服，所用的食器，卻都是上品，他們說是行商，又沒有帶着一些的商品，真是很可怪的旅客。』我聽他的話，便推測這中國人的來由，到五六分了。一面自己小心；一面又因好奇心理的作用，甚欲偵察他們的行動。天明的時候，已是九月十六日，下了山阪的盡頭，就是丹卜

爾河會流的所在，循這河流右岸，向北前進，能够達到極高的山路。前日我在達布蘭莊途中的時候，站在一個山頭，望見這條河流，就推想我們入藏的路徑，必要攀盡這河的上流，最後越過喜馬拉雅的本脈。現在我已循着這條河流走去，很覺得爽快，把前幾天的困苦，完全忘掉。向北信步走去，一面欣賞初秋天氣，淡描的山景，佳趣濃厚，晚來仍寄宿於農家。

第十五節 從僕的小買賣

九月十七日，冒着朝露出發，行人和旅客多數是沙爾帕的西藏人，彼此言語可通，尼泊爾人的影子，頓然減少，令人發生別有天地的感想。從僕便將前此在大吉嶺買得的商品取出，到了每一部落休息的時候，都賣卻多少，價值比較印度內地的零賣，雖然高出二三倍，而處於山陬僻壤的土民，還是爭先恐後的購買。因為經過這地方的商人，完全是輸入穀物類，對於雜貨和裝飾品等，一向沒有兼售；並且土民一生至多到過印度一二次，雖高抬雜貨品的價格，他們都是喜歡買的。我這從僕的買賣，因此得到預想以外的成績，不出一日，所攜帶的東西，已賣去一半以上，時間受買賣的影響，也拖延起來；本日的行程只十餘哩，到了離海平線六千尺高原的小村落，日已西

沒，只得寄宿於沙爾帕人的農家。

第十六節 入烏倫莊

九月十八日，繼續北上，山景和前日稍有不同，農地稀少，一望不見稻田，種植的穀類，多是粟和玉蜀黍之屬。所謂『粟』也是茶褐色，和黍相似，只有葉和莖有粟的特徵。土人以粟製酒，煮熟之後，待其冷卻，加入釀酵素，可釀成一種酒，叫做蒙差。桃樹和梨樹雖甚矮小，卻能生得美味的果實。由此過去，四面的景色漸漸地變化起來，山勢陡斜，田疇既盡，農家亦無，溪澗狹隘，丹卜爾的本流，到此成爲二三丈闊的河川，路旁有潺潺的水聲，林間有山鳥的奇音，天高日晶，氣溫風靜，翩翩蛺蝶，戲弄秋草殘花，牧笛遙聞，山羊成羣而遊，採薪山女，唱着樵歌，在在足慰萬里孤客的離懷，旋入一處，巨樹森森，青苔滿梢，高樅參天，石楠花滑綠，遍滿溪澗，攀上山巔，眼界忽開，夕煙微上，遙望其處，知道就是烏倫莊喇嘛寺院的紅牆，高峙在右邊的山腹，正當晚照射着嶺雪的時候，我們投宿於豪貴的西藏人家裏，就是西藏政府特派駐札尼泊爾的商務官的住宅。

第五章 近臨西藏邊境

第一節 烏倫莊民家

烏倫莊是在拔海一萬餘呎高地的村落，是西藏和東尼泊爾國境貿易場之一。此地原屬西藏的領域，自廓爾喀占領以後，纔編入尼泊爾王國的一部，占着東部重要的位置，現在還駐有數名的尼泊爾官吏，任防守國境的職責；西藏政府也派有官吏駐在此地，一面處理商務；一面檢查入藏的旅客。這里居民雖不滿百家，人口卻有七八百，西藏的沙爾帕人最多，尼泊爾人甚少。家屋的構造，頗為奇異，用鐵道枕木梯的木材，亂堆做屋頂，把石頭壓在上面，以防風災；因此屋內升火時候，屋頂白烟，突突直冒，好像失火，早晚全村同時冒烟，景象很為奇特。因為木材豐富，一切建築，都用木造，用土和石的部分極少。大半建築單幢樓樓下作置物 and 豢養家畜的處所，住室以及廚房，都是設在樓上，大致和西藏式相同的。

第二節 中國人逃獄風潮

這裏有一所稅關，對於貿易品，課些少的關稅，軍器、酒類、香煙等，都在於違禁品之列，和東部尼泊爾稅關的辦法相同。旅客沒有旅券的，絕對不許入藏；在我們先頭祕密入藏的中國人，就是

到了這裏，因形跡可疑，被其制止，不得前進，他們更想祕密通過，被村民發覺，捕送此地，立即下獄；到了晚上，他們竟能破獄而出，向着山裏逃去，現在這裏正派人追捕呢。稅關附近有一所鋪着石板的廣場，就是西藏方面到來的商隊，繫縛牲畜的場所。我到這裏的時候，已繫着十幾頭和大牛一樣的長毛怪獸，口中不絕的咀嚼，相軋的齒音，像搖櫓的聲，這就是有名的犛牛！這種獸類，普通毛色是純黑的，或是黑白混雜的；此外還有褐色和駱駝一樣，或白色間着褐色的。頸的下面以至腹部，生着長毛，垂於地上；而尾巴尤其長得出色，在山國的寒地，做運輸上最有用的動物；並且有時也可以乘着旅行。

第三節 將入西藏

這地國內貿易的運輸機關，犛牛以外，還有馬、驢、騾和人力的使用。我此次旅行，從印度國境出發以來，所通過的地方，都是用苦力運搬貨物，是因爲沒有這一類動物通行的相當道路；到了和西藏內地相通的商道，山阪的險峻，氣候的凜冽，既非尼泊爾內地所可比擬，空氣亦稀薄，山暈的痛苦更甚。好在山路曾經開闢，可容牲畜運搬沉重的貨物，不用苦力而用動物，覺得格外便利。

由烏倫莊經過的商道，到最近西藏境內的部落，約莫三日的路程；沿途差不多是無人的山地，更要橫跨過高二萬尺的冰嶺，少數人的旅行，很爲危險；通常多結成商隊往來的。我們到了這裏，也要改變旅行的方針，並因前此行動不自由，行李和防寒衣服，設備不甚完全，不得不決定加入商隊前進。

第四節 西藏官吏拒絕援助

我們逆旅的主人，（西藏政府特派的商務官，）前日往某地旅行，十九日晚上纔回來，查問我入藏的目的以後，把我兩紙的旅券，——入藏許可書和普通旅券，——返覆熟讀，顯出懷疑態度，先向我的從僕問道：『這兩紙證券，的確是由西藏政府發給的；但是這種旅券，應有相當身分的人們纔領得到，蒙古的行脚僧，實際沒有領取這種旅券的資格，到底你們怎樣得來呢？』從僕便把我的經歷，和此次旅行的內幕，說明道：『我們在印度和尼泊爾的領域以內，是化作巡禮僧祕密旅行的；一旦入了西藏領土，就可以公然行動，我們並非甚麼可怪的。』商務官還是半信半疑，述前日破獄逃走之二名中國人的事實；若是你們和中國人有甚麼關係的話，豈不是養虎貽

患，應受本國政府嚴重的處罰嗎？你們三人，應當暫時留在這裏，等政府的指令到來，再作主意。但是我以為留此窮鄉僻壤，無味得很，極力要求其尊重旅券的效力，不再阻止入藏；隨後他雖同意，卻不肯援助我們，而經歷十幾天困苦旅行的我，到了這裏，也覺得沒有強人援助的必要，只求通過國境的許可，於願已足；於是重新準備旅行西藏內地的用具——防寒衣服，食糧，商隊同行的接洽——在二十日完全成功了。

第五節 加入商隊

九月二十一日，加入有十幾頭犛牛的商隊。我們另僱一頭犛牛，運送書笈，和兩件的行李，主僕各持着一根的杖子，覺得輕鬆些。由烏倫莊出發，循着達卜爾河上流的一支流，攀上山阪，左右的山巔，都罩着稀薄的白雪，山腰露出無數的黑石，沒有見到一株高大的樹木，只有沿着山麓河流的一部分，在杜松（？）躑躅、石楠花的中間，長着稀少的樅樹，野草早已冬枯，惟有野生的蘿蔔，還招展其青青的嫩葉。我們又走過幾哩的路程，到了一所利用水力的水車小屋，杜松一類的木材，都被水車的力，打得粉碎，變成乾焦的球形，土民利用牠做一種燒香的用品。再到上流，左右的

山脈漸漸低下，望着溪原，宛如庭園的佳趣，奇岩上纏着青苔，點綴石楠花之間，溪泉時隱時現，或成小瀑，或成綠池，風景很爲可愛。

第六節 山暈的苦惱

我們攀登高嶺，空氣格外稀薄，每遭山暈的苦痛，到底不能和商隊同行，在路旁少憩。從僕勸飲蒙差酒一杯，元氣恢復，繼續前進，走得幾哩，酒氣一去，又感眩暈頭痛，緩步還可，若是急速前進，便欲昏倒了。不久見着左邊的地方，張掛黑色的布幕，我們訪問幕中，有十多個遊牧民住在這裏，向他們求一杯酸乳解渴，一塊乾酪充飢。稍稍休息之後，雖覺得恢復常態，但是走動起來，仍舊眩暈頭痛，動不動嘔吐不止。我們早來循着河流，走山峽的狹道，到了這裏，纔是廣漠的山原，幅圓一哩乃至二哩，長約六七哩，我因爲受山暈的阻礙，慢慢的攀上山原，天色已暮，在前面幾哩的所在，屹立一片的山壁，好像擋住通路的样子，左右的高峯，積着銀色的白雪，寒風吹來，砭人肌骨，旅客到此，不禁悲嘆行路的艱難。

第七節 露營第一夜

和我們同行的西藏人商隊，老早已攀到山壁前面一哩光景的地方，把貨物一起卸在地上，堆做圓陣，一邊開個出入口，中央築竈，拾犛糞做燃料，環坐周圍，烹食熱茶；一面準備晚飯，今夜露營的設備，已甚完整，一時卸卻重負的犛牛，任牠自由跑到露營以外一二哩的原野，去找牠的食料。這一夜我借圓陣的一隅，和他們共過露宿的生活，晚餐吃得幾件的野菜和犛肉，雖覺美味津津；卻因空氣稀薄，飯只半熟，我屢遭山暈，食慾大減，一粒飯不能進口，只把乾酪和西藏茶充饑，便在草地上展開氈毯，不脫履物，（西藏長靴）用書笈作枕，更蓋以皮裘，但是不能熟睡，以至終夜。

第八節 攀登絕壁

九月二十二日未明，我醒的時候，商隊們還在酣睡，只有從僕起來整理服裝，他們也一同由夢中驚覺，急速準備出發，都沒有喫過早飯，預定待到途中日出稍爲和暖的時候，休息一會，便各向四面呼集犛牛，載上貨物，更向正面山壁前進一哩，到了斷崖絕壁的旁邊，在聳立曉空的高巖之間，現出一條細而斜的黑線，這就是我們此後攀登的路徑，商隊們止住犛牛前進，把所負貨物，仔細檢查，把傾斜的鬆弛的貨包，加以整理，使重量平均，然後順次攀登，我居最後。他們慢慢的

匍匐而上，數十步便一休息，我又發生山暈，便是他們走得慢的一行人也不能跟上，只和從僕隨在後面。此時朝日上昇，山巔白雪變成黃色，其光還不能射到山崖，岩壁間的斜徑，不生草木，到處被墜落的岩石破壞，竟無安全置足之地，稍不留意，便作溪谷之鬼；但是犛牛慣登危岩，約登五六丈高，休息數分鐘，便能再走動了。

第九節 沿冰溪前進

我的山暈，越發劇烈，不能步行，只得橫臥巖上，服多量的日本寶丹，慢慢的走，行數百尺，要費却一小時的光陰，商隊們老早攀過左邊的岩壁去了。辛苦爬完山崖，纔沐到日光。剛纔我們攀登的斷崖，是連到對面高峯的山峽高原，岩石峨峨，溪流早已結成堅冰，水在冰下潛流，注入大岩洞裏，成爲瀑布，雖微微的聽到水聲，卻不能確指水在甚麼地方。由這高原直下有一千尺溪水，從高原流到昨夜露宿的低地，應該分做幾層，每層必有數十尺的瀑布。但是我們不得研究其真相，便即前進了。我們可以推知循着這山道的冰溪，是發源於丹卜爾河的支流；因爲由這冰溪的左邊轉過來，就不會見到那個低原的緣故。四面連峯疊嶂，都被白茫茫的冰雪掩住，經日光的反射，光

耀非常；非帶着有色眼鏡，不能睜開眼睛。我到這裏，頭痛越發激烈，因眩而跌倒，不知幾次。漸漸的趕上商隊們的休息所在，他們已經吃過早飯，前後約遲到二小時的光景，已是上午十一時已過，喝些茶水，假寐半小時，被他們喚起，勉強吃點稀飯，再和他們一同前進，身體倦怠，頭痛加劇，絕對不能再走，不得已乘着負物最輕的犛牛，纔登絕頂。

第十節 慣登高山的西藏人

原來暈山和暈船是不同的，不用足力的時候，只感着些少頭痛，但是步行起來，立刻頭痛激烈；若乘馬代步，就意外無事，毫無痛苦。也和慣於海行不致暈船的一樣。他們往來一萬尺高峯的商隊，絲毫不覺得眩暈，就是習慣的緣故。聽說：從前英軍和藏軍在西藏內地的喀魯帕斯山阪戰鬪時候，兩軍在一萬六千呎以至一萬九千呎的山上，彼此衝突，藏軍敗北，其一部越過離海平線二萬三千呎的冰原逃去，英軍（廓爾喀兵）不能追擊。所謂二萬三千呎的高峯，大約可算是人類活動範圍的極點，向來世界的探險家，能够超過這樣紀錄的，恐怕極少。

第十一節 銀的山和銀的海

西藏人本生長於高原，雖在超過二萬呎的山上，仍是安然，但是不慣山行的我，走到一萬七八千呎，行動已失卻自由，不得不借重動物的背了。我上犛背的時候，是在兩邊貨包的中間，敷上毛毡，而趺坐，一手堅握貨鞍，搖搖前進，不到十分鐘，元氣早已回復，只剩些少頭痛。瞭覽冰雪的景色，並和伙伴談談風土，不感絲毫的痛苦。那商隊們或吹哨或唱歌，趕着犛走，兩手還在紡羊毛，真是綽綽有餘裕了。我們通過冰河中間的小徑時，約數十步，必止住犛牛休息。我便避到岩陰，試取下有色眼鏡，覺得冰上反射的強烈光線，眼珠都要被破壞了。等到習慣了強光，眺望四面，巍峨的冰嶺，像要撐破青空，萬古不消的玄冰，把山谷都掩埋了，其光彩燦爛的美觀，非人世間所能有，眼界不染一塵，連一草一木的影子也不見，可謂極淨無比，寂光無礙，崇高之念，自然湧現，有忘世忘我遊於絕對法界的感想。坐在犛背上，走進紆回曲折的冰徑，銀白的山峯，回旋於前後左右，漸到絕頂，山道隱於冰羣之下，視線所及，唯一片的銀海，坐看宇宙之廣大無邊，壯觀極矣。

第十二節 山神的供獻

這山阪，名叫蒂卜拉（？），其絕頂超出海面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尺，爲西藏和尼泊爾的國

境，再進一步，就是西藏的領域，絕頂的兩邊，堆着拳大的石頭，豎着幾根的小旗，旗的上面印刷着西藏文字的梵語咒文，說是祀山神的。商隊們經過這頂點的時候，突然高聲朗誦道：「哈！斯魯囉，哈！斯魯囉，起，嘯，嘯，哈！蓋挨囉，哈！蓋挨囉，哈！蓋挨囉，」起起嘯嘯是讚嘆詞，這是祈禱正神驅除惡魔的意思。又低聲誦讀誓願文。據他們的信仰以為一切山頂，都有夜叉諸神棲止，旅人到此，若不行供養敬禮，神罰立至，所以過山阪時，必須祈禱而且要奉獻若干供養的。

第六章 入藏

第一節 初行西藏山原

我們既入西藏的領土，降下北面的斷崖。南部的尼泊爾方面，結成冰原，反之西藏方面卻一點冰都沒有。為冰雪封鎖的山原，卻橫在脚下，是三千尺低平的原野，半給白雪掩蓋，除了幾個像豆子黑點般的遊牧布幔以外，不見人烟。我們一氣趕下危崖，出自左面冰溪的寒流穿過荒原，隨着大路向西北去。東方山脈和露出紫褐的岩石，和西面的雪峯相對。再前進四五哩的路程，日色

漸暮，大家急急布署野宿的工作，卸卻貨物，建築牆壁，檢拾糞糞，準備晚餐。今日午後，我幸藉犛的庇蔭，減少山暈的困苦；但還有一些頭痛，食慾仍然不振。用肉菜和飯煮的薄粥，勉強吃得兩碗，而商隊們通常不吃米，吃的是捏麥粉和茶，白煮肉醃鹽，吃野菜的很少，夜深寒雪，用蝙蝠傘遮着書笈做的枕頭以避飛雪，睡而又醒，醒而又睡，不斷的被惡夢纏擾。

第二節 經過石柵入最初的村落

九月二十三日早起，一望高峯和平原，都變成銀白的世界，露營的周圍，橫臥着黑色的犛牛，好像白布上面放着炭塊的樣子，犛的背部積着雪花，一聞牧笛的呼喚，便一同起來，任本日的勞務。我們行盡西北的溪原，越過向北支流的小嶺，又發現一處溪原，有一排石柵橫着，左右兩端連貫到很高的峯嶺，於通路上設一關門，石柵的高度約有一丈，厚只三尺到六尺。是距今六十餘年前，(?)尼泊爾(達爾加種)對於西藏開戰的時候，藏軍築成這塞，防備廓爾喀兵用的。越過石柵達於低原，就見一股溪流，循着石柵向北前進幾哩的路程，在左邊山腹建着兩座高塔，塔旁有叫做他尸拉加的村落，是我最初見到的西藏村落。用木板和石頭架橋渡過對岸，橋畔已有幾個

的土人坐着，一見我們，便導入他們的室中，屋是緊靠着高塔築的，猛然看去，好像是塔的基座，居民不及十家，而家家牆壁相接，屋上並無凹凸，所以無從區別其戶數；若走到一哩外看來，大約不曉得土人的家屋在這裏。我們由石門入屋內，當中鋪着蓆子，一方又放着厚有四五寸的四方式蒲團，蒲團上又蓋着長方形蓆子大小的絨氈。

第三節 稽察祕密入藏

這屋子的主人，自坐正席，我坐次席，從僕則單坐蓆子的上面，他就是西藏政府派遣的國境官吏，沒有駐在烏倫莊商務官那樣的權力，對於我們沒有甚麼猜疑心，招待頗親切，只查問我們入藏目的，和今日以前的旅程，可算是一個圓活的官吏；但是對於一般的旅客，戒備極其嚴重，他座席的後面壁上，設着一個小小的玻璃窗，和我們談話的中間，時時回頭從窗口監視外界的動靜；這玻璃窗和那邊溪流上的橋樑，剛成一條直線。經由他尸拉加的旅客，若要不渡這橋，必涉溪流纔得過來，溪流的深度，雖然只到人的腰部；但是祕密通過，卻很危險的。因此由印度方面，圖祕密入藏的外國人，入了此地，卻多避免烏倫莊和他尸拉加的關隘，如沙拉托·旃陀羅·達斯氏，

不敢經由烏倫莊，寧越二萬呎的坎拉勤拉高峯，到他尸拉加的附近，夜間通過這個部落，費了非常的苦心。

第四節 奇怪中國人的踪跡

這個國境官吏，對於前日由烏倫莊脫獄逃走的中國人，也正在嚴密的搜索，日裏派人守視橋畔一帶，夜間配置幾隻兇狗，監察通過的行人。這兩個中國人，已經通過了嗎？或是到了特卜拉的危崖丟了身命呢？這時候還莫明真相。我在這村落要得着乘馬的供給，和一兩天的休息，便寄宿這國境官吏的住宅。到了九月二十四日，前幾天的疲勞，已經完全恢復；只實行戶外運動的時候，覺得輕微的眩暈。此處是一萬五千二十呎的高原，並無樹木，只有牧草的原野，赤裸的山腰上，惟見着矮小的杜松。然而，紫褐色的山嶺，和紺青色的天空，連山疊嶂，放着銀白的光彩，真是難得的美景。村中的溪流，一半凍結，岸旁和玻璃一樣，水禽悠悠浮遊，晚秋原野，似桔梗大小的青花，叢簇的開在黃草的上面，我把牠摘下夾入書籍中間，做入藏第一天的紀念。

第五節 塔下露營

九月二十四日，這國境官吏因爲報告我們入藏的情形，天還未明，便向長官所在地的薩魯進發了。薩魯在離此約二日路程的北方，若是拂曉騎着健馬前進，晚上便可以到達。這一天我們的目的地也預定在薩魯；但是我們所需要的馬，未能一時到齊，出發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前十時，我們主僕都是騎馬前進，另僱一隻犛牛運搬行李，馬和犛，都是國境官吏按照旅券的命令供給我們，不要工錢的。由他尸拉加溪原向北前進了幾哩，左邊的山峽中發現了廢屋的殘壁；更向廣漠的高原前進，四面並無樹木的形影，岩壁盡成銀白的顏色，環繞眼界，疾風捲着砂塵，淒涼的情景，表示胡地的特色；不久到了高原的中央，一座靈塔站在那裏，這時日已西沉，月由東方的冰嶺上昇，正當陰曆八月十四日，晚上的寒風，裂人肌骨。由是我們避居塔下，焚犛糞準備晚飯，朝來同行共有七頭犛牛的商隊，也來到此地，便把貨物疊好，傍着塔壁，建成完備的露營，藉此防堵風力，便納頭酣睡了。

第六節 由尼拉阪到薩魯驛

九月二十六日，月亮西落，東方初白的時候，商隊們就起來準備出發，預定本日正午到達薩

魯驛。我們也立即布署，隨着商隊出發；因爲少數人的落後，不如同行的便利。我們向着西北前進，夜來的寒風仍吹個不休，呼出的氣息，忽然和包裹面部的毛皮凍結，覺得非常不快，騎在馬上受寒氣的凌虐，尤爲利害，便下馬步行幾哩，等到旭日上昇，稍稍覺得和暖。又騎上馬背，通過一萬七千八百多呎高的尼拉嶺，山路頗爲平坦，達到山巔，便下馬由聳立如壁的山阪，一直跑下，沿途豆科的矮草，叢開着紫色的花，沒見到一株樹木，任到何處，從沒見着巖和草的綠色。由山巔降下一千數百呎的山腹，望見一座紅牆的山寺，並無人影往來，不知道裏面有無僧侶，大約屬於西藏佛教古派的寺院。山麓也有耕地，稀疏的麥穗臨風招展。周圍繞着三尺左右的石柵，是防犛和羊侵入的。走盡山麓，又發現廣闊的溪原，沃野相連，楊柳甚多，居民不過四五十家的村落，就是叫做薩魯驛了。他尸拉加國境官吏的上官，就駐在這裏。

第七節 土民部落的標本

我們到了薩魯，纔見着西藏內地模範的村落，屋頂都是平的，十有八九是二層樓房，也有三層樓的。建築的材料多半是土石混合，木材的部分極少；屋的牆壁和內部的區劃，以石爲主體，其

次就是練土；樑柱雖用木材，但在這缺乏樹木的地方，除了極少數的楊樹外，只有由喜馬拉雅運來七八尺長的極其粗劣的木料。外壁的石材，看去卻很宏壯，想不到未開化地的民屋，有這樣的偉觀。但內部甚狹隘昏暗，且不清潔，中間雖鋪着蓆子，卻和安置雜物的小屋一樣，各家零亂的建在山麓的斜面，沒有整齊的區劃。各家中間的道路，到處鋪着石塊，許多村狗，到處覓取人糞，見乞丐便狂吠，見旅客便飛撲，若要入村求宿，必先突破羣狗的封鎖線。這時已入乾燥平季節，天天氣晴朗，早晚寒冷，午刻溫暖。我們休息在屋頂上面主人家裏，女織羊毛，男縫皮衣，在這無風有日，好像小春氣候之下，閑談世事，真是自得。

第八節 官費的旅行券

我訪那先我而到的國境吏，他已和長官協議清楚，更給我一張入內地的旅券。因爲前此的旅券，是國際間的普通旅券，只記載准其通過和援助的話頭，並沒有明記着其他具體的要求，旅行內地，恐生種種的不便。現在的新旅券，便將應當供給我們的馬匹種類、頭數、寄宿的條件等，我們所通過的地方，都有要求供給的權利。這種旅券，叫做拉姆伊克，普通人要納費領取，只有辦理

公務的官吏，纔有免費發給的權利。我因前此旅券的效力，也受到免費的待遇。券面載着：「主僕各給乘馬一頭，馱馬一頭，每一驛，得換馬一次，宿店免納宿費」等事項。下面蓋有薩魯驛駐在官吏的圖章。原來西藏內地，很少旅店，多是農家和酒店的兼業。持有拉姆伊克的旅客，投宿政府指定的旅店時，旅店，不得要求床鋪，薪炭，燈油等費。通例旅客自帶食糧，有此旅券，可以隨便勾留幾天而得不納宿費的權利。午後二時左右，我們得着四匹乘馬的供給，便由薩魯驛出發，經過他耶藏流域的廣漠溪原，向東前進，行了四五哩，到一小驛，換乘馬匹，繼續東行。黃昏的時候，渡過他耶藏布河的左岸，河幅不過六七丈，深度及到馬腹。更由沙原進入草原，走了幾哩，天已全黑，找到指定的宿店時，明月已從東方的雪山上升了。

第九節 雪嶺眺望

九月二十七日，騎馬沿溪原左側，向東北前進，右側隔着廣闊數哩的山原，有赤裸裸的山脈綿亘東西；在那邊更有劃分尼泊爾和西金國界的喜馬拉雅山脈，被着白雪，上凌長空，比在大吉嶺所見的喜馬拉雅還要壯觀數倍，可是山光的秀麗，卻遠不及我們若站在大吉嶺高達八千

五百呎的台伽希爾。俯臨一千多呎高的蘭基特溪間的翠微；仰瞻二萬八千多呎的堪勤贊伽峯。大吉嶺的勝景橫其中間，層雲由脚下湧，這種美觀，斷不是這一萬三千呎的他耶藏布溪原，向南望去所能及，唯有冰雪的壯觀，羞勝於彼罷了。

第十節 廷義莊縣城

馬跡所經，盡是草原和麥田，土人正忙着割麥，所唱割禾歌的音調，也和日本相似，每隔三哩五哩，必有一個村落，每村換馬，續向東北前進。這帶不論道路和原野都有無數的小孔，孔內互通連，是叫做『止基比』的一種膽小的兔子的窟宅，乍見和老鼠一樣，毛現灰色，耳很短，行動敏捷，嚙地上的落穗和草根，見人走近，迅速地躲入小孔，等到人們過去，牠又跑出來了。我們到了某驛，碰着一隊地方長官，好像預先知道我們的入藏，特地在此相候，勸我同向廷義莊進發。由是連騎跑上小嶺，俯視邊右碧綠的湖水，下坡，便是盆地，中央有稍高的岩丘，丘上城牆聳立，就是廷義莊的縣城。那邊山腹有宏壯的寺院，好像小街市的樣子。一會兒到了城下，投宿于長官指定的旅店，所謂長官，就是這地方一縣的知事，由拉薩政府任命的。土語稱知事做『莊瑋』，就是城主的

意思。知事處理租稅和裁判事務，沒有兵權。從前封建時代，一國的城主握着兵政兩權，對於隣國可用戰爭，現在只在一定期限內，受中央政府的任命罷了。

第十一節 謁見知事

九月二十八日，登岩丘，歷石級，謁見城中的知事。在稍爲清潔的一間室內，會談約一小時，享受茶點的供應，茶是西藏的牛酪茶，果盤裏面盛着由印度輸入的糖果，加上葡萄乾、胡桃等。知事的座席是很厚的蒲團，上面蓋着西藏製的美麗毛氈，座前放一小几，几上置銀的茶托和有蓋的茶碗，室的正中排列兩根方柱，上部塗朱，下部施彩色，架著天花板和大的直梁，橫梁是每隔五六寸排列着，用圓的細木條，密密的直接其間，一面塗以綠色繪畫，頗爲雅致，足以增加紅柱的美觀。這等木材大部分是由相隔幾十哩的喜馬拉雅運來，價值非常昂貴，和他相反的是石料，出產極其豐富，這屋用牠疊作五層，和城樓一樣，很爲壯觀。知事穿着西藏羊毛織的濃海老茶色（蝦與茶之顏色）哈喇呢；其形頗像把日本人的窄袖衣，放寬放大，腰間繫着紅色的絲帶，頭上結着辮子，和中國人稍微不同，耳上垂着筆形的裝飾。我和知事談話時候，好像他的夫人時時來窺視我。

們；服裝和男子彷彿，下面束着圍裙，頸部飾着半橢圓的框型，把珊瑚、寶石、真珠等，鑲在裏面。知事喚一個好像書記的人，取紙筆寫一文書，寫後親自檢閱一過，蓋好印章給我道：『持着這紙旅券，到其次的縣城，可以無事通過的。』這也是一種拉姆伊克；我向知事申謝，便即出城，由內門降下石級，見有四匹馬，放好鞍子，我跨身上馬，便很快的出城去了。

第十二節 奇怪中國人被捕

我的從僕講：『前此脫獄逃走的中國人，在這里已經被捕，禁在城內的監獄，一個是中國駐藏大臣護衛軍的參謀部員；一個是護衛軍的買辦商人。他們啣着中國政府命令，前往拉薩，由印度國境入藏，經過加林琿的大道；因為英國政府戒備甚嚴，便由尼泊爾祕密的跑到這裏，到底被捕了。』現在中藏兩軍，正在交戰時候，中國人祕密入西藏內地，真是冒險得很，他們只受監禁的處分，還算便宜，若在拉薩附近被人發覺，恐不免身首異處了。我在途中，好幾次被藏人疑做中國人，幸將旅券呈示，加以多方解釋，纔得無事；然而不能把旅券貼在胸口，使人一望而知；到了內地時候，只得極力模仿土人樣子，以防萬一事變。

第十三節 昨莫特爾頓湖

由廷義莊城下經過北部沃野，一路割麥的農夫和運麥的驢馬，忙個不了，使人引起秋興。但是楊柳還帶濃綠，野草也還青，有周圍約三哩的小湖，衆鳥羣集，淺瀨捕餌，又有像鴨子一樣的水禽很多，翅赤褐色、黃色，土人喚做『甘帕。』我們離了湖畔，通過山坡，是緩慢傾斜的山路。由阪上看前面的廣野，有個昨莫特爾頓的大湖，一片琉璃色的水，透明如鏡，紫褐色的層峯，圍繞周圍，雪白的高峯沖入雲漢。由山麓至湖畔，都是廣闊的裾野，雜草暢茂，灰白色的兔子，在和暖的日光下面，到處奔跑，湖畔的麥已經豐熟，大半種着大麥；至於小麥、大豆、馬鈴薯、蘿蔔田園居其少數。由湖西向東北前進，突出於湖面的山嘴上有一個村落，叫做塔希丁因村。據有山麓的高地，又對着大湖，風景極好。有楊柳的遊園之類，公立寄宿所，設在此地布置稍爲整潔，比較農家的旅店，好了許多。當斜日將落的時候，遠空的雪峯，也染成紅色，一會兒由紅而紫；由紫而黃；由黃而灰白色，纔漸漸地昏暗了。而在這黃昏時候，看那波平如鏡的大湖，映着四面的景色，美不可言。晚餐中又得饗羊肉的美味，這是西藏的特產，羊肉的膾氣一點沒有，彷彿鳥肉的滋味。這或者是羊種不同，或是

高原特種牧草的結果吧？總之，其風味非其他外國的羊肉可比也。

第十四節 西藏內地的他國領土

九月二十九日，跨過塔希丁山嘴，沿着湖的北岸向東前進；這昨莫特爾頓湖，是一個淡水湖，周約三十多哩，位於一萬三千數百呎的高原上，湖旁乾燥土沙中，含着多量的曹達（？）散布各處，好像白粉樣子。經過湖岸稍遠，策馬向東馳去，到了德卜達莊，我們向廷義莊縣知事領得旅券，在這裏已經失效；因為這裏是在西藏政府勢力範圍以外的。他的歷史，就是從前西藏政府曾把這德卜達莊的一縣，讓給西金國王，雖在西藏國內，實際上卻是西金領土；所以在這縣城以內，西藏政府旅券，是沒有效力的。不過許可我們通過領內，沒有怎樣的援助罷了。我們不得已自僱兩個苦力，背着行李，主僕們又發揮前日攀登喜馬拉雅的健步，向東北前進；經過鐵林和尼則兩村落，到了林岐村的時候，雖只午後三時光景，卻因前路還要走兩天無人烟的路程，只得止宿在這里，以待明早出發了。

第十五節 麝香鹿羣

九月三十日午前四時出發，沿着小河東北走，進了山峽，溪流半結成冰，寒流嗚咽，破清晨的空寂，雖然沒有起風，而寒氣已砭人肌骨；我便加快脚步，增加體溫。日光雖照到西峯，但是東高峯的日光，不容易照到峽底；這時有小鹿一羣，見着人影逃去，大約是一種麝香鹿。不久又碰着幾個旅客，正搜集薪材，在溪畔築灶，焚起火來，準備燒早飯；我們在這裏休息一下，紅日也照到了。他們的當中，有一個喇嘛僧，擬向西藏後藏的都城日喀則旅行，備有一匹馬，我便向他僱借，得其承諾。早飯以後，我便騎在馬上，他們徒步跟着一同出發，只耗一圓五角的代價，竟得免除兩日無人境地的徒步；若把山巔危途的跋涉和暈山的苦痛較量起來，真是意想不到的便宜。

第十六節 月下勉強旅行

由這裏越過山巔，又到溪原，循着一條河流南下；這溪原廣約數哩，長不能以目測，四面有小路可通，我們沿河向北前進，到了溪原的中央，準備午飯，既缺乏糞的燃料，溪流的飲料水，又在數十尺斷崖的下面，無法汲取，不得已由附近的沼澤中取水，烹茶煮飯。午飯後三時出發，前進五六哩的路程，日已就暮，立即布置露宿的營幕，在微黑的黃昏時候，跑到各處，拾集糞。晚餐後繼

續焚火，橫臥取暖，這一夜和從前有商隊同行用貨物築圓陣的不同，劇烈的夜風，不斷的侵入枕旁，更加大雪下降，不得安眠；一會兒殘火告盡，寒氣更烈，我們便決定冒着夜雪前進，藉以取暖，約莫初更時候，差幸雪已停止，下弦的月影，照着路徑，踱上緩慢傾斜的山坡，前面橫着淺溪，大家走約五哩，疲勞已極，都想休息，我的乘馬也不前進，就在路旁的岩陰，避着寒風，稍爲休息一下。有的腰部靠着被包；有的一直坐着。同時朦朧睡去，不到好久，又被寒風擾醒，便又開始前進了。

第十七節 池水中毒

十月一日，漸入溪原的高坂，進到山峽後，又出了山峽，攀登拉格倫拉的高峯。峯的絕頂雖離海平線一萬六千三百呎。但沿路並無冰雪，只見砂礫滿途，升降不易。我們漸漸的下了崎嶇的路，到一草原的盆地，聽得狗叫的聲音，遠遠的黑暗裏，有一羣遊牧人帳幕。又循着一條溪流向北下去幾哩的路程；東方初白時候，我覺得肚子疼痛，請他們在岩間休息，展開毛毡假息，大家立刻就熟睡了，我竟不知道腹痛和下痢的困苦，睡得一小時光景，他們個個都說也患下痢，諒必是前天用池水煮飯中了毒。午後十時左右，繼續下山，在山腹的小溪旁邊，汲清泉燒早飯，正午渡過貫通

沃野相連的大溪原的河流，水深纔及馬腹。從僕們徒涉，已大覺困難，這河叫做海楚河；兩岩平原已經開發，村落散在各處，遠望有數棟寺院。但這地方雖經開發，卻沒有橋樑可渡，河面上又沒有渡船，真是莫名其妙啊。

第十八節 黑夜過鷄耶嶺

右岸山麓，有一所古教紅派很壯麗的山寺，中有僧徒五百人，離此不遠地方，又有名叫海莊的大部落，附近一帶，屬於後藏札什喇嘛（即班禪喇嘛）法王的私領，並非直接受西藏政府管轄。因此我們旅券的效力，很是薄弱；我的從僕，力勸我不要逗留這裏，與地方官作無謂的交涉和時間的浪費，不如一直前進，只要明天耐着一日的徒步旅行，便可到達後藏都城的日喀則；他這樣主張，確是很有道理，我便一一依從。在休息的時候，將乘馬交還同行的喇嘛僧，便和他們作別。向東北前進，過了沃野，又入山峽，荒漠的草原中間，遠遠地望見游牧民的帳幕，和野狗的吠聲，這時除我們主僕和兩個苦力外，沒有其他的伴侶。黃昏時節，越過鷄耶嶺高峯，覺得晚景淒涼，上山的道路頗為平坦，而下坂卻是絕。要走下二千多尺的險路。到了半途，日已西沒，星光又淡，崖

路既不易走，雖欲暫住露宿，而燃料和飲料，無由找得，幸而是無雲的晴夜，星光漸漸強起來，於是想在暗中摸索崖徑，叫苦力，走在前頭，到了暗中的谿谷，微聞狗的吠聲，知道人家已近，大家便奮勇起來，走到山麓，吠聲更厲；但在黑漆的夜裏，無從辨認村的所在，從僕便聲張呼喚兩三次，纔有婦女答應的聲音，從僕先向他求燈，後述投宿的意思，即有一個男子拿火把引導我們，到一農家，租宿屋旁的一小屋，時已午後九時，氣溫很高，就在夜間也沒有穿着兩重皮衣的必要。

第七章 後藏都城日喀則

第一節 入後藏都城

十月二日未明，經過沿着溪流紆回的山峽，向東北方面下坂，溪間漸漸廣闊，成爲帶形的地域和耕地相連，麥田甚多，乃往農家，在那裏吃早飯，綠柳遍野，間以清流，在溫暖如春的日光之下前進，不知何時離開河流，而到了廣漠的沃野。遠遠地看見被紫紺色連峯包圍的原野，有和城郭一樣的民家散布在遠近，桃柳等樹林點綴其間。再越過一道低的山脈，原野更爲展開，人家和樹

林越發多了。宏大壯麗的寺院，好像高城，聳立在山麓那裏，就是西藏有名的札什倫布的寺院，人馬往來，甚爲熱鬧，經過札什倫布寺的前面，建築的壯麗實可驚人，五層的金屋，燦然與日光爭輝，微妙的梵音，好似從天空下降，穿着紫紅色法衣的數百喇嘛僧，不絕的出入。禁苑中楊柳，翠色欲滴，循着圍牆向左方看去，巨城聳峙岩上，就是後藏都城的日喀則，其市街被城角遮住，不能入眼界，由是投宿於面向城下廣場的一旅店，這時已午後四時了。

第二節 「僧正」的家

我們稍爲休息以後，便派遣從僕去找尋日本留學生的僧正家裏，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代我向僧正的母親陳述要來面謁的意思，她即遣一個家奴，和一匹駿馬來歡迎。我便辭去旅店，向僧正的家內進發，他家在日喀則南方一哩的所在，是一所石造的三層高屋，四面圍繞着楊柳，土人稱他的房屋叫做特列拉卜登，現在就是僧正的父母住在這裏。我由向南的正門走入，通過鋪着大石的中庭，登到三樓上面的一室，一個年近五十，身子肥胖的貴婦人，——僧正的母親——很殷勤地迎將出來，面上露着意外驚喜的樣子，向我稱讚道：「我從前已聽僧正說過你將要入藏

的事情，想不到今天就得相見，我在這裏聽僧正口述青木君的風采，那時的想像和現在實際見到的樣子，完全是不對了；長途的旅行，應該覺得很困苦啦！

第三節 達賴法王的消息

我把這次旅行的性質上不得公開的事情，和入藏途中所經歷的一部情形，對僧正的母親說過；她道：『現在僧正奉達賴法王的命令，駐在拉薩，和中國軍隊的代表，正在開媾和談判，法王現駐耶木多湖畔的桑得鳶寺院，拉薩的媾和終結後，僧正應當回到法王行宮，不過何日終了，還是不能預定的。那時候法王的行宮，多半可移至穹柯爾揚則，您的旅程，也要由那裏經過的。現在主人——僧正的父親，——往札什倫布政廳辦公去，回來和您相見，必定不勝喜慰的。由日喀則前往拉薩，只要一星期的行程，途中一點困難都沒有，您的旅行，到這裏可算告一結束了。』說畢，喚着僕人，代我整理一間居室。

我的居室在着三樓的北面，正對着札什倫布寺院，頗爲寬敞整潔，從僕的居室，就在旁邊，大約就是以備來賓住宿的別室。一會兒僧正的父親回來了，是一個年已六十幾歲，瘦削身材而具

有威嚴的老紳士，做達賴喇嘛的宰相，每日必往政廳辦公。膝下有三男一女，長子三十五歲，和他的父親同在達賴喇嘛政廳，任高級職務；次子就是留學日本的僧正；末子今年（西元千九百十年）纔十六歲，還住在家裏。一女嫁於拉薩達賴政廳的宰相。現在住在本宅的只有他老夫妻，長子夫妻，和末子罷了。屋子雖是巍峨寬大，卻是人數極少的家庭。

第四節 西藏式園遊會

十月三日，日喀則州的知事（僧官）到僧正家裏探問我的來由，我在會見的席上，依他的要求，將兩張旅券一起交出。他卻用很圓活的語調，向我敷衍道：『閣下到達這裏的時候，我纔接到應當援助的命令和閣下的相片。您們大約是由坎巴莊入藏的吧？那地方雖有縣知事的照料，但是經過許多紆回曲折的山路，纔到這裏，真不容易。將來出發旅行的時候，本官當代圖一切的便利。』一會兒知事便去，主人和長子往政廳辦公，我和僧正的母親，少弟，以及長子的妻子，率着幾個僕人，到城外遊山去。西藏人土石的牆壁，圍繞以楊柳等樹林的所在，都叫做『隣加』。由是凡一個區域內的森林，也叫做隣加，再經輾轉應用，連遊玩山林的事情也稱做隣加，和我們『園遊

會』『遊山』的意義相同。盛行於每年的秋季，各家都在自己的林園，張掛帳幕，大開宴會，流連不已。現在僧正家裏，每日正舉行『隣加』，今日我隨他們前往，作遊山旅客。

第五節 林間清遊

由僧正家裏向東走了里許，田地和草原有一帶森林，楊柳很多，選定沿溪的清涼所在，張掛着兩副帳幕，我們繫馬林外，進入帳幕，各就已設的席次坐下。一切陳設和家裏一樣，很厚的蒲團上面，放着絨氈和毛皮，其上更置一個日本式的蒲團，由茶壺以至棹几，都陳設得完整，奴僕們在隣幕裏，伺候園遊的底下人，把預先備好的茶菓，捧獻主人的帳幕，喜歡喝酒的人，面前另置一個玉杯。午飯是中國式的雞蛋餛飩，吃過以後，我和主人的幼子，共由林間散步到河岸去，這個園林，沿着尼揚楚（甜水的意思亦譯年楚，）河和牠的支流會合點，東南兩方接岸處是最好的園遊地，婦人們都在支流水淺處沐浴，男子們則在本流游泳。我自印度出發以來，身中積垢，這時在清流中洗得乾淨，覺着無上爽快。這地雖是嚴寒凜冽的高原，差不多高出海面一萬三千尺，但在這中秋季節，仍感得多少的殘暑，游泳時候，並不寒冷。楊柳樹仍留着黃色葉子，沒到脫落時期。午後

四時左右，聚吃中國菜的晚餐，日沒時，囑咐僕人和守園者，收拾園中一切陳設品；我們策馬跑回家裏去了。原來園遊是西藏上流人家一年中最愉快的一日，多半招請戚友，張着盛大的筵席，和酒後種種餘興的娛樂，可算是重要的交際機關；我們今日的遊園，只是家族的娛樂，沒有酒後餘興，真是我入藏以來最愉快的日子。

第六節 唯一的束縛

十月四日——七日，僧正的母親，待到主人入廳辦公以後，便實行園遊的雅事，清閒的我，利用這個機會，向她的少子學習西藏語言。我到他家裏以來，僅僅四五天，利用園遊的方便，西藏語的進步很快。自印度出發後三星期旅途的疲勞，藉着連日的園遊，也完全恢復了。僧正的母親，待我和家族一樣，三餐必同一席，絲毫沒有討厭的樣子。僧正的父親，由政廳回來的時候，也同在一席，吃着晚飯的。夜間和我談天，到更深纔罷，我藏語的程度，因此更加馴熟。可是有一件事，我覺得束縛不過，就是主人夫婦看我和骨肉一樣的親切，不許我自由外出，因恐我單獨外出，若徘徊於日喀則的市街或城外，萬一被無知的土民誤認做中國人，必遭殺害，故特對我加善意的束縛。然

而我歷千辛萬苦安抵此都，札什倫布的大寺院和日喀則的城壁，萬萬不可不參觀的。一日用着極誠懇的態度，向主人要求，得其許可後，纔派遣兩三個家僕，引導我向各地參觀。

第七節 著名大寺札什倫布

札什倫布寺院是西藏最大寺院之一，住着六千僧徒，建築的宏麗，實無倫比。（只有勒蚌寺的規模較此尤大）據着山的傾斜面，有幾百間僧房，數重的伽藍，連棟接壁，層樓相疊，恰如一個市街的壯觀；若使前面有一海洋，就和從船上望見的亞丁港一般。後面有山，佛徒說牠很像須彌妙高山。這寺院的命名，是由寺的始祖，把山名的札什倫（榮勝山）移用的。就是紀元第十四世紀的末葉，迄於十五世紀的初期，西藏的佛敎實行改革，得了古來未曾有的隆盛，聖宗喀巴的宗風，披靡全藏，其高弟子中有個名叫做根德溫爾卜的，是一個智德兼備的高僧，在後藏佛法弘通的中心，選定這塊勝地，建立一所宏大的寺院，就是現在的札什倫布了。

第八節 札什喇嘛法王

其後繼承住持這札什倫布寺院的大僧正，名叫班禪隣卜契，現在的住持，是一個名叫班禪

羅卜藏丘克根增的大僧正，爲札什倫布的高僧，外國人稱他做塔西喇嘛；而西藏人則稱他做喀木根班禪。隣卜契或單稱做班禪。隣卜契。『喀木根』是救世主的意義，『班禪』是梵語和藏語混合起來，解做『大博學師』的意思，『隣卜契』是大尊者的意義，連貫起來，就是『大救世主大博學尊者』。札什喇嘛和達賴喇嘛，是西藏的兩大活佛，世人老早知道的。兩個都是受喇嘛教徒極端崇拜的大法王，西藏王國的主權，在達賴喇嘛的掌握。札什喇嘛不外有一部分領土權，西藏教徒的信仰，把達賴喇嘛看做觀音菩薩的化身，把札什喇嘛看做阿彌陀佛的化身；觀音菩薩本是阿彌陀佛的分身；（慈悲的化現）那麼，札什喇嘛應該居在達賴喇嘛的上位，纔是道理。因爲西藏是觀音菩薩教化的區域；於是化身便做了主人翁，而阿彌陀佛的化身，反處在客位了。其主人翁由昔到今握着一國的主權，累世相傳沒有間斷的。我是信奉阿彌陀佛的一人，到這裏雖得參觀其宮殿的表面，卻未曾拜見佛顏，真有佛緣淡薄的遺憾。

第九節 後藏中心地

日喀則市街，在札什倫布寺院北方一里許，橫處山麓，人口約兩萬，是後藏的首府，西藏的第

二都會，爲古來宗教軍事和商業的中心地。日喀則是『鄉里的山峯』的意義，古時稱爲『桑魯布則』（志成嶺），十四世紀的中葉，羣雄割據，互相征伐，稱霸於後藏的豪傑，多半是據守此地。按其地形，則市街北方有東流的雅魯藏布江，可阻北藏的大敵，東南有江孜平原瀉下的尼揚楚（亦譯年楚）急流，足防前藏的敵兵，『札什倫布』（榮勝嶺）一帶險峻的山脈，又控其後面，可以防止西來的大敵，前方控制廣漠的南原，真是唯一的要害地。由背面山脈歧出一座險山，頂巔如削的岩石上面，聳立一座的石樓，就是誇耀當年霸業，命名『志成嶺』的日喀則城；現在此城駐着拉薩達賴喇嘛任命的後藏總知事，協同僧俗兩官執行知事職務；還有後藏司令官，擁着一千大軍，駐在這裏，守備後藏的根據地。此地又占着商業上樞要的位置，做後藏貨物的集散地。西元一九〇四年，英國派遣商務官駐紮江孜，經理印藏貿易，且駐有護衛軍，因此繁榮的中心，漸由日喀則移到江孜了。目下日喀則的主要商品，有羊毛製品，（西藏呢、絨氈、）紫銅、黃銅器具等；輸出品以羊毛爲大宗；輸入品由印度來的，有各種毛織品、雜貨品、日用品、金屬品等；商店散處市內，不成市街，城下的廣場，有許多露天商店，很爲熱鬧。

第十節 天外的恩人

十月八日，僧正由拉薩寄一封信給他的雙親，因此我們知道了僧正的近狀和達賴法王的行踪，我便決定明天向着法王新移的穹柯爾揚則寺院的行宮進發；於是辭別了慈愛的僧正父母，再作旅人，可是行裝和從前大大不同了；穿着西藏上品的呢服，帽子和靴子煥然一新，竟成了一個很濶綽的西藏中流紳士，這等服裝，都是僧正兩親給我，總知事也給我由這裏到法王行宮四五日路程的旅行券。這次旅券，比較從前尤為便利，途中小驛，沒有一一換馬的必要，到了縣城所在地和大驛時候，方纔換馬，可以省卻途中無謂的糾纏；並且僧正的兩親，特遣一個僕人跟我同走以外，途中食糧，如白米、麥粉、肉類、中國饅頭、點心等，一一惠贈周全，他們倆的深情高誼，使我不知要怎樣感謝了！

第八章 謁見達賴法王

第一節 沿江旅程

我們主僕一共五人，連騎通過日喀則市街，由扎什喇嘛法王的離宮旁邊，渡過架在甜水（尼揚楚河）上面的東橋，便和志成嶺的古都告別了。甜水闊約三十六丈，橋長七十二丈，廣約一丈餘，築着三十幾座的橋基橋台的中間，排列丈餘的木板，上面敷着土石；橋基是由石塊和板岩積疊而成，上面廣六尺，長一丈二尺，據近河床的所在，較爲廣闊，很有天然的一種雅趣。河中滿載麥類的農夫皮船，和橋上往來的人馬，令人想起古昔以來的狀態。沿甜水向東南的大道，就是通江孜的大道；更向北行到了雅魯藏布江，就是通拉薩的大路，我們取往拉薩的大道由東橋北進，到了雅魯藏布江岸，這條大江是由西藏的布拉馬普拉托河東流注入印度的孟加拉灣。

這大江流域，形成了廣漠溪原，南北兩岸都有連亘東西的山脈。河幅寬約一哩，水面闊約百丈至百二十丈，廣闊處現出一所很大的洲田，兩岸砂原草原，處處長着灌木，到了山腹，多是農業適宜的沃野，循着右岸，向東進，走了十幾哩以後，在某村的園林中吃過午飯；因爲新旅券沒有換馬的制限，便一直鞭着駿馬再走十幾哩的路程，心內很爲愉快。從此上險峻的崖，再沿着山脚的河流，入廣漠的山原，和砂丘起伏的荒地，黃昏時候，到達某村。這一天行程，約走了三十五哩，通常

必須兩天纔走得，我們因有新旅券的援助，和良馬的庇蔭，纔得到這樣的成績。

第二節 隆山峽途中

十月十日早晨，一羣野鶴，覓啄田間落穗，和小雀在岩壁上面飛來飛去的情景，足以慰藉旅客的離懷。我們約乘馬前進十哩的旅程，通過斷崖下面幾百尺的谿谷，奔流滔滔，好似噴雪，一會兒由這山路折向東南，離了雅魯藏布江流域，進入右邊山峽，循着隆楚河左岸，漸漸到了高原；又出山峽，經過砂原，到一個部落投宿於旅券上指定的旅店，正午後四時，這一天旅程只走二十哩。

十月十一日，由這部落向東南走了幾哩，臨於隆楚河的山峽，景色殊勝，清流環繞，山嘴上面，石城高聳，旁隔一小溪，遠望這石城，好像這小溪中央突起的孤岩一樣，冷風拂動溪邊濃翠的楊柳，尤增美感。由這裏降下谷底，攀上危岩，休息于城下的指定旅店，換馬前進，此驛名叫隣奔莊，在龍山峽中途，爲古來扼要的所在，軍事上和交通上，都有相當價值。

第三節 東西兩都的聯絡道

原來西藏分做兩部：東部叫做前藏，西部稱爲後藏。藏人稱前藏做「衛」，叫後藏爲「藏」。

前藏的中心就是拉薩，後藏的中心就是日喀則，聯絡這兩大中心，有兩條通路：其一是經由江孜的紆回路；其一是經由隆山峽的直線路。往來東西兩都的人，通常是走這直線路的。經由江孜的人，徒步必要九日或十日的期間，纔得到達；並且途中必要越過兩處離海平線一萬六千呎以上的高峯。而經由隆山峽的人，只要七日或八日的旅程，只越過一處山嶺，便沒有其他阻礙。由這時的長短，和行路的難易上看起來，經由隆的直線路，實是聯絡東西兩都的大道；可是，不出五十哩的隆山峽，卻是奇險天成，爲萬夫次且的要害地。

第四節 中古霸業遺跡

自西元十五世紀的末葉，至十六世紀的後半期，隣奔侯西攻後藏諸雄，東迫前藏諸侯，立霸業的基礎，入日喀則，便做西藏西部的王者。其初他也不外據守隆山峽的天險，進可以轉戰東西，敗可以退守關隘；以逸待勞，使諸侯都怕他的威風。可是，隣奔城雖具重要的形勢，然而僻處山間，物質的供給既不豐富，活動的餘地也甚缺乏，昔日雖做霸者創業的地域，卻是一時的根據地，不能作爲永久基礎。現在西藏實行中央集權制度，收回諸侯領土，這山峽終於不振，成爲鄉間一小

還是緊閉營幕，不見一些兒動靜。走過稍爲崎嶇的山徑，又有幾處營幕，十幾個的西藏兵，因爲嚴寒所迫，只管橫臥着，把殘燈伸出帳幕的門口，盤問我們去處。我們由這裏策馬又走了七八哩，入山峽溪澗中奇勝處，旭日纔照到千尺高崖的絕頂，不容易降到谷底。這裏溪流一半凍結，我們在這寂寞世界裏，只聽得鐵蹄聲響和怪鳥的呼聲。一會兒出了溪澗，到得一處廣濶而且平坦的原野；更向正東進了右邊山腹的幾哩路程，這溪流卻離開街道，轉向右曲通入恆冰嶺的山麓，溪流的源頭是由冰河來的，把我所攜的地圖看起來，這河好像是發源於耶木多湖的樣子，實際不然；這溪流的支流，正東方面有很小的淡水湖，淡水湖的附近一帶，是冰河諸流的匯合點，水的出口在東岸，好像東注於耶木多湖。這裏是隆峽道的小分水嶺，淡水湖以東的河流，成爲東方一溪流，西部成爲西北流的隆楚，若循這溪流東下，最終是注入耶木多湖。由這湖岸向東北進發，回顧南方，有拿伽爾則的古城屹立湖畔，前此達賴法王駐輦的桑得行宮，就在這湖東二哩的山陰，但是這裏卻看不見的。

第七節 耶木多大湖

這裏湖山景色，可算是西藏絕勝之一，漫漫碧水，顯特異的濃綠，四面山峯，呈紺紫的靜影，片雲點點，白影重重，露特的古城，高聳湖畔，藏人稱此湖爲耶木多玉（音裕）木錯宥姆止弗，就是「高牧野的玉（音裕）湖」的意思，多牧野的高原叫做「耶木多」，改正則爲「夜魯毒克」，因爲水色和寶玉相似，所以叫做玉（音裕）湖。西藏人稱玉爲裕，稱湖爲錯，因爲音便的緣故，所以叫做玉木錯。湖的形狀像個「蠟子」。湖中有一奇形的大半島，周約一百五十哩，水面高出海平線一萬四千九百呎；水內稍含鹽分，是由周圍山嶺的冰河溶解礦質的水集注而成的。這鹽分唯有蒸發，沒有其他的洩口，東南部分，碧水漫漫，恰似海洋景象。現在我們通過的部分，就是這大半島的西面，水幅不過三哩或至五哩，岸線很彎曲的，環繞着山麓碧潭，成爲斷崖的所在很少；水禽羣集瀨旁，覓食魚蝦，如許廣大的湖水，不見片航往來。一會兒到了露特，投宿湖畔旅店，黃昏時候，狂風驟起，砂塵蔽天，浪湧如山，淒壯的氣象，和沉沉暮色，令人生無限感慨。

第八節 越最後之嶺

十月十五日，風止天晴，晨星稀少，山色模糊。耶木多湖正如着色琉璃盤一樣。我們便策馬湖

畔，走了幾哩，越過左邊的嶺去了。前往拉薩，除卻這一條路以外，還可循着湖畔，越過康巴嶺走去，行程並無大差，道路難易，亦略相等，不外旅客各依季節和其他情形，自行選擇便宜的方向。我們越過的嶺，叫尼耶卜嚟拉，離湖面約有二千尺，其絕頂則在一萬七千呎左右，攀登一二里，忽遇壁立的山阪，便下馬徒步，又發生暈山的苦惱了。越過嶺的後面，卻是很平坦的山道，下視耶木多湖，景物殊佳，曲浦的翠色愈深，空山的紫影愈活，冰嶂如波濤，連着遠方的天空，雅魯藏布江，好像水銀的曲線，脚下有四千尺的深溪覓縫而流，山脚的人家，綠樹點點，其風光的佳勝，簡直不能以筆舌形容。這嶺和東面的康巴嶺都是由印度往拉薩的旅客最後經過的所在，無論那邊，一經越過，便可渡過大江，一直到拉薩。我既越過這最後的嶺，心中非常愉快。

第九節 由農村向江岸

山麓附近，張着幾處大帳幕，駐屯不及一小隊的西藏兵。兩邊路旁站着手持鎗劍的兩個哨兵，此外還有幾個官吏，檢查旅客行動，稍涉嫌疑的，便不許通過了，大約是已近達賴法王的所在，特派這哨兵隊，在要害處所駐紮的。由山麓至原野的江岸，沃野相連，胡桃、楊柳等森林，到處繁茂，

桃樹甚多，桃實極小；但是味道卻不惡。麥田已經割去十分之八；野菜園甚少，割下的麥穗，是鋪在四面圍繞石牆的乾淨地上，用一人趕着四五頭的犛牛，踐踏麥穗，只要幾個鐘頭，麥實便脫落。然後拿出牆外，用箕篩好。我們經過二三農村，到了雅魯族安坡河岸，也有營幕，和十餘人哨兵守着渡河的地點。水幅約廣半哩，滔滔不絕的。距離這裏約有幾哩的上游，一個山脈衝破的所在，激流洶湧，打在巨岩上碎爲漩渦，舟子完全不能通過；所以後藏和前藏往來的路徑，必要經過隆山峽纔行。

第十節 法王的行在

我由這裏僱一艘的革舟，渡雅魯藏布江，向達賴的行在進發。所謂革舟船，就是用犛皮釘在木框上，成爲箱形的輕舟，不載貨物，可坐八九人的。我們平穩的坐着，駛到中流時候，似箭一般的飛奔下去。這江流有時和海一樣的深廣，而水勢甚緩；有時和沼澤一樣的奔放，也經過幾多支流，狹而且淺，只二小時的工夫，下駛十多哩，到了右岸的穹柯爾揚則；穹柯爾揚則寺建在山麓的斜面，前面有園林，頗饒風致，樓臺重疊，巍峨偉觀，可稱爲伽藍的中央正殿，現在達賴法王的行宮，伽

藍底下的高牆以外的路旁，排列護衛軍的帳幕，人馬往來，甚爲繁盛，道路的要害所在，都有哨兵的駐守，警邏的巡吏，不斷的檢查旅客行蹤。我到了穹柯爾揚則寺院的正門前面，呈示旅券後，進入行宮內面，先問僧正的在不在，知道他前兩天纔到此地，我便到旅寓找他去了。

第十一節 玉殿下的一夜

我用日本語對僧正詳述一別以來的經過，他好像邂逅從天降下的親友，心中感着非常的滿足。他很謙遜的說道：『我離卻日本已經十個月，日本語大約都忘掉了。』並述拉薩的中藏媾和談判的一部始末，結果中國軍隊撤退，西藏的條約已經簽定，某日，把一切武器都引渡給西藏軍隊，說時他露着多少誇詡的態度。晚間僧正召宴私宅，暢敘離情，不覺夜之已深。我的宿舍，在着僧正住宅稍爲上邊的僧房，和行宮的內門甚爲接近，玉殿的窗上光明，房中的設備，質素而且清潔，我因身體非常疲勞，橫臥牀上，萬感叢集，不易睡着；三年來的志願，經過千辛萬苦，到了今日，纔酬入藏的目的，插足法王的玉殿下，實有無限欣喜，使我於此又不得不感謝佛恩的廣大啊。

第九章 法王行宮的二個月

第一節 侍從長慰問

十月十六日，早起，開窗東望，紅日射着牆壁，南方聳着風景佳勝的南嶺諸山脈，革舟趁着大江的激流向東奔馳而去。一會兒護衛兵的集合，喇叭嗚嗚響着，好像身處祖國兵營一般；他們集隊和托鎗的方法，口令的音調，極似日本軍隊的舊制度。原來西藏軍隊的教練官，是中國派來的將校，他們本是受過日本兵式訓練，傳授日本系統到這裏來；所以西藏兵操，和日本式不大差異的。我正在欣賞行宮的早晨景色的當兒，僧正突然來告訴我說：『今天法王賜您拜見，侍從長在拜見的時間以前，必來這裏找你，報告謁見的時間。』我纔吃過早飯，達賴的侍從長兼侍醫，率幾個從者，到我這裏來，他是一個高僧，我在印度時候，已經面識過的。他一面帶了白米一袋，羊一頭，牛酪幾斤；以及西藏呢、中國絹、西洋信紙信封等，贈送與我，堆在我居室的一隅，我用西藏語向他道謝，他好像驚喜我語學進步的快速，和今日再得會見的樣子。他告訴我道：『本日午前十一時

光景，法王賜您謁見，請您在指定時間的十分鐘以前，到我辦公處去。」說完，他便走了。

第二節 日藏關係和法王

我按預定時刻，和僧正一同到侍從長的辦公處；一會兒一個年輕侍僧，知道現在是我賜見的時刻，引導我進入謁見室，就是和這辦公處，只隔一間的客殿，達賴法王穿着通常衣服，坐在高壇玉座上面；今日謁見，是用西藏佛教儀式，所謂「查孜兒」，我便五體投地，行三稽首禮，行過了最敬禮以後，法王把右手按着我的頭上，就是御賜察旺「冥福力」的意思，我很恭敬地舉起頭來，見着現在的法王，比較在印度時候肥胖得多，法王更命僧正通譯，問我道：「這次你的入藏，大概是極困難，途中都得平安嗎？」其言雖不待僧正通譯，我便理會的；但是當時我和法王未曾通過一語，也只得再由僧正通譯答道：「一路承三寶的冥護，得平穩到達這裏的。」法王更用優渥的語調對我說：「你在這裏，有什麼不自由地方，一切都可以對僧正說明，自當極力圖你的便利。」我對他敬表感謝意思，他並述我此次入藏，可使西藏和日本願寺的關係，益發密切的可喜，法王對於日藏兩國的關係，實際希望不限於西藏政府和日本願寺的聯絡，當圖擴充西藏政府

和日本各宗派；以及日本政府間的聯絡，這一次謁見，約有二十分鐘光景，我纔退出去的。

第三節 少年藏軍總帥

回來不久，僧正和一個少年又來訪我。這少年是達賴法王巡拜印度佛蹟時候的隨員，我在印度的釋迦入滅地（克什那喀拉）纔認識他，和他相處，作過幾個月的朋友。前此法王被中國兵趕出拉薩時候，他在大江的渡河地點，稱爲查喀珊地方，阻止中國軍隊的前進，法王方得脫身逃到印度；他在法王歸藏的前一年回了內地，驅逐各處的中國兵，現在血氣旺盛，年纔二十五歲，任『近侍頭領』的要職；更因過去的戰勳，陞任藏軍總司令官，並賜札薩克的高爵，是法王唯一的股肱。本日和僧正同來這裏，是特地慰問我入藏的辛苦，我並不知道這青年只幾年中間，竟陞到這樣的高貴；並且夢想不到他現在也隨着法王在這行宮。最初見他的時候，甚爲驚疑；隨後僧正把他的經歷，詳細敘述起來，纔記得他就是當年在印度隨侍法王的侍僧。

他當年在印度，年齡纔及成了，是一個禿頭的出家人，現在見他已經還俗，蓄起髮來，體格也較前發達，幾年前在印度的『他』，他也贊成我的祕密入藏，很爽直的對我說道：『您此次入藏不

得攜帶必需的旅裝，真是不自由得很，我當贈送西藏的物品，請你只管收用，不要客氣的；西藏和日本彼此和兄弟一樣，無論何事，都不用計較的。將來我們到你日本的時候，也是必要依賴閣下照應的。』真是胸襟豁達，未可限量的人物。他便喚從僕把帶來的一套西藏衣服，放在我面前，向我繼續說道：『現在你在西藏，當從西藏風俗，所以必需這相當的服裝，好像我們到印度時候，也要模仿歐洲人裝飾一般。還有我的一個護兵，也送給你，做你居藏中的從僕，這個護兵，名叫直鄰昂坡，今年纔二十六歲，目下還隸兵籍，從前轉戰各地，頗立過功績。』

第四節 中藏再開戰鬪

我到着達賴法王的穹柯爾揚則新行宮的時候，他們也是在前幾天，纔移駐這裏的。法王本預定駐在這裏一星期或十天，然後回拉薩都城，現在突然變更，仍要暫時逗留此地，這是因為前此僧正和中國軍隊代表議和時所締結的條件，雖然已經簽字，華軍違約，不肯按期撤退，又向藏軍攻擊，又出於戰鬪的行爲。媾和的時候，華軍戰鬥力，很爲缺乏，在媾和談判的一個月期間內，祕密補充兵器、彈藥、糧食等，然後向藏軍陣地，加以猛烈的反攻，目下在拉薩市街的一端正打得劇

烈，法王宮城，現在雖可無事；但處於危險區域內，必得延緩法王還都的時期纔好；由現在法王的行宮到拉薩，不過兩天路程，距離約五十幾哩。我非常希望早到拉薩，一觀國都景色，雖是冒險若得參觀兩軍交戰狀態，也是情願的。但是法王政府一切人們，都不贊成我的希望，只得和法王政府全部人員逗留此地，靜待拉薩戰事平靖。——這時在拉薩市內參觀中藏兩軍戰鬥的，只有日本力行會員的矢島泰次郎氏。

第五節 煤礦脈實地調查

有一天，法王命那個少年藏軍總司令官，面諭我即向日本郵寄煤的標本，以爲調查穹柯爾揚則附近有無煤礦。現在西藏燃料，只有糞泥炭，和極少量的木炭，都是火力薄弱的。各種工業上應用燃料，一向沒有發現過。法王因爲要先調查西藏有無煤礦，特地下這一道命令的。我和總司令官，雖好幾天拚命在這一帶實行煤礦脈的探檢，卻因爲我沒有這礦物學的知識，一片苦心，終歸於徒勞無功，只見着代替煤的石墨廢礦。這石墨礦有以前被人採掘的形跡，很爲明顯。此後法王再命一個尼泊爾人，預定二個月時期，更爲實地調查，他用了很多助手，一同開始調查，他們

發現了黃銅礦、大理石、惡劣的褐色煤等，法王對於惡劣褐色煤的發現，雖很滿足，卻因為隔着很遠的產地，運輸上既非常不便，實用上的價值也不相適合；隨後我託寄居在印度加爾各答的親友，由日本郵船取得煤的標本，寄到這裏，立即獻上法王。法王立命尼泊爾人急速探查和日本一樣的煤礦，最後果然發現和日本相等的煤礦脈，但因出產地交通不便，運輸上非常困難，仍然大大的失望，不過因此知道西藏有煤的產出，也算是努力調查的功効。

第六節 日本兵制和藏軍

當時達賴法王最切的希望，就是聘請日本軍官訓練西藏的新兵。因為現時藏兵的訓練，是採用中國兵操的形式，中國兵式又是學自日本，他飲水思源，纔抱着這樣的希望。但是，我生怕日本政府不容易贊成這樣的要求，先把達賴法王的希望，報告本國政府，並陳述毫無妨害的理由；由是法王命我向日本郵寄陸軍應用的各種教範、操典等，我立即向日本某方面定購，約五個月以後，纔全部寄來。先把步兵操典翻成藏文；當時駐紮穹柯爾揚則的法王護衛兵，有一中隊，這等兵士，就是首先受新式教練的。法王每天到練兵場閱兵，因為從前這等藏兵的訓練，極其幼稚。所

以沒有一定的規律，和一定的軍裝，由日本人的眼光看起來，大約沒有加以批評的價值；可是在西藏，卻算是唯一的最新軍隊了。

第七節 軍銃和軍旗

有一天，我得到參觀西藏軍隊實彈射擊的許可，他們『目標』放在二百米達的距離，射擊時，兵士的姿勢參差不齊，每一兵士射擊一彈，共計一中隊兵士中，只兩名能够射中目標；最後司令長官增加射擊圈子的目標，纔有八個的彈痕，這雖是因爲兵士訓練的不足，以致不懂射擊的要領，而鎗械和彈藥的不完全，確是重要一原因。他們所持武器，並不劃一，中國的五連發鎗（漢陽兵工廠製造）最占多數；其次就是德國舊式軍銃，當時俄國銃就算是完全無缺的，卻極少數，演習時候，所以有那樣不好的結果。達賴法王因爲希望後來進步，卻用讚賞的辭調勉勵他們；並且隊長以下，都有賜給獎品，由這一天起，纔使用新製的軍旗；軍旗下半面部分，描着日本富士山的雪山，配置獅子的畫圖；上半面部分，就是在雪山的上面，描着黃地，好似日本軍旗半部的紅日；另在一隅，描銀色的小月，這等的日月、雪山，以及獅子，做西藏的記號，這軍旗本是司令官和我戲

作的圖案，竟被法王看見，便即採用爲西藏軍旗；後因這新軍旗拈颯青空的時候，好似日本軍旗樣子，當然應加改定，便就舊軍旗三角形的赤地上面，描着很大的獅子和雪山；日月卻很小的描在上部，站在遠地是不容易看得到的。

第八節 西藏的象徵

西藏用獅子作記號的理由，因爲西藏是依靠佛的預言所建設的佛教國，根據佛的十方獅子吼的威力，表示發揚國威的意思。貨幣和郵票，也採用這樣圖案；至於描畫日月，也是寓託佛光普照世界，恩澤覆被衆生的意思。至於雪山的記號，尤適合於西藏獨具的象徵，所謂世界的屋脊，像那高原之內無論那處，沒有見不着白雪山峯的。就是佛教書中，也稱西藏做「雪國」，文人雅士，也常稱西藏做「雪國」或「雪邨」的。此外西藏還用菊花作記號，花瓣的數目，有十六枚的，也有八枚的；還有花和葉一起描畫出來的，不同日本的徽章，是一定的。

第九節 郵政創立

達賴法王在行宮計畫的事業，最堪特書的，就是實施郵政制度，其動機發生於拉薩戰地和

穹柯爾揚則大本營有聯絡通信的必要，決定在拉薩設一總局，在拉薩至穹柯爾揚間的要地，設一支局，每隔五哩路程，建一郵政差的換班所，兩地中間距離五十餘哩的路程，一往來只要三十餘小時的時間；他只辦理普通郵政、掛號、匯兌、包裹等，使用的郵票，中央描着獅子的紋，只發行二分半、五分、七分半、十分、十五分，一共五種的郵票，卻用各異的顏色。郵票的製法，是用雕刻極其幼稚的鐵片，和自國製的墨水，印刷在自國製的紙上面，不外形式上模仿外國樣子，材料卻是全用國貨，真正可貴的東西。郵政制度創立的主任，是幾個留學印度的西藏青年，其實施時期，就是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的中旬。

第十節 留學日英俄的學生

法王計畫，還有一事可以特書的，就是外國留學生的派遣。他鑑於前此僧正留學日本，不過九個月工夫，得舉完滿的成績，便再選定五名少年，派遣英國留學，西藏人自昔多留學於中國和印度兩地，這回算是派遣歐洲留學生的嚆矢。此外還選定二名，為留學俄國的候補生，和二名留學日本的學生，（其一人就是前此的僧正；其他一人，是貴族子弟，）正待日俄政府可否答覆的

時候，隨後俄國留學生先赴蒙古，入了俄國。只有日本政府始終沒有覆電，只得中止派遣了。達賴法王一方面派遣學生，留學海外；一方面在內地實施一般國民教育的新制度，完全是把日本的教育制度做模範。便命我向本國代辦現在日本普通教育所採用的書籍，和全部的中小學教科書；但是，我把這小小的事情，向本國政府交涉，也是無效，不得已，函託當時僑寓印度加爾各答的藤谷精氏，代為設法；過了五個月以後，才得全部獻贈法王。我在拉薩時候，就是擔任這初等學制的創立，法王在這首都的戰鬪還沒有終了的時候，對於各方面行政，卻能苦心經營，大抵是過去二年間逗留印度，薰沐西歐文明的結果；若是法王沒有避難印度的一回事，恐怕西藏還沒有和世界文明接觸的機會。

第十章 入西藏首都拉薩

第一節 中藏和平再現

十二月初旬，中國政府一通長文暗碼電報到了達賴政廳，是大總統袁世凱打給達賴法王

的；其要旨是述清室淪亡，中華民國告成，歎前此清軍攻藏的橫暴，務速恢復西藏內地的秩序，和中華民國同爲一家的。法王政廳便即覆上一電，要求在西藏領土內的中國軍隊，全部撤退，對於內政，不受任何干涉，希望今後中國和西藏結成友邦的親善關係；當時達賴法王確已懷抱西藏獨立的志向，希望早日脫離中國的附庸關係，實現國運復興的計畫；所以對於中國的覆電，堅持傲慢倔強的論調。到了十二月末，拉薩的中國軍隊彈藥和糧食共盡，只得同藏軍議和，把武器全部讓渡，然後撤退，從文武官員以至商工業者，除歸化於西藏籍以外，全部退出拉薩，和監禁龍山峽的中國駐藏大臣，一同出藏，由印度渡海歸還中華本國去了。由是法王派遣總司令官到拉薩，調查中國軍隊勢力，到底已經完全消滅沒有？法王得到拉薩秩序恢復，平和再現的報告，便決定於千九百十三年（民國二年）一月十二日，歸還拉薩都城，對於各關係國發通牒，報告歸都情形，對於日本，只用法王個人的資格發函，向本願寺法主通知一下罷了。

第二節 法王的大行列

一月十二日，便是法王發輦歸都的日子。這一天天還沒亮，我便加入先頭部隊，拜辭穹柯爾

揚則行宮，循着長江左岸，向東進發。本隊行列，長三哩有餘，大臣以下僧俗百官，都要在玉輿的近旁供奉，合起護衛兵和其他隨員，總人數約近一萬人；只乘馬一項，已及三千匹，道路兩旁，布列拳頭大小的白石，村落和村的附近兩邊都隔幾百步距離，設着高五六尺，有圓錐頂的寶塔型大香爐，千百男女，老幼，無論僧俗，都焚香肅靜，準備奉迎法王。由穹柯爾揚則出發，沒到好遠；經過一座石造的大寶塔下面，更進十哩，站着大江右岸，可望到查克散的寺院，更能遠眺到鐵練吊橋的遺跡。迨到了丘虛廢城之下，巉岩幾百尺，前有大江的碧水，山麓路徑只通得人馬，爲東西兩都聯絡線上的要隘；並且是往來印度方面很重要的通路。聳立岩上的廢城，就是被古昔封建時代戰亂所破壞的。現在的新城，建築在越過這高岩的東方，當一所廣闊高原的咽喉，名叫丘虛驛。

第三節 沿喜水而行

這裏大江，和拉薩方面來的客伊楚（喜水）匯合，流向東去。喜水流域，有廣約三哩左右的平原，丘虛驛以東，略呈沙漠景象，耕地不見樹木，村邑寥寥，極其荒寂。今天忽經過這許多人馬，便將清淒的氣象一掃無餘。我們經過札帕南小驛到了集楊村，田野漸多，稠密的人煙，散處溪原各

地，喜水流過斷崖，滔滔不絕。越過崎嶇山路，又是一片廣野，有美麗高大的帳幔，張起數百所的幕營，中央大帳幔，就是今晚達賴法王露宿的行在。我們先發隊，在前方一哩的那姆驛隨員用的帳幔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早起，冒着朝寒出發，經過逼近山旁的喜水支流，和臨傍懸崖的碧潭，出奈坦的高原，休息於奈坦的指定旅店；吃過早飯後，我脫離了先發部隊，得一兩小時的空閒，到附近各地參觀古蹟去了。

第四節 聖僧亞特伊舍

我們翻譯西藏的歷史或佛教史，最足惹起注意的，就是奈坦的地名，和亞特伊舍的人名。西藏佛教在中古時代，就由亞特伊舍高僧建樹改革的基礎。他由印度來西藏十多年，大半是在奈坦地方說法；並且示寂於此地。當西元七世紀初期，西藏佛教極盛；到了九世紀中葉，西藏本部的佛教倏然衰滅，其後東西邊境的地方，再挽回其隆運；但是，初期所行似是而非的佛教餘流，仍未絕滅，以致墮落宗風，世間受其害毒；由是西境信佛的國王，大爲慨嘆，因欲研究純正佛教，乃派遣多數學生往印度研究佛法，歸國以後，把西藏佛教流弊，掃除淨盡；當時招請的指導者，就是這印

度聖僧名叫德般喀喇寶利珠那那，西藏普通稱他做綽倭亞特伊舍或邊敦亞特伊舍，或單稱做亞特伊舍，很少稱他的原始名字。後世宗喀巴高僧所倡道的黃帽派新宗，風靡全藏，實際上也是根據亞特伊舍的說法的。

第五節 陀羅女神堂

我根據歷史記載，參觀亞特伊舍的祠堂，很覺得旅況有味。先走入魯瑪哈康的殿堂，所謂亞特伊舍的遺跡，可以紀念的，只有一座古建築物。那裏保存着亞氏聚集西藏僧說法的講座，座旁安置他生前模寫的肖像；此外幾種當時遺物，也很鄭重的保存着。殿堂是石頭建造的，已經一半崩壞了。他到西藏時候，已經六十歲高年，其後約駐藏十七年光陰。圓寂時期，約當西元九百九十八年。（也有歷史家說他是在千五十二年死去的。）殿堂右邊，是供奉二十一身的陀羅女神像的神殿；西藏人稱陀羅做「魯瑪」，就是「解脫女」的意思，為藏人信仰上有名的女神。聖僧亞特伊舍幼時，就信仰這陀羅女神，他說：「西藏王的聘請，和自行去國入藏的決心，都是受女神的默示，人力不可左右的。」所以他在西藏時候，常常供奉這女神，特地在講座旁邊，設這樣的女神

殿；現在西藏人總稱這兩處祠堂，做魯瑪哈康，譯其意，就是陀羅女神堂。但是歷史上特命名爲聖僧亞特伊舍祠堂，卻很適當的。

第六節 坤布木哈康

由魯瑪哈堪正門，向前走了里許，又有一所名叫坤布木哈康的祠殿。這所祠堂雖有十萬身神殿的取義，卻不知他命名的由來。殿內有兩座墳墓，都築成寶塔式，高約丈餘，據住殿的僧人說：左邊墓內埋着聖僧亞特伊舍的遺骨；右邊墓內埋着西藏某高僧的遺骸。中央高壇上，供奉釋迦佛像，左右配置聖僧亞特伊舍和羅姆師的靈像；這羅姆師是印度的名僧，就是聖僧亞氏的高弟，他把先師教法，傳播全藏，當時若沒有這個羅姆的努力；那末，亞氏宗旨，便無從由黃帽派發展起來；所以藏人也非常讚仰他的功績，藏人每說他和亞氏不特有師弟關係，並且曾結成神靈的兄弟契約。由這樣的傳說看起來，兩處墳墓之中，其一必是收埋羅姆師的遺骸，可無疑義了。

第七節 愈近目的地

我由奈坦向西南方面約走了二哩的山峽，見那裏有一座名叫『曲莊』（法城）的廢址，

聽說聖僧宗喀巴修行時候，欣慕亞特伊舍宗風，幾次探訪奈坦的聖跡；這『法城』就是他研究佛學的所在。這裏附近雖還有一兩處值得探訪的古蹟，卻因今日預定時間，已經消耗淨盡，只得騎着馬向東北方面前進了。一路見那喜水右岸沃野相連，荒山重疊，經過一處山嘴，見東北面的岩壁上，雕着巨大佛像。更由這裏走了幾哩，見一座兩層樓房高的大帳幙張在路旁，就是法王晝餐的處所；再向東北方面前進，野原益發廣大，幅員約有六七哩，喜水貫流其間，向着西南流去。由此野原向東開展，和幾十哩的遠山相連接，成爲一片大平原。其中央部分，似有像金字塔的兩所大丘屹然並立，右邊的叫查坡里的靈丘，左邊的就是達賴法王的宮城；拉薩市街，被這兩丘蔭蔽，不能看到。我勒住馬首，觀這風物景色，幾年縈繞夢寐的目的地，已近在眼前，覺得無限歡喜。

第八節 眼前的拉薩

由這裏策馬前進，不到兩小時已經到達「我最終的目的地。」但是法王等，卻預定駐乍克鄰加的離宮，作十日的休息，因此我雖得眺望聖都的拉薩，即在目前，卻只能忍耐着，等待一同入城的命令；這個離宮，是沿喜水支流而建築，四面圍着楊柳的枯樹，禁苑的外面，張着幾百架大小

帳幕，候迎的各官員，和先到的隨員等，都是很忙碌的準備迎接法王的事情，人馬雜沓，塵埃蔽天。我下馬入了內門，右邊就是便殿，左邊便是寢殿，由寢殿旁邊進去，便是內殿，法王御座，設在內殿的廳上。內殿旁邊，爲司令長官本部的幕營；幕營旁邊，就是我住宿的帳幔。黃昏時候，法王等全部到達這個離宮，法王駐此十日期間，屢屢賜我謁見，留守拉薩政廳的諸官員，和各大寺院高僧，以及普通平民，都許他們拜謁。

第九節 法王還都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就是陰曆癸丑年十二月十五日，法王再回拉薩舊都；這一天真是古來少有的盛大行列，玉輿出了離宮，走進街道，無數羣衆擁擠在路旁，大香爐的薰煙彌漫天空，供奉的文武僧侶官員，幾百匹鐵蹄聲響，渡過特伊河的石橋，玉輿的金頂和旭日爭輝，錦獅的旌旗臨風飄蕩，想起歷史上凱旋的情景，充滿了獨立的榮譽。路旁到處豎着加以裝飾的木頭，遠連田野；到了喜水的河岸，經過幾百尺的低崖，仰望山上，聳立一座荒城，就是新頓加爾村，玉輿稍爲休息以後，進入勒蚌山下，遠遠望着山麓下宏壯的殿宇，彷彿一條市街，裏面有八千徒衆，算是

西藏最大的寺院，名叫勒蚌大寺院。寺院右邊山麓，在蕭條枯樹中間，露出一座金頂輝煌的殿堂，叫做奈沖，是達賴繼承法王位時受神示之所在。此項神示所還有二三處，卻以此處最有勢力，且最爲著名。

由這裏到拉薩，不外五哩遠近，好像長蛇的行列，通過廣漠的草原，成一直線，向東前進。法王在愷則爾丁再休息一下，奉迎的羣衆陡然增加；到了夏天的離宮，諾卜鄰加的北方，羣衆達到兩萬人；可是冬季流行的午後狂風，驀然大吼，飛塵蔽天，咫尺不能相望，因此不能看得玉輿登布達拉山上的壯觀，奉迎的人們，未免都大大失望了。法王在這沙風裏，安抵宮城，登正殿寶座，受百官參賀，行了莊嚴的拜謁儀式。法王自受清軍的襲擊，逃出宮城，避難印度，到今日恰巧三年，現在中國軍隊完全撤退，重履舊都，不知道達賴法王抱着怎樣的感慨呢！

第十節 壯麗無比的宮殿

狂風稍殺的時候，我便辭了宮殿，赴拉薩市中，由宮城看去，市街的全景盡入眼簾，街幅意外狹窄，多數是二樓和三樓的房屋，都是石材建築，頗爲壯觀，乍看起來，好像歐洲市街的景象。我降

下宮城正面的石階，經過正門，走進街道，回顧城闕，彷彿高聳天際，屹立巍然，不愧爲西藏國王的宮殿。這時候經日光照射，大理石的石壁，純白如銀。城頭像冰雪掩蔽的高嶺，用紫紺色的高牆，劃分疆界，宮城的頂蓋都是黃金塗成，輝煌耀目，只覺宏麗莊嚴，比較羅馬的法迪坎宮和聖彼得寺，還要出色，不過美術上的價值，或者不及聖彼得的精巧罷了。然而他們都是世界上有數的大建築物，而西藏人竟能與之媲美，真足以誇耀世界啊！

第十一節 拉薩旅寓

前此中藏戰爭，宮城不受何等損害，中國軍隊的山礮，對此堅城，不能發揮威力。由城下向東走了里許，纔是拉薩市街，有兩條道路，都是楊柳茂盛的園林，行人由牆壁間往來。右邊道路的咽喉，築着堅固的石柵，就是前此阻止中國軍隊侵入的戰跡。我因便利起見，由左邊走過，見市街附近，有已經破壞的兩座大寺院牆壁，被礮彈打得粉碎，老楊的巨幹，也被山礮打斷，殘幹還留着無數彈痕，可知戰事的慘烈。市街附近，有一座石造的三樓大屋，是耶普西盆康貴族的住屋，前代會做過達賴法王的。我的旅寓就在這裏，是夢想不到的事。我到南面的正門下馬，入了中庭，他家僕

人，很親切地迎接，導我到三樓主人的居室那裏，主人特伊奇侯爵對我作了寒暄語，便導我入西邊的殿內，就是我此後的居室。這時爲西元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後四時的事情；（民國二年）到了幾年來縈繞夢寐的最終目的地，心中無限滿足。

第二編 西藏事情

第一章 西藏地理概說

第一節 世界的屋脊

阿非利加和中央亞細亞的探險，已告完成，而昔日稱爲人類不能到的地球兩極，也有探險家的足跡。今日獨有中華民國西南隅的西藏，橫亘印度大陸的北方，距離鐵道的最終點只有五十哩內外的遠近。雖和文明古邦相鄰，仍是固守他太古時代未開化的狀態，內地大部分，還沒有文明人的足跡。其主要的原由，就是固守古來閉關主義，極力排斥外人，至於天然地勢，也是原因的一種。北方和新疆省相鄰，有千古積雪的崑崙山脈；西南和印度接壤，有堅冰不磨的喜馬拉雅山脈；東有甘肅四川雲南三省的喀木（康）羣峯，因爲四境繞着離海平線一萬呎乃至三萬呎的高峯，境內地勢，便天然分做南北兩部。北部的高原，名爲查坦「北野」，有一萬五千呎至一萬

六千呎的平均高度，東西綿延一千五百哩，南北成爲平均延長五百哩的平原。面積約四十八萬方哩，約合日本本部三倍的地盤。這高原到了夏季雨期，沼澤纔有清水，野草因以繁殖，六、七、八三個月，中爲牧人放逐羴羊等就食水草的時期；冬季嚴寒凜烈，牧草枯槁，殆成無人之境了。所謂西藏本部，卻橫在『北野』的南方，面積二十萬方哩，比較日本全面積不相上下。地勢多重峰疊障，山脈縱橫，可稱爲平原的卻是很少，多數是在河川流域，成爲帶形的溪原，最低的溪谷部分，約出海面八九千呎，由此漸漸高起，直達到一萬四五千呎的高度，其中二萬數千呎的高山，也不在少；稱爲世界最高峯的埃佛勒斯峰，高達二萬九千零二呎，屹立於西藏和尼泊爾的邊境。

第二節 人口二百萬

最大河流，就是雅魯藏布江，爲印度的布拉馬普得拉河的上流，印度河和揚子江，都是發源於西藏的雅魯藏布流域和喀木地方，都是西藏最開明的地域。全部二百萬人口，有大半分布在這兩地。這種人口的數字，只及得日本東京一市的居民；若由面積比例上說起來，實是人口非常稀少的地方，並且實際調查，恐怕還不到二百萬。因爲西藏政府自古至今，沒有舉行過調查人口

的事情，所以無由知道真確的數目。按清廷從前的調查，謂西藏本部人口，共計一百五十萬，推算散在北野以及其他邊境地方的人口，約有五十萬，所以有二百萬的概數了。

第三節 著名城邑

前藏後藏及其附近主要的城邑，都在雅魯藏布江的流域。後藏的日喀則都城，有兩萬人口。在大江支流甘水的江孜城，有一萬人口。據大江支流喜水的拉薩都城，有四萬人口。大江的東岸上，有澤塘大城（人口約五千數百）大江流域的東面，有塔克布和公布兩地，人民頗多，森林和沃野也很豐富，而其東喀木地方，有察木多（昌都）大城。此外裏塘和巴塘也是著名的大邑。現在完全屬於中國的勢力範圍，西境有噶爾渡和羅多克兩邑，稍為聞名。中央部分的南境，有帕里及春碑各邑，也頗著名；北部除了拿喀求加一邑以外，沒有重要的部落。國內氣候，因地勢有多少差異，不可一概而論。然而無論那裏，都是嚴寒酷烈，唯前藏和後藏靠近雅魯藏布區域，稍為溫和，而查坦高原，格外冷不可當了。

我對於西藏全部的人文風俗，雖沒有記述的資格；但是通常所謂西藏，多指其本部，並且所

謂本部，也只限於前藏和後藏兩區域；我所羈留三年的拉薩就是西藏唯一的大都市，也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因為這裏是一切人文的標準；所以我各種的考察，都把此地做中心，藉此類推到各地方的風習。現在把牠分做若干項目說明下去，讀者當可知道西藏俗尚的概要；但是我們應當首先敘述西藏的國際上地位，和對外的感情，纔可明瞭現在西藏的概況！

第二章 西藏對外關係

第一節 清廷鎖國主義

遠古西藏的對外關係，且待後日再說。西元一七二〇年，西藏纔失掉獨立的主權，編入中國版圖，清廷派駐藏大臣二人，處理西藏的兵、政兩權，一七二四年，纔完全成爲中國屬邦。此後清廷把西藏看做中國的西門，加以防備，因此富於排外心的西藏人，益發傾於鎖國主義了。一七九二年，尼泊爾國的強兵，侵入西藏時候，被七萬中國軍隊擊退，更越過啓隆之嶮，進逼尼泊爾國都加得曼都附近，得一大勝仗；當時清廷以尼泊爾兵侵藏，爲受英國教唆；且信英國對於西藏包藏野

心，由是越發嚴密的封鎖西藏，在各處要害，築起堅固要塞，極力防禦印度方面侵入的大敵，無論英國人或印度人，絕對不許闖入西藏境內。到了一八九〇年，英國併吞西金王國以後，清廷對於西藏的戒備，嚴密達於極點，差不多盡其全力，以圖西藏完全封鎖的。

第二節 西藏人的排外

所謂西藏人，是一種排斥異種和異教的民族，除了二三例外，絕對不許外人侵入境內一步的。他們的排外，不單是根據中國人領土的觀念，別由宗教的信念造成。他們信仰自國是『佛法相應刹土』，隨時隨地有一切神佛冥護，把西藏看做『佛國』，常是泰平無事的；就是有了災厄，可以立即消滅，萬民都得享受安全生活的；所以一旦異種闖入，那麼神聖清淨的佛國，便被他們污辱，國民必受冥罰，將離開幸福的生活，永遠墜入悲慘的境遇了。這等迷信，就是他們排外思想的基本觀念；因這樣，中國人和西藏人兩種鎖國主義巧相一致，所以禁止外人的目的，大體成功，外人要想窺探這秘密國的內容，卻成爲不容易的事了。

第三節 探險家的苦心

古來各國探險家，冒着多大艱難險阻，希圖入藏的實例，並非一朝一夕所能詳說。其中慎重的探險家，往往先在西藏附近地點，住過兩三年頭，研究西藏語言風俗；到了習慣土人的生活後，纔變裝做西藏邊境的商人或蒙古人，把各種製作地圖上所必要的測量器具，祕密貯藏在夾底的箱子裏頭，由假稱從僕的拿着。至於測量路途的距離，雖然較爲容易，也最易被人發覺；所以只得按着步數，去測定距離，計算這步數的方法，卻利用那佛教徒的念珠，因爲西藏人無論僧俗各階級，常是手不離開這念珠的，口中念着：「唵、嘛、呢、叭、彌、吽」的咒文，手指掐着一個一個的念珠，一路走去。探險家就利用這樣風俗，計算距離的遠近。普通念珠一百零八顆，他們探險家所持的念珠，特製爲百個，每一百步拉上一個念珠，拉盡百個的念珠，便是一萬步；並且念珠的一端，另繫着二十個小珠，每一萬步拉上小珠一個；所以這種方法，可計算二十萬步的路程。

第四節 寶輪內的小冊

其次必要攜帶的東西，就是經過某一地方，不可不有記載的小冊；他們把長數十尺長的紙，捲入名叫『瑪尼』的寶輪筒內面，可以祕密登載。『瑪尼』是西藏佛教徒祈念時必需的用具，

他們雖在旅途行走，一手空閒的時候，必定一面迴轉寶輪筒；一面口念呪文，這輪筒中心，有一捲軸，平常捲上二寸餘寬的長紙條，皆是印刷或手抄的經文，探險家卻把白紙裝入，以備紀錄，這種辦法，雖不十分完妥，卻也能將實地調查的結果，貢獻於文明人眼簾。他們還利用巡禮僧攜帶的手杖，特地製成空心，把測量用的『尺度計』藏入裏面，他們攜帶的幾張天幕，其中有一領，是沒有頂蓋，並且故意扯破，不加修繕，以便望着外頭，測量一切；他們通常在日沒以前，就張掛營幕，夜深移入他所，以避強盜的危險；他們更因為裝做商人，攜帶若干商品，得了許多便利。

第五節 入藏的探險家

這些探險家，都是希望把西藏內地的主要部分，探得完全，最後的目的地，都是在拉薩都城。他們抱着不屈的大膽，和堅忍持久的精神，跋涉一千哩以上的遠路，纔得多少的結果。可是足跡得到拉薩聖都的，多半是東洋人，歐洲人極其少數的；如有名的瑞典人斯文海丁氏，在西元一九〇一年，裝做西伯利亞的布利亞特蒙古人，只能到了拉薩西北百五十哩附近。美人陸克喜爾氏，由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二年，纔達到入藏的目的，祕密跑到拉薩北方百餘哩的騰格里湖附

近。其他英、法、德、俄各國著名的男女探險家，也多數只到了距離拉薩一星期路程的地點，到底不能望一望聖都。東洋人中如印度、蒙古種人的南斯因格氏，在一八六六年，和克里斯那氏在一八七八年，都是奉印度政府命令入藏的，都得到達拉薩，完成其有價值的調查。南氏測定拉薩的經緯度，斯氏繼其後，得到更精確的結果；其他有名的西藏學者，如印度人沙拉托，旃陀羅達斯氏，於西元一八八二年，探訪拉薩，對於探險及語學，都收得很大效果；此外還有日本人河口慧海，於一九〇二年居留拉薩；其後寺本婉雅氏及矢島泰次郎氏，也曾通過這裏。

第六節 幫助探險的重罰

東西洋探險家的入藏，引起西藏人恐怖和警戒，因此對於可疑的旅客，立即驅逐出境，如果和他反抗，便要遭殺害的。探險家中因無謀而和土民抵抗，失掉身命的，爲數不知多少。西藏人因爲援助到達拉薩的外國人，被政府發覺，處嚴罰的，也不知道多少。如旃陀羅達斯氏和日本河口氏入了拉薩；西藏人因爲幫助他們，竟有被褫奪官職的。他們的刑罰，如幽閉、流刑等，算是最爲輕微，最重的，有剝去眼球，切斷手足，投諸水中，炙於火上，等不忍說的酷刑。西藏封鎖，不但是中國政

府的政策，就是西藏人自身，也苦心計畫其鎖國方法；上述刑罰，就是他最好的例子；但是勇敢的探險家，不撓不屈的精神，此仆彼起，冒着自然和人爲的危險，往返調查，結果製成西藏的略圖，於是西藏情形便稍爲明白了。

第七節 英俄露爪牙

西藏內地的風俗和地勢，既被各國探險家極力探察明白，由是列強對於西藏，都有染指的野心。英國首先要求和西藏通商，希圖達到侵略的目的；俄國把『邦交親善』做招牌，一意企謀吞併；德、法兩國，雖和西藏沒有直接關係，也極力聯絡，冀得文化宣傳上的便利。當時西藏國王（現在的達賴法王）雖還在幼年時期，但已廢掉當時的執權，實行王政復古，因此向來和『執權』通氣的中國駐藏大臣的勢力，俄然掃地，清廷威望也因之衰落，乃給強隣可乘的機會，起初英國向中國政府開始交涉，結果締結西藏通商條約；但是西藏不肯履行。印藏境內的中國官吏，亦取違反的行動；英國更用其狡猾手段，希圖迎合西藏政府意旨，好幾次和達賴法王通信，而法王卻沒有一次答覆。英國便另向中國交涉，要求中國政府訓飭西藏履行條約，馴致用武力強迫，中國

政府終不輕易答應這種強橫的要求，設辭敷衍，在再經年；後來英國政府根據北京政府的指定，雙方各派全權委員，在西藏內地的康巴莊和駐藏大臣直接談判。

第八節 英使被逐

英國的全權大使揚哈斯朋，照中國政府約定的日期，到了康巴莊，而中國方面不但沒有駐藏大臣或代表到來，並且連他們何日到此的消息，也渺然無聞；因此地方長官和住民甚爲狼狽。英國全權大使無從交涉，也覺得莫明其妙，立即通電北京政府，詰問情由；中國政府婉辭表示歉意，允即電命駐藏大臣出發，英使便決定暫在康巴莊等候駐藏大臣到來；那知一天一天過去，中國特使並沒有到來的消息，經過了四個月，卻來了相近三千的西藏軍，向滿懷侵略野心的英代表，要求退出康巴莊，否則，捕殺不赦。英使帶來二百個衛兵，自無反抗的能力，只得掩旗逃回印度；由是英國決定和西藏宣戰，因戰略上便利，不由康巴莊山路，卻從春碑的溪峽侵入。英國這樣橫暴的行動，表面是藉口於清廷違背條約，和西藏政府遣兵驅逐兩件事，實際上卻是英國政府憤怒俄國暗中挑動清廷和藏人，與英國刁難，忍無可忍，纔取這最後手段的。

第九節 蒙古怪僧黑幕

代俄國在西藏拚命活動的，就是名叫魯契夫的蒙古僧；他是西伯利亞貝加爾湖附近的布利亞特人，當英國政府在印度極力聯絡西藏時候，他已早到拉薩，成功西藏和俄國親善的關係了。他在俄國受過文明教育，入拉薩學習西藏佛教，發揮其非凡才幹，被舉爲達賴法王的顧問，受俄國某方面意旨，極力指導法王，在法王政廳有任意操縱的權力。他說佛教徒所說的『西方極樂淨土』就是指的俄國，俄國皇帝是阿彌陀佛化身；西藏既爲阿彌陀佛分身的觀自在菩薩化土，法王又爲觀音的化身；那麼，俄國和西藏便應當結成不可脫離的唯一關係；所以俄國順應西藏的要求，負有指導和開發的先天義務。沒有世界眼光，而且沉溺於迷信中的西藏人，便被他的花言巧語誘惑了。因此他教唆西藏政府反抗英國行爲，就毫不費力而成功。

第十節 中國爲俄所迷

清廷方面也墜入俄國術中，對於英國侵略西藏的行動，警備甚爲嚴密；一方面卻輕信新疆、甘肅兩省，足爲西藏的屏蔽，俄國必無侵略的野心，縱然俄、藏之間，締結何種條約，亦斷不致有失

掉領土的危險，故不特放任俄國在藏活動，且利用俄藏關係，牽掣英國的侵略。俄國極力向中國政府和藏人鼓吹防禦英國的急務；一面供給戰爭上必要的軍器，由本國經過蒙古，運輸幾百頭的駱駝，以及小銃彈藥等到拉薩，因此中，英的交涉，始終沒有成功的時期，英國便決然採取武力解決的野蠻手段了。

第十一節 英軍進逼西藏

英國也知道對於貧弱的西藏宣告開戰，不免受各國攻擊；由是表面聲稱向西藏政府開始直接談判，派遣揚哈斯朋爲全權大使，前往拉薩，卻利用這名義，編成三千精兵和七千便衣隊，約有一師實力的遠征軍，堂堂向西藏前進。西元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歐洲巴爾幹問題，正瀕於危機，日俄在極東的傾軋，也漸次趨於險惡。由春碑溪峽侵入的英軍，竟得不受他國干涉，連戰連勝，在翌年八月攻陷拉薩都城，達賴法王和得魯契夫顧問，一同逃到蒙古，直至山西五台山，法王於出發前，委任西藏王（此係原文）以講和全權，授以印璽，英使到拉薩，便和他直接開始講和談判。結果締結通商條約，開放西藏內地的春碑，及江孜兩地，爲英國商務官和護衛兵的駐紮地點；並

且要求五百萬圓的賠償金，此後非經英國同意，西藏不得自由與其他外國締結條約。嗣後一九〇六年，又締結中英協約；一九〇七年，又締結了英俄協約，以後西藏問題，纔告了一結束。

第十二節 英國得最優權

可是西藏還沒到開放時期，依然固守其閉關主義。一九〇四年九月初旬，簽定英藏條約，第九款：

西藏非經英國同意，不得將領土出賣或租借於他國；以及作為擔保品。

無論何國，不得干與西藏之政治和政務；並且不得派遣官吏或非官吏於西藏，外人不得任職西藏政府，指導援助；西藏之公務，以及開闢道路；採掘礦山；築造鐵路敷設電信等。

中英協約和英俄協約的規定，也和上述的意旨相同，承認英國在西藏的最優權；同時保證今後中國對於西藏，只得維持宗主權。由是西藏實權，由清廷移轉到英國，俄國在藏的勢力，自然消滅了。藏人對於英國，其始雖抱着敵視態度，隨後因為英國懷柔政策的成功，他們漸次和英國親密起來，往往違抗清廷命令，因此中國忍無可忍，毅然下令革去達賴名位，舉兵討藏，法王和部

下官員，因事出倉卒，不暇籌慮，只得抱頭鼠竄，逃到印度，投入英人懷內，這是中國大大的失策。不僅戰爭結果，軍事失敗，並且中國勢力，全被驅出於西藏本部以外。到了一九一三年，達賴法王竟脫離中國附庸的關係，自稱獨立國家，真是中國最大的不幸了。同年，中藏在印度西謨拉開始講和談判，結果歸於不成，西藏便和英國締結密約，恃其後援，和中國反抗。目下正極力和進迫西藏東境的中國軍隊對抗呢。

第十三節 俄國拋棄西藏

對於西藏懷抱最大野心的俄國，在英軍侵藏時候，完全守着沉默態度，裝做風馬牛不相及的樣子；雖是莫明其妙，實際上這時候的俄國，沒有餘暇顧到西藏。就因極東方面和日本開戰，一連失敗幾次，最近巴爾幹問題，又不能漠視，因此陷於非常窮困的境地，自然不能援助西藏和英國對抗了。若是日俄不發生戰事，則英俄在藏的衝突，是萬萬不能避免的。俄國此後決然拋棄對於西藏的野心，移向蒙古以及波斯方面，益發取其積極的方針。總之今日的西藏，已為英國獨占，極力想代替中國的地位，雖然還沒有派遣國家代表到拉薩，卻已實際攬得距離拉薩一百四十

五哩的江孜根據地，設商務官，築兵營，西藏商權已在掌握。我最近接得的報告：西藏東境的喀木地方，中藏兩軍戰鬪益發劇烈，雖然不能預知其誰勝誰敗？中國要想恢復原有勢力，恐怕是不容易的事。今後中英、藏關係，以及英、俄關係等，果有如何變化，便非我人所敢妄加揣測了。

第十四節 對外感情一變

如上所述，西藏本來是極端固守閉關主義的，到了二十世紀，就漸次多事起來，和外人接觸的機會，也因以增加，前後兩次外患，法王被逐，漫遊蒙古和中國內地；最終到印度，薰染歐西文明，才通世界大勢，知道無論異教異種的外人，都是不可妄加排斥，因此對外感情大大革新，漸漸希望外人入藏，同宗教同人種的日本人，當然是受他歡迎的。現在西藏竭力要求日本與英國的開發和指導，英國藉此和西藏訂立各種的契約，已經竭力擴張英國的勢力，日本政府還在觀望，對於西藏要求，不肯答覆。西藏對於德、法各國，雖也有多少公私的關係，因為未通這兩國情勢，還沒到結合親交要求援助的時機。並且舊來各種條約，依然保存效力，外人不能自由出入，所謂『世界的祕密國』，自古至今，還沒有變更。

第三章 拉薩及其起源

第一節 拉薩眺望

拉薩景象，好像日本的西京。距今千三百餘年前，原是吐蕃的都城，現在爲西藏首府，達賴法王的宮城和中央政府，都在這裏；人口不過四萬，爲西藏最大都會。市街本部面積，將近一平方哩，合計附近一帶地域，約有二平方哩廣闊。市街南方，喜水橫流，比西京的鴨川稍大，發源東方山峽，清流滾滾，流向西方；拉薩市街，就在這河流北岸，占住紀休平原中央的勝地。四面層峯環繞，處處都像日本的平安古都。這裏平原的高度，約離海平線一萬二千呎，恰似在日本富士山絕頂的高原，建設四萬人口的街市一般。四面峯嶺，更高出這平原二千呎乃至四千餘呎，就是高出海面一萬六七千呎。山面都是矮草和灌木，不見蒼鬱的樹林；但是紀休平原，卻有楊柳的森林，隨地點綴。平原中央，聳着布達拉和查坡里兩個山丘。布達拉宮城放射『黃金』『紅玉』『白銀』的光彩，拉薩和查坡里丘（拉薩小富士）相並對峙，足增紀休平原的風趣。拉薩市街中央，石樓大廈，

連軒櫛比，和大聖殿的金屋頂，燦然成一巨觀。

市外有荒廢的遺壁，使人聯想到古羅馬的郊外。鉛碧色的喜水成一曲線，通過南方各山峽向西流去，到了十哩的下流，轉向西南，注入雅魯藏布江。我們若站在平原一隅，舉目四顧時候，這裏雖是由各山脈圍繞而成的地域，實際是喜水流域形成的帶狀平原，所謂紀休平原。東西距離約三十哩；南北由三四哩乃至六七哩，成爲不規則的長方形。西元一八六六年，印度探險家南斯因格，測定拉薩在地球上的地位，約在北緯二十九度三十九分；東經九十一度六分，約和日本九州南方的七島位置相當。

第二節 拉薩氣候

拉薩氣候，嚴寒酷烈；據我個人實地測定，每年以十一月至二月四個月中爲最冷，六月，八月，九月三個月爲最熱；七月爲雨季，覺得涼快，這一季的雨量，約達二十五吋，一年中全雨量，不過三十吋至四十吋而已。

降雪時候很少，冬天不外下得十幾次；我在拉薩三年，沒有見過一次積雪在六吋以上的。就

是積雪達到六吋，過了正午，便即消化，從沒有經過幾天，還殘留在地上和屋頂的。四月時候，每天早起，必見地上覆着好似落花的淡雪；到了七月雨季時候，平原上雖然有雨，而四山則戴着銀帽子一樣的薄雪；但是由山腹以至山麓，翠綠的草木，臨風掩映的景色，卻爲他國所不可及。冬季最低溫度，降至華氏的零度（攝氏零下十八度）。夏季最高溫度，昇到華氏八十三度（攝氏二十八度）；但是雖在華氏零度的寒天，過了正午，若把『寒暑表』掛在日光直射的壁上，可昇到九十度以上；還有華氏八十三度的暑天，夜間卻降至五十度；所以住居拉薩，冬天夜裏，覺着劇烈的寒冷；夏天午刻，稍感着暑熱罷了。總括說起來：拉薩氣候，卻是稍爲溫和的。拉薩房屋，都是向着南面，冬天雪少晴多，都得向陽取暖；所以不要特別的防寒裝置，唯一的不快，就是喜馬拉雅的高原特有的狂風，到了秋冬之交，和冬末時候，往往驅着砂塵，旋捲天空，由午後至黑夜，纔得停止。我還有詳細的每天氣候觀測表，現在不再述這微細事情了。

第三節 市街的體裁

建在狹小地域的拉薩房屋，卻是意外的宏壯偉觀。多數石建的二樓或三樓，平屋差不多沒

有看見。石建以外，也有單純用土或土石合用的；土建的房屋，就是用比較日本磚更大的磚塊，屋頂除特別建築物以外，一律平頂，周圍都築成柵壁。街道廣約二三丈，體裁也頗整飭，有意大利鄉村街市的風趣。但是小街或僻巷內，非常不潔，到處都是塵埃和人馬排洩物，臭氣騰騰，令人掩鼻而過。中國內地街道雖然也很不潔，卻沒有拉薩街道的利害，從前沒有車輛交通，若非步行，便用騾馬代步；最近纔有幾輛自轉車，或騾馬車運搬貨物，無論那一條街道，都是凹凸不平，雨天泥濘滿路，除卻乘馬，不得通行。

第四節 拉薩爲神地之義

現在把拉薩街市建設時代，和其由來的概要，說明一下：距今千餘年前，就是紀元第七世紀初期；現在拉薩市街所在，有一個倭塘湖，當時西藏國王名叫『蘇隆贊甘普』（棄宗弄讚）是一個英邁君主，已娶過三個西藏婦人；更向尼泊爾王女和中國唐太宗女文成公主求婚，一共有五個王妃，威力揚於國外。當時中國及尼泊爾國佛教盛行，西藏卻是崇拜魔神，信奉土著的邪教；這個藏王一面迎娶外國王女，同時佛教佛像也傳來吐蕃胡地（西藏）。由是建築殿堂，供奉這

等佛像。尼泊爾來的王妃請於國王，得建立佛殿的許可。當時選擇地址很爲不易，最後請求精通天文易學的文成公主占卜地點，纔決定在倭塘湖的位置，用多數山羊運土石，把這湖填做平地，模仿印度某寺院，建立伽藍，安置由尼泊爾迎來的佛像，因爲這新地是山羊搬運土石成功的，便命名爲『拉薩』；藏人稱山羊爲『拉』，土地爲『薩』，拉薩就是『山羊地』的意義。其後這『拉薩』二字又變化成拉哈薩 (Lhasa) 的音調，是因爲文成公主，由中國攜來有名的釋迦佛像，其初供奉在尼泊爾王妃建立的拉摩乞殿堂之內，後來因某事關係，移入山羊地伽藍，因爲山羊地是大聖佛的靈地，所以稱做拉哈薩 (Lhasa)，就是神地的意思；拉哈 (Lha) 解作『天』和『神』的意義，薩 (sa) 是地的意義，合起來，就是『神地』或『佛地』的意義。更就這地名的發音嚴格的講，拉薩人都呼爲邏哈薩，在發哈薩的強音以前，舌尖必須用意發『字』的一音，這纔是正音，但是人多漠然發音爲 Lhasa，誤同古名的 Rasa，現在竟已通用，不知道原名了。

第五節 佛教傳來的紀念

拉薩市街和佛殿建築的年代不相上下，不過很難斷定他正確時期。西元六四一年，唐朝文

成公主入藏，其後兩三年間，必定建設佛殿，可無疑義。並且殿堂周圍的人家，多半可以推測是那時候建築，大約距今一千二百七十年。固然棄宗弄讚在布達拉山上建築宮殿，當更早幾年，就是一千三百三十餘年前。這個教王享壽八十二歲。佛教傳來的時候，就是他在位的時候，不過究係那幾年，還沒有確實的考證。佛教傳來最爲確實的年代，就是紀元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到達西藏的時候。在這時以前，佛教雖有傳到西藏的事實，但是只把佛典攜來，既無人信奉，也未曾傳播各地。直到紀元六四一年後，佛教纔具體的傳到西藏；所以拉薩市街，可得推想必定是爲佛教傳來的紀念而建築的。其後市街和宮城，都經過許多變革，現在和古代雖不免有多少差異，而主要的殿堂，卻是仍舊保存；後世除將屋頂等，略加增築外，位置和方向，是一些沒有移動的。我們應當首先知道拉薩的起源，纔得研究佛教傳入西藏的歷史，從前的野蠻國，現在已經過渾沌時代，而和世界文明相接觸，我們對於西藏史精確的考據，已有可能性，將另開重要的新紀元了。

第四章 拉薩觀察記

第一節 奇異的拉薩市街

拉薩那樣小規模的都會，名勝的所在，和有價值的古蹟，雖是很少；但拉薩卻是特殊的土地，目見耳聞，都值得我們去觀察一下。我到了街上，看那不整齊石塊築成的高牆，和小窗的屋子，不規則的排列着，彷彿身處古城，使人有徬徨之感。來往行人，穿着寬袖短襟的衣服，長只及膝；腰間繫着帶子；頭上結辮，有的戴着帽子；有的連帽子也沒有。脚上穿的皮革或毛織物製成的長靴；結卸紐在腿上，把球形鼓形的玉石連絡起來，作爲首飾腕飾，活動的樣子，好似日本太古時代的歷史畫。更有賣弄蠻力穿着深紅法衣的和尚，有穿海老茶色和紅白青綠有各色大袖子胖襖的齷齪男女，有爭吃殘飯和人糞，見了乞丐就吠的野狗，至於一般行人，有騎着小馬或驢子行的，也有牽着驢馬走的。有背着貨包或空走的驢馬，有騎小馬或騾子的，也有不騎而牽着走的，有頭上捲着純白色巴格利帽子的，克什米爾的回教商人，有戴着黑小帽穿着西藏服的尼泊爾僧人，這樣種種的人和家畜，在狹窄的市街上雜亂往來，向着最繁華的循環街而去。

第二節 循環街的右轉

爲拉薩中心的循環街，就是環繞藏人唯一的神殿名叫確康精舍的街道。長約一哩，略成長方形。藏人走上這條街道，必定直向右轉，好像鐘表上面的時針一樣。這是根據佛教徒的走法；若向左轉，便爲倒行，乃很忌惡的。就是半路要折回也必得直向前進，達到目的地，絕沒有轉身向後的，所以叫做循環街。街中行人，偶然也有左轉的，那必是純白帽子的回回教徒，和黑帽的印度教徒。他們竟然允許這等異教徒的外人，住在聖都裏面，真是莫明其妙。大約這等人祖先原是佛教徒；當佛教傳入西藏時候，由印度克什米爾及尼泊爾入藏，後世改奉異教，在國內保存其自由出入，和居住的權利。至於克什米爾回回教徒，本是佛教仇敵；所以能夠和西藏人維持其親密，完全是千有餘年歷史上關係，才有這樣結果的。我在拉薩聽人說：『西藏標準語的拉薩語言，說得最爲純粹的；並非拉薩的西藏人，卻是異教徒的克什米爾人。』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第三節 循環街的書店

我在拉薩時候，日常環走循環街一周，看那人畜雜沓，向右慢慢的走去，連軒櫛比的商店，都設在層樓的最下層；面前多附設許多露天商店。其他空地，卻被外來的露天店商人占領了。商品

之中，有織物類，雜貨品，日用品，寶石，裝飾品，家具類，五穀野菜類，食物類等。肉鋪設在橫街；書坊多開張於中央大聖殿的門前附近；所謂書店，不過一個販子，擔來百部左右書籍，開着露天店罷了。其中多是佛書一類，模仿印度梵本的古典式，紙張甚短，用木版印刷的；普通一頁一頁的積疊着，沒有製成本子的；顧客只有出家的人，算是專門業務。至於販賣外國書籍的店鋪，沒有見過一家。

拉薩書店，是印刷兼發行人的。定購書籍，不合用時，可以再行印刷；沒有木版的人，可向所有者借用，每次給他印刷費。版木若在遠地時候，購買人應當給他旅費，紙張通常是購買人自備，只給他印刷費就可以的。西藏書籍的蒐羅，有這樣麻煩；所以已經絕版的書籍，再行雕刻木版，是一件極重要的事；倘是銷路不多，便絕不能再版，除掉抄寫原本，沒有其他方法。其次的露天店，專販賣家具財寶等，是富裕僧侶的遺產，和抵押財物的公賣處。這種露店，多半是穿法衣的僧侶，一面手捻數珠；一面卻幹那和商人一樣的職務。還有裝束齊整的僧侶，購買生肉，入靠着肉鋪的砧台，和店主婦講價，並取出腌臢的手帕，把肉包起，連帶血腥插入法衣裏面。他們自誇『佛教相應刹土』的都城，和『佛聖降臨』的靈地，竟有這樣的怪現象，真是夢想不到的！

第四節 確康大聖殿

於是我轉步向着佛地起源的確康大聖殿前進，排除胸中不快的念頭。這時保持佛地神聖的西藏法土之黃金時代，湧現於腦海之中。『確康』就是聖主殿的意義；所謂『聖主』就是稱『大聖釋迦』。無論西藏及中亞諸邦的佛教徒；以及一切歷史家，沒有不知道這聖主殿是有名的伽藍；說明拉薩的由來和佛教入藏的故事時，必定提及這佛殿名字的前頭已簡單述過，在七世紀中葉，西藏最初佛教王棄宗弄讚的王妃，就是尼泊爾王女，模仿印度的韋克羅摩西拉伽藍建築的，命名爲『靈照精舍』。正門和內殿，都是向着西方，就是望着王妃母國的尼泊爾意思；但是拉薩建築物，寺院，宮城，以及民家，盡向南面，唯這佛殿向着西方，這是值得注意的。這聖主殿名實大不相同，外觀並不壯麗，正門也不高大，一些沒有莊嚴的觀感。本殿的南、北、東三面，圍繞着普通民家，外廓的牆壁，和民家隣接，不過稍高一些。後來在佛殿的屋頂，增設中國式的頂蓋，覆着鑲金銅瓦，金光燦爛，纔使人生崇高的觀念。

第五節 聖主的寶髮和石柱

佛殿正面的庭中，鋪着石板，有很大的柳樹和一根石柱，有矮矮的石壁圍繞着，與循環街相連。他們說這棵柳樹，原是聖主殿釋迦佛的頭髮變化的，所以稱爲『聖主的寶髮』。在他北面還有一棵，高約丈餘的石柱，聽說是刻着古來的中藏條約，現在只剩石壁上有一部分，字跡也不鮮明了；有人說這是康熙年間（第十八世紀的初期）清廷平定西藏時候建設的。據我觀察，當屬古代遺物，大概不在建築聖主殿的時候，就在其後二世紀以內建立的；甚麼理由呢？因爲第九世紀中葉，有排斥佛教的暴君朗達爾瑪王，在誦讀這碑文時候，被臣下殺死，所以這石柱至遲當在九世紀以前建設的。石壁上碑文大約是西藏和清廷結對等親交時所記的中藏關係了。

第六節 疤痕的石碑

高壁的前面，柳枝垂下的所在，也有一座石碑，上部用磚石砌成中國式的頂蓋，下面雕刻龍紋成爲圓拱形。碑文是一面漢字，一面大概是西藏字，爲近世中國人所建立，刻着防止天然痘流行的方法。頑劣僧童，往往把石頭猛擊碑面，兩面都被他們擊破，凸起成爲茶碗形狀，初見和痘疤一樣，大部分文字，都已消滅了。因爲防止可怕的天然痘侵襲，不僅是拉薩的事，便是全藏和中亞

各地人民來這裏參佛時候，必定經過佛殿正門前，而這屹立門前的石碑，揭示這防疫須知，他們卻熟視無睹，天然痘極其猖獗的拉薩，有時竟死到幾千人，造成這疤痕碑面的兒童，雖係偶然，卻成爲惡疫流行的好紀念了。

第七節 正門前的禮拜

對着窮相的二層樓正門，有幾根并列的石柱，不論何時都有幾個僧侶或俗人，在前面舉行『茄宰爾』的禮拜；這種禮拜，比較我們謁見達賴法王時所行的儀式，還要鄭重。先嚴正的肅立，合掌捧到頭頂；次降口邊；三落胸際，掌分開，雙膝着地，全身直伸於前方，平伏地上，以額叩地；同時伸出兩手，向着頭部的前面，再行合掌祈禱，纔算完畢。這種拜法，就是五體投地的禮拜，所以名爲『五體投地，稽首作禮』，是對佛最敬禮的一種，他們信仰的人，每往返舉行這樣的禮拜，用念珠計算次數；由五百，七百，進到一千，據說，次數愈多，功德也愈大。他們每天有行過二千次的；假定每日除飲食和休息時間外，可得禮拜十小時，那麼，每二十秒鐘，便當舉行這禮拜一次。我在自宅試行過這樣禮拜，覺得每日二千次，實在很難，最初只繼續得二小時，便覺得疲勞，一次平均三十秒

鐘；若再繼續下去，非要一分鐘，不能辦到。所以初試的人，一日能行到五百次以上，就算是良好成績了。我在這門前看他們禮拜，前面鋪着很厚的絨氈，防止手足負傷，兩手套着橢圓形的木板，在門板形的禮拜台上舉行；若是自己一切沒有準備，便在門前石板光滑的所在舉行。行禮時一心不亂，沾染油膩的衣服，把石板磨得像鏡子一般，真正奇妙而且滑稽的事。

第八節 固始汗的肖像和龍殿

由聖主殿正門進入中庭，也用石頭鋪的。周圍迴廊，列着木柱，正面門口，設着供奉「千燈」的祭壇，左邊廊下，有階段式的土台，上有玉座，是從前達賴法王蒞臨法會時安設的。廊下有古代的壁畫，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蒙古固始汗的肖像；他在十七世紀中葉（一千六百四十二年）侵入西藏，平定全國，其威力不但披靡蒙藏；並及於尼泊尔和印度兩國；尤以鎮定西藏內亂竭力振興佛教，功績顯著，因此西藏人尊稱他做「持教法王」。由這廊下通過「千燈」祭壇的左邊，進入內部暗黑的廊下，就是圍繞大殿的迴廊，香客每於參拜本殿終了時候，繞走這迴廊一周，然後出去。更由這迴廊正面，通過本殿，便入了尤為黑暗的廊下，其右邊有一座小小的祠堂，名曰「魯康」。

即便是『龍殿』，是因為昔日填塞倭塘湖，而建立聖殿，妨害湖神的龍宮，特設此殿安慰龍王的。龍殿旁邊，有長方形大磐石，相傳是塞湖眼，防水湧出的。藏人如果怠慢了龍王，牠便憤怒起來，由這石頭塞住的孔湧水，拉薩市街便忽然被洪水淹沒，仍恢復舊日的湖形了。龍殿對面的左邊，名叫『嘉碎埽他普』，有文成公主御廚房的遺跡。

第九節 聖主殿內部

更入大殿中央，有一座內室，是沒有屋蓋的三層樓，可以仰見青天。周圍列着數十根雕刻的木柱，劃分迴殿和內室的界限。迴殿是沿着迴廊的正面，對著內室，環繞其四周而建設的，內室雖無屋蓋，迴殿和迴廊卻是有蓋的。（樓上的迴殿等，也和樓下一樣劃分的。）參拜本殿的人，先從迴廊右轉，一一巡拜；其中有許多祠堂用厚壁劃開，把各種佛像，安置在各室門口，燈火不斷的照着微黑的堂內，燈油用牛油，沒有植物油，惡臭衝人。

各祠堂尊像中，藏人最信朗沖佛，說他能够不可思議的『現聖』，看他和十一面觀音像一樣，此外還有大聖釋迦像，阿彌陀佛像，彌勒佛像，黃教始祖宗喀巴像，教王棄宗弄讚像，以

及無數神像。

第十節 大聖釋迦本尊

本尊就是大聖釋迦的尊像；聖主殿和拉薩的命名，就是由這本尊起源的。這個佛像是由唐文成公主迎來西藏，其初奉祀於拉薩北部拉摩奇聖殿；文成公主死後，便移祀於『靈照精舍』，纔改名爲聖主殿的。這靈照精舍，是尼泊爾來的王妃建築的，前頭已經說過了。現在無論西藏人或外國人，往往誤解這聖主殿奉祀釋迦尊像，便以爲是文成公主建築的。按西藏史的記載：這個釋迦佛像是模擬釋尊十二歲的肖像，佛顏甚爲不振；並且這佛像由印度運到中國，然後纔來西藏，究竟是不是本來形狀，不免有多少疑問。但看尊像頭上覆的天蓋和玉冠，以及佛體佛座，都用純金或塗金，佛身用各種寶石裝飾，或者傳說竟是的。

佛前也供着牛油燈，不斷的放光，大小十幾盞佛燈，都是純金製成，形狀和日本盛佛飯的器具相同。最大一個價格，約在五千圓以上。本殿內佛燈，合計六十幾盞，只此一項，已耗不少金錢了。各重要祠殿門口，張着堅固的鐵網，預防守僧不在時候，不致有盜賊偷竊。他們參拜佛殿，和日本

不同；參拜的人，可自由接近尊像膝下，自己的頭部，可附着於佛足和佛膝，各祠殿內器具，就在參拜人的近旁，所以非置守僧，或張鐵網，不免有盜竊的危險。

第十一節 佛魔並祀

在二層樓上的迴殿，奉祀奇怪可怖的叫做噴丁馬格索吉厄摩的女神；顏色純黑，作憤怒相，穿死人皮做的衣服，跨騾子背上，向一個人頭骨裏挖食腦漿，四圍列着她用的舊槍、劍、斧、弓、矢、甲冑等，好像骨董店一樣。他們相信這個邪神，是管着人生最忌惡的病、死、戰的神，如果敬謹供奉，可以免除災厄的。

還有一個別殿，也祀着一位女神像，卻是顯露她溫和女性的美神，頭、頸、胸、手，飾着真珠、珊瑚和寶石，穿着美麗的錦緞衣，名叫拔哈姆女神，藏人尊奉她做愛的神和美的神。此外還有一個多手的怪神，和一個女神擁抱而立，這神殿真是奉祀善、惡、邪、正龍天魔梵的多神殿。最上的三樓，有達賴法王參拜本殿時所用的住室；又稱做議事堂或加什耶的會議場，也屬於三樓的一室，環繞本殿的迴廊，列着無數名叫瑪尼的寶輪筒，參拜的人由這迴廊向右旋繞的時候，可以一邊走着

一邊回轉這寶輪筒。廊下古舊的牆壁，看出整理神佛聖者的畫像，和佛土天界曼荼羅的壁畫，環繞這牆壁一周，纔算是拜觀大聖主殿的終了。

第十二節 喇木契聖主殿

由中央大聖主殿正門，再出循環街，向西北方走去，有一座名叫嘉本康的祠堂，藏人說是昔日屠殺中國十萬軍隊的紀念；這種傳說，絕對不足憑信的。由此更向北方走到市街盡頭，有喇木契聖主殿，就是文成公主奉祀大聖釋迦尊像而建立的伽藍，正門和本殿，都向着東方的中華國，和向西的大聖殿，恰好一對，是拉薩建築物中最高為特別的。現在喇木契伽藍中所祀的本尊，就是尼泊爾來的王妃，由自國迎來的，名叫彌丘多爾吉的釋迦尊像。這兩王妃在世的當日，各立祠殿，奉祀其自國攜來的佛像，兩妃歿後，中國軍隊征伐西藏，攻入拉薩時候，國臣等把這兩個尊像彼此移換；直到現在還是這樣。喇木契迦藍，也是奉釋伽為本尊；所以也稱為聖主殿，不過要稱喇木契的聖主殿。若單稱聖主殿，卻是指拉薩的中央大聖主殿的。所謂『喇木契』是『大牝山羊』的意思，可以知道和拉薩地名也是相關聯的。這聖主殿旁邊，有座稱做贊巴哈康的祀殿奉祀無

量壽佛，參拜這佛像的人，多半是祈求長壽的。

第十三節 末端 衙門 奇橋

由喇木契的聖主殿向北走到色臘寺院，由此稍向東北，便入山峽，越過坪坡峨拉的山嶺，就是經過青海蒙古往來中國及中亞諸國的要道，由這聖主殿北方，通到東西的街道，便是『拉薩界線』的環道，包含市街宮城等地域的一周。拉薩市街東邊，有個噶瑪霞降神所，豫言每年西藏的氣運；和占卜一切休咎。街市東部一帶，就是拉薩的末端，是些不規則的道路狹隘不潔爲下流人民居住的地域，中央和西部，卻和這裏相反；大寺院和貴族名家的高樓巨廈，連軒櫺比，其他雖也有不佳的建築，但是中央大聖主殿的南方，有尼泊爾國的領事館，和穆罕默德教徒代表的事務所，都是可以稱許的。中國駐藏大臣的衙門，偏向西南方面，中國式的建築，仍保留昔日榮華遺跡；更通過中央大聖主殿的南方，往循環街，不向北方迴轉，一直向西走去，經過前此中藏戰爭所破壞的中國式的城門，左望衙門一部分之廢墟，渡過名叫裕托散巴的奇異橋樑；橋廣約一丈二尺，長到七八丈，是一條沒有闌干的石橋，兩旁用石頭築成牆壁，上面加蓋中國式的青瓦，同玉一

樣的放出青光；因此命名爲玉（音裕）頂橋。（裕托散巴，散巴卽橋，亦譯三壩。）

第十四節 宮城下的陋巷

由玉頂橋向西走去，右邊有已經破壞的家屋，是慘淡戰爭的遺跡，走盡這兩邊柳園障隔的土壁中間的道路，便發現達賴法王住居的布達拉宮城，擡頭一看，可見到法王日常御殿的窗檻，上面掛着黃色的窗帘；宮城下面大道的旁邊，立着一根長二十尺左右的石柱，是刻載清廷對於藏關係的敕命，在這石柱對過，有兩座小亭，每亭都有一座石碑，一是刻載康熙時（千七百二十一年）的詔敕；一是刻載乾隆時（千七百九十四年）的詔敕。宮城下面前方，有附屬宮城的房屋，三面圍繞着望樓的厚壁，以爲城垣前面的防禦。望樓下面，各設城門，和外郭，沿街有土石混造的陋屋，連軒櫺比，成爲細長形的市街，淺溝裏頭，滿貯着糞尿，牆壁大半崩壞，很不雅觀。在神聖宮殿近旁，靠近往來頻繁的孔道，在理應當稍爲清潔纔是呀！

第五章 布達拉宮城拜觀記

第一節 觀音菩薩的宮殿

達賴喇嘛的宮城聳立於瑪魯坡里（紅山）岩頂，周圍——包含宮城地域的全部——約有一哩，稱做布達拉宮殿。據西藏古史傳說：西方極樂國的阿彌陀佛，有一天命他慈悲的分體觀世音菩薩，降於南瞻部洲（即印度），宣布聖法於佛教未傳的西藏。觀世音奉勅降臨印度，先選宮殿的地址，選定突出印度南端的科莫林岬俯瞰港灣的大岩石上之布達拉。觀世音菩薩打算在這無佛的世界，所謂『有雪邦土』就是今日的西藏傳教，於是向此『北方的雪邦』立即大展神通，從猿猴及羅刹女中創造人類，便得了宏通佛法的機緣，由此因緣到了後世有一個西藏王，選定紀休平原的紅山之巖，創設宮城。假使當時拉薩的喜水逼近紅山脚下而流，那末，真和印度的科莫林岬相彷彿了。這宮殿到了後世便定為觀音菩薩化身的歷代達賴喇嘛居住，因此便借用科莫林岬的布達拉之名，去稱這個宮殿；連這個紅山，也改稱做布達拉山了。

第二節 繫舟普陀（即布達拉）

在西藏的古文書，偶有『第二繫舟普陀宮殿』的記載，這『第二繫舟』的用語，也是因為

科莫林港而生的。因為當時航行印度南海的船舶，都把這科莫林灣做繫舟的場所；因此這山上的宮殿，也名爲「繫舟普陀」不過以列於「第二」的地位罷了。拉薩的「普陀」從前是不是繫過小舟的場所？但是喜水河流，至今還不過距山城前方約二丈餘遠，和查坡里山麓相連，支流的地位，僅和山城相隔六尺，這條支流似乎就是昔日幹流的遺跡；所以山城脚下，還存着碧綠的潭水，可以推定當年是喜水的繫船場所了。此外還有稱第一繫舟普陀的，便是中國浙江舟山羣島中的普陀落伽山。

第三節 莊嚴無比的紅王宮

最初在布達拉山上建設王城的西藏王，就是有名的蘇隆贊甘普王，是西藏第三十三代的國君。西藏歷史家對於這王城建設年代，雖各有異說，大體都說是建設於紀元五百八十一年光景，不過當時絕沒有現在的宏麗莊嚴。十七世紀末葉，當第五世達賴喇嘛時代，有執權的偉僧名叫桑結根錯握政治實權，多所建樹，增築宮城，就是他最大功績；現在膾炙人口的普丹瑪布（紅王宮）爲王城的中央宮殿，從城壘特起高牆，放射紫紅的光彩，燦爛的金頂，高矗天際，和白大理

石一樣的城郭，互相掩映，壯麗異常，使跋涉萬里的中亞和蒙藏各地佛教徒，不由得生欣慕景仰的觀念。這都要歸到這個執權畢生經營的功勞。他把法王第五世的死耗，遲到十六年後纔發表出來，就在這期內，發揮其非常手腕，鼓舞庶民。到了十八世紀，纔完全建築成世界無比的王宮，達到平生願望了。這個宮殿，除去城堡而外，更有佛殿、靈廟、寶庫、僧舍、官舍等，真是別開生面的建築物。

第四節 王城內部

進入宮城有幾條通路，法王玉輿入城的道，爲西面的阪路，又因便於半山騎馬的人，從北面設着上阪；若由正面上去，有東、西南的三個大門，其中以南大門爲正門，由街道向北直進數百步，便能達到。大門的構造，是用堅固的石塊，築成樓臺，向着裏面走去，約三丈遠近，有一種洞門，門內中央，設着厚只五尺左右的牆壁，通路分爲兩歧，各灣曲成爲凹字形，平時並不設門，所以無人把守，東西兩門的構造，稍爲簡單，也沒有門扉和看守人。城內內部，有辦理宮內部和政廳事務的俗官官舍；並有佛像佛具鑄造所、印刷所、倉庫、木工場、廐、牢獄等，在宮城的區域內，不准俗官帶女眷

同住，女性由日出至日午，許自由出入，逾這限定時間，除卻特別事情外，是一切不准出入；到了夜間，就絕對禁止一切女性往來了。

第五節 占卜吉凶的飛降式

宮城上面有不刻碑文的石柱，每年正月二日，把大繩繫在這石柱上，舉行神的飛降式；飛降的人，要由二百尺高的城櫓上，一直溜到石柱下面，如果平安落地，則其國內一年間，得安穩的吉兆；若發生事故，就斷定爲凶兆，飛降的人，雖是人類，卻稱爲『神』。舉行這飛降式的時候，先對城櫓行泰平祈禱式，飛降神由櫓的上面，撒潑神酒，把麪粉製造的神像，投落地上，向平和的神祈禱安全，胸前結着馬鞍，穿着很厚的衣服，兩手套着皮套，跨在大繩上面，堅固握着，和墜落一般的溜下。成千成萬的觀衆，大家都咽着唾沫捏着手汗等候氣運的解決，若是飛降神安全落下地上，便一齊歡聲雷動，萬一這飛降神的手足或胸部受了重傷，以及到地眩暈不省人事，便大家意興頹唐了。從前舉行飛降式時候，是把繩子繫着宮城的絕頂，直到城外石柱的下面，往往飛降神墜落慘死，或因摩擦中途發火，致胸、腹、手、足各部受傷；所以現在減少高度，縮短距離了。

第六節 熔銅築造的城牆

從城內石柱旁邊，有大石鋪成的道路，曲折成爲電光形，直達本城的門口。曲道外面的對過，有一丈厚的牆壁，遮住外敵的視線，上部的牆壁，高不過四尺，能够自由展望城外的景物。曲道中間的石級，分爲左右兩邊，取右邊的道路，就達到本城的門前，在堅固城門的所在，有幾個看守僧，檢查人們出入，非常注意入藏人的服裝，對於普通來往的人，絕對沒有阻難，行動怪異的人，才質問入城目的，在規定時間以內，不問男女，都得自由參觀，沒有攜帶通行券的必要。進入城門以內，登上曲折的石階，右邊城牆，有個窟窿，形狀像個楔子，外部很小僅能容鎗口的移動。由這窟窿去推測城牆的厚度，差不多就有六尺。山脚下的城牆，基礎堅固，至少也有一丈二尺或一丈八尺的厚度，外壁以及重要的內壁，都是用石材築成，牆壁空隙地方，用塞門德土填塞，並且外壁是兩重的，其中的空隙，把銅熔解流入，對於地震有強大的抵抗力。

第七節 參觀紅王宮

登上複道的石塔，出了廣庭；這廣庭面積，約有二丈四尺，用塞門德鋪成，左右是走廊，正面有

木梯的六七層高樓，每當歲暮在這廣庭開舞樂會，是佛教儀式的一種；法王百官和一切人民，都在一處觀覽，這時候法王親自選擇舞技的脚本，爲算是一件重要事情。登上這高樓必要經過黯淡的複道和樓梯，樓梯是四通八達，極其複雜，雖有人走過幾十次，還是時時迷誤的。所謂紅王宮，在宮殿外面，有靈廟、佛殿、拜殿等，玉殿分爲新舊兩所，舊殿有方圍六丈的大廳，天井稍低，紅色的木柱，和屋梁都畫着草花雕刻着神獸，外面還加上鑲嵌細工，彩色極爲燦爛，黃色的牆壁上有神佛聖者曼荼羅和草花禽獸等畫像，玉座設在天蓋的下面，是像綢緞一類厚有一尺以上的高蒲團，上面更置一個蒲團；以外背後也有一個很厚的蒲團，以爲凭倚之用。玉座右邊，置着木几，正面沒有甚麼東西；背後的壁上，掛着佛畫，形成莊嚴的背景。

第八節 華麗的靈廟

舊殿東邊，就是新殿，內部的莊嚴，新舊略略相同。都是舉行拜謁式和皈依式時用的；並非法王的常御殿。玉殿後面，有奉祀歷代法王的靈廟，可通入樓上本廟的正廳，靈廟有許多塔形僧墓，最大的就是法王第五世的陵寢，高三丈五尺，從王殿後方的一室通上二樓，其下部設有塔形祭

壇，用鑲金銅板遮住一面，鑲嵌許多大寶石和玻璃裝飾品，非常華麗，供品有真珠環珊瑚珠，以及土耳其寶石等。計由塔頂至臺下，充滿着黃金寶玉，只覺得光耀眩目。

第九節 盡善盡美的迴廊

拜佛的人，通常必經過迴廊，廊下朱紅柱相並而列，雕梁施華麗的色彩橫架於綠色的天花板上，靈廟的扉，施以鐵的雕刻，也塗着濃濃的金，各種木材也都塗彩色，厚壁的表面是淺黃地，下部有赤、黃、青三原色，橫畫着平行線，中間黃地部分，圖畫草花模樣，上部和樑柱連接的所在，用深紅和濃綠色畫成中襞摺形。中間部分的畫，也是盡善盡美，不過稍覺濃厚一些。地上好似敷着褐色的大理石，其實是埋着黑、白、褐色的小石；然後用石灰蓋在上面，一共二百餘年間，天天被絨氈拂拭，以及幾千萬參拜人柔輦的靴子所摩擦，便成爲鏡子一樣的光滑，和柱、扉、壁、天花板的光輝，互相掩映了。

第十節 無雙的觀音像

這美麗廊下的旁邊，有個法王的拜殿，面積可容五百個僧徒，由法王親爲教師，舉行祈禱式

的所在。堂內的裝飾，華麗稍過，神聖的感覺力雖嫌薄弱；但在結構上，和靈廟、迴廊、玉殿等，都不愧爲法王的宮殿。拜殿上層有一座小祠堂，塑着純金製的觀音像，相傳像的內部藏有從前教王蘇隆贊普由印度迎來觀音的靈像，西藏爲觀音垂教的聖土，歷代國王，多是觀音現化，西藏人這樣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仰信這靈像爲最神聖，和信仰拉薩中央大聖主殿釋迦尊像的程度，不相上下，參拜這個宮殿的人們，斷沒有不對觀音佛像禮拜的。

第十一節 摩天閣的眺望

此外還有一處重要的建築，就是直立宮殿旁邊，五百尺的高樓，牠露出殿頂上面可以眺望拉薩和喜水的風景，便是樓頂用黃金作蓋，由下仰視，好像靈廟上面罩着一頂黃金冠，浮漾在碧空中間。金蓋上面的廣庭，除有其他制限外，允許特別參拜者的自由昇降，這樓正對着布達拉山，和西南查坡里山的藥師佛寺亦相呼應。由上俯視城下往來的人，覺得比蟻還小；加上四圍的層峰疊嶂，喜水的清漣，拉薩市中的喇木契兩大聖主殿的金蓋和翠綠的樹林，白聖的山寺，真是雄大壯觀，令人景仰王城的威儀！登遊這摩天閣上的達賴活佛——阿彌陀的分身，觀音的現化，大

救世尊者——看五百尺腳下的幾多衆生，真有身處天國淨土的感想呢！

第十二節 法王常御殿與政務處

紅王宮的東邊，有稍爲矮小的王殿，就是現在法王的常御殿，由城外仰觀宮城，無論何時，此殿都張着黃色的簾幙。這殿下面有座正殿，爲我常常謁見法王的所在，殿內的華麗，自不必說，地板上覆着絨氈，那玉座卻格外低下，足以表見法王的謙遜。本殿之前，有很廣闊的屋蓋，上面是空所，其中一部作爲僧官每天午後四時或五時的參集所，簡單報告各種政務和教務，法王皆一一賜茶。（法王在離宮時候，就在離宮附屬集會場開會。）此外宮殿一部分，就是從前『執權』執行政務的政殿，現在爲三大臣的政務廳。三大臣之次，又有四大臣，他們的政務廳，卻設在拉薩中央的大聖主殿，每星期金曜日，三大臣和四大臣會集於此，把一星期內政務經過大要，報告法王。西藏的風習，以土曜日爲休息日，規定由日曜日起至金曜日止，爲執行政務日期，所以把金曜日爲最後的週日了。

第六章 拉薩附近名勝

第一節 宮城下的遊園

由此經過薄暗的複道廊下，出宮城背面（北面），從峻阪稍降，有一所圓形的堡壘，現在作爲馬廐，騎馬進宮時候，就在這裏下馬的。直下山阪，隔斷東西山麓的通道上，有一所宗角康的遊園，四圍爲土石牆壁，中植楊柳胡桃等果樹，中央有池，池中有島，島上有石建四層樓的小龍王殿，合祀龍神和其他二三水神，平常用船隻渡過此島，樓上有茶果設備，每年四月十五日，官民一同巡拜宮城內的聖殿時候，纔得來遊此園，官吏在龍王殿吃茶果，一般人民在園內共作歌舞的娛樂，池上駕着皮船，向龍殿右邊迴轉，舉行祭禮。園的正門旁邊，有象館，豢養活象，給龍神使用的象，是布丹國王獻給達賴法王的。

第二節 拉薩關門

由龍園繞紅山西麓，走出通過拉薩市街，東向便到都門；這門和紅山、查坡里山相連接，設在岩壁中間，好像屏風一般。上面建築靈塔，在聖地的入口，放着異彩。由印度方面來的人，雖得從西南十幾哩的路上，望到紅山和查坡里山；但是要看拉薩市街，非通過這座城門，絕對不能見到的。

這門喚做巴魯郭加林（間門關），爲聖都要塞，除此以外，沒有圍繞都城牆壁。至於古昔城門的遺址，現在無從覓得；據中國吐蕃史上記載：有拉薩市街繞以城壁之說，現在雖不無可看做吐蕃舊城的遺跡；但沒有確實的證明，只宮城下面休屋區內彷彿有之罷了。

第三節 查坡里山頂

橫過都門外的街道，攀登查坡里的山頂，有教醫院，奉祀藥師如來。幾十個僧侶，在裏面修讀醫學，畢業後充爲僧醫；西藏醫生，十有八九爲僧侶兼業；仍保守印度古來的醫術，使用藥草及其他怪異的藥劑。藥師殿高時空中，幾乎凌駕布達拉宮城的金頂，站在這屋頂上面，四望景色，好像在宮城絕頂展望，爲拉薩一大壯觀。尤其是從斜側面鳥瞰嚴麗無雙的布達拉宮城景色，更非筆舌所能及；查坡里南麓和喜水支流連接，岩壁表面，雕刻神佛諸像和呪文等，施以彩色，東麓的急斜面，也臨喜水支流，崖的中段鑿成二三小廟。查坡里山的東面，隔着喜水的支流，有柳樹圍繞的草園。橫於宮城前方，有名的珠特隣加宮園，爲古來開催教儀勝會的所在。

第四節 夏宮

查坡里山西方里許，有達賴法王的夏宮，叫做諾魯布隣加（寶苑）；這寶苑沿着喜水支流，四面圍繞高壁，樹木繁茂，立在外面，不能見到離宮的建築物；在東邊正門前左右都有哨舍，站着兩個哨兵，穿着日本兵一樣的軍服，手持鎗械，監視行人出入，有公務的人，出入許其自由，和布達拉宮殿一樣，不要特別通行券的。苑內更繞着一重石壁，中央是離宮的本殿，由正門至本殿前面南向的宮門，約計數百步長的甬道，用石頭鋪成；兩邊爲侍從官員和離宮官員的宿舍；左邊和本殿內壁相連接的所在，有一廣庭，三面繞着花壇，夏秋時候，法王和近臣，在這裏張起大帳幕，連日演劇取樂。

第五節 法王的愛宮

到了離宮本殿的正門，有僧官和哨兵站守，（只限於法王駐輦時候，）不許擅自闖進；由門口進去，便是大廳堂，在離宮謁見法王和歸依式，都是在這廳堂舉行。法王御殿，設在樓上的別殿，屋頂外邊，列着無數盆景，旁設御茶殿，法王曾在這裏，爲非正式的引見。殿西有方形池塘，中建祠殿，架着石橋往來，殿頂的金色和池水相掩映，令人想起印度亞姆利乍的黃金寺。內苑的西南隅，

爲馬廐，飼養法王的愛馬。我既經參觀離宮一過，便退出禁苑的外壁，到了西方廣野，有個新築的兵營，約有一中隊近衛兵，受過日本式訓練；最初是日本力行會員矢島泰次郎氏爲教官的。法王現在對這離宮中生活，感有無上趣味，夏天自不消說，就是冬天，也常常由布達拉宮城，微行到這裏來，除卻不得已教務之外，沒有回去本城的；就是國會議事，也常常設在離宮裏面，最近更騰出一部分設立『臨時議事堂』了。

第六節 拉薩的循環路

離宮向北，橫着羌塘草原，其端和拉薩街道連接，延向東西方面，由此望到宮城的西廓，渡過色臘河，循着拉薩的界環路向右前進，有許多僧俗男女，右手旋轉瑪尼的寶輪筒，指拈念珠，口念『唵、嘛、呢、叭、彌、吽』六字呪語，並且互行『查孜兒』（五體投地，稽首作禮）的儀式，每一次完畢，必把自己身體，塗抹砂塵，以表示他們的苦行和篤信。所謂林柯爾就是包含拉薩市街，布達拉宮城，和查坡里山一周的地域，爲不規則橢圓形的循環路。林柯爾是界環的意義，所謂『界』是指拉薩聖地的限界。中央大聖主殿的瑪尼環廊，謂之『勤柯爾』（內環）把大聖主殿做中心

走拉薩市一周，叫做「珀爾柯爾」（間環）；那最外的就是圍繞聖地全部的，便稱爲林柯爾（界環）了。界環的延長線，約有六哩；界環以內，風景可愛的所在甚多，散步最爲適宜，現在沿着這界環路，通過紅山宮的西北，左邊有一座宏壯房屋，乃是哈魯公爵的居宅，其先代曾爲達賴法王；占西藏貴族中最高地位。再經過宮城背後，和龍園的北側，向東前進，遠望左方萬山重疊，約隔二哩多路的北山山麓，有色臘大寺院，彷彿白堊築成的市街。

第七節 王女羅曼蘇

到了喇木契大聖殿的北面，循着園林的牆壁走去，有一條清潔的細。流傳說：昔日唐太宗女文成公主，曾在此居住兩年。文成公主和教王蘇隆贊普訂婚以後，跋涉萬里關山，冒許多危險，纔安抵拉薩，將進布達拉的紅宮，因爲喜歡唐都的故事，忽遭敵魔的呪咀，受拒絕入城的恥辱。她想再越天險，邁返故國，既難息父王之怒，萬恨填胸，要飲鴆自盡，又被侍女監視，只得在這清泉旁邊結庵度日，如此兩年（？）有一天，公主命侍女從行李裏取出祕藏的小琴，自彈傷心之曲，以慰幽懷，絃聲欲斷欲續，聞者莫不悽切，事被教王聞知，立遣特使迎公主入宮，立爲皇后，名曰羅曼蘇。

第八節 界環路的周圍

由文成公主禪庵遺址向東，當拉薩都城東北隅，渡過岷魯石橋，循界環路而南，便入市街的中央；可是環路的左側，是在拉薩界外，沒有編入市內；差不多是草原，中國人，多住在這裏，因為以屠宰爲業，不能居住於界環以內的；所以在此附近，成爲特種部落，沿着界環路通過這部落時候，見到犛角和繞以牆壁的屠宰場，裏面屠宰犛牛，令人發生不快。

由市街南轉，循着界環路的西方走去，喜水一帶沿岸，遊園相接，茶亭散設其間；現在法王於家族的住宅，建立宏大的御殿，屹立於界環路和園林地點的中間。法王父母，已經去世，現在只有幾個近親屬了。住宅西邊有一兵營，駐着一大隊新兵，受過蒙古式（俄國式）的訓練。由此更經過近於喜水支流北岸的草原，和灌木地域，隔着林園，又到布達拉宮城的前面，攀上查坡里山的西南面，下看喜水支流的深潭，拜觀巖壁上面的聖像，轉向東北方面，經過查坡里山西麓，到了帕摩里小丘，丘上有中國式寺院，奉祀觀音菩薩化身的凱沙爾神像，旁有昆特林寺，和市街西邊的廷蓋林寺，志摩林寺；以及喜水對岸的赤覺林寺，爲西藏著名的四大特別寺院。從達賴法王逝世

以後，直到次代法王卽位以前，有所謂「蓋爾頗」（王）的統治之西藏，通常由這四大特別寺僧正中，選擇一個，由這帕摩里小丘更向前進，便繞走界環路兩周了。

第九節 色臘大寺院

距拉薩北面二哩餘，有個色臘大寺，由此街西行五哩，有勒蚌大寺，又東行三十餘哩，有甘丹大寺。這三個寺院，和後藏的札什倫布寺，稱爲西藏的四大寺院。色臘寺，爲宗喀巴高弟子沙加愛塞於紀元一千四百十九年建立的。那時有一種薔薇名叫色瓦的，正在境內盛開，故又稱爲色瓦臘，「臘」就是境內的意思，後來略去瓦字，專稱色臘了。這色臘寺的僧衆，從前說有五千五百衆，其實現在已超過六千衆，寺院外觀，像一條小市街，這是西藏大寺共通的特色，中央正堂，名爲大會院，以這院作中心，縱橫列許多小巷，內有多數的僧院，一切都是用堅石建築，規模極其宏壯。

第十節 寺制概要

現在把色臘大寺的組織，簡單敘述一下：其中約分爲教學、教儀、教務、雜務四部，都歸大僧正統轄。教學部分爲研鑽與薰修顯密兩派：有三個大學院收容一切學僧，學年分十三期，普通二十

五年左右，纔得畢業，課程修完時，授喀塞學位，爲大導師，可以向衆生說法，濟度；學德最高的人，得授岡丁第巴的榮職；更進則有爲『西藏王』（布基蓋爾頗）的資格了。教儀部，司顯密二教儀式上事務；因爲本宗對於儀式甚爲注重，必要採用種種儀式，全力實習；所以特設教儀部，舉行莊嚴的儀式；並養成司儀僧的人才。教務部，司行政、司法、財政等。雜務部司一切庶務，指揮歸寺轄領的地方人民，以及處理寺院財產，關於生產方面的事務；並且有權向各部挑選兵丁，組織僧兵團。此外爲維持寺院可向民間和政府募集資金，然這不過一部分，其大部分全靠廣大的附屬『寺領』所收入。

第十一節 入教與出教

上述四部的職員，都由僧侶中選任，雜務部的職員，從事俗務，爲穿着法衣的農人或商人，有時還參加戰鬥。院中又有一種名『肯贊』的，是西藏內地各教區組織的『講會』，凡是要作僧侶的人，只要經過各自教區內的肯贊把入教的手續做完，便得許可，不過一入僧籍，必要終生過那僧侶生活，不容易許其還俗的。原來西藏人看還俗是一種大恥辱，固然沒有自行脫卻僧籍的

人；並且生怕陷於『出教』的罪罰，如竊盜、詐欺、喧鬧、飲酒等，雖應受寺法的制裁，但不至受出教的極罰。僧侶最大罪惡，爲殺人和姦淫；殺人罪若有正當防禦理由時，尚可免僧籍的剝奪；至於犯姦淫罪，則絕對受出教處分。西藏僧尼的還俗，可以斷定多半是爲淫慾驅使的。

第十二節 日本僧入教

色臘寺院近和日本人有多少關係；十五六年前日本河口慧海，曾在這裏住過一年半日子，熱心研究佛學，有名醫的聲譽。現在寺裏老僧，還是沒口的稱頌他。現在我的同僚多田等觀在這寺裏研究佛學；將來日本僧侶入藏時，大概得進這色臘寺和勒蚌、甘丹二寺的。達賴法王於一千九百十四年，發布『許可日本僧入教』的新法令，大概留學於日本的僧正也是這寺的僧籍。

第十三節 勒蚌大寺

勒蚌大寺，距拉薩西方約五哩路程，歷來稱有七千七百（實數八千以上）僧徒，爲西藏最大的寺院，創寺的是宗喀巴的高弟，名喚塔西坪丁，是以博覽著名的，建立於紀元一千四百十六年，其構造及組織等，和色臘大寺略同，規模較大，爲一千九百〇三年英藏戰爭的導火線。達賴法

王祕密顧問的得魯契夫也在這寺院修學，得有學士頭銜，從前日本佛教徒寺本婉雅，聽說經過青海蒙古，到了拉薩，曾在這寺院作暫時時間的逗留，便向後印度去了。

第十四節 甘丹大寺

甘丹寺的規模，較小於色臘和勒蚌兩大寺，但占有拉薩東方距離兩日程的峨克巴里山上勝地，下視俗塵擾攘，真有身在天界的感想。寺的命名，是由於開祖因兜率天有叫『有喜樂』的藏語稱爲甘丹，便用他作寺名。這個開祖就是西藏新教黃帽派祖師名喚宗喀巴的。他慨舊教的腐敗和墮落，奮然振起宗風，在這山上建立宏麗的寺院，集三千幾百衆佛弟子，親自說法指導。（紀元一千四百〇九年），後來色臘寺、勒蚌寺以及後藏的札什倫布寺，次第告成，都是他的弟子建立的。這派的光明便和旭日一樣，照耀全藏；其他各宗派都關門了。不幸我這次無緣來登這在世的兜率天（甘丹寺）『訪彌勒代表』（宗喀巴）的聖蹟，沐教化之遺風，思之惘惘。此外沒有見過的聖蹟，就是距拉薩東南二日程耶魯藏布江沿岸的古都桑廬的遺蹟，和距拉薩北方約三日程的拉丹的聖地。

第七章 西藏之行政

第一節 法王專政

西藏在太古時代，許多酋長，橫行各地，驅使遊牧民，互相鬪爭；到了天祖卽位，纔爲統治西藏的國君，就是第一代的尼耶提讚普王。降至第三十三代棄宗弄讚王時候，西藏漸漸脫離幼稚傳說時代；到七世紀中葉，佛教傳來，在東洋史上，纔有西藏的名辭。及至九世紀末葉，王統連綿，共四十三代，西藏完全統一的。第四十四代以後，王統分裂，成爲羣雄割據的時代，戰亂接踵而起；到十三世紀中葉，受隣近強國的侵逼，如蒙古軍隊屢次侵入西藏。直到十五世紀纔有達賴喇嘛出世，其初相傳四世，只稱法王，並沒有君主的權力，到達賴五世時代（第十七世紀中葉），蒙古軍又來侵襲，平定全藏，這時蒙將固始汗把主權給達賴五世，法王於是才握着政權。十八世紀初期，西藏被中國征服，便爲清廷領土，達賴政權，有名無實了。駐藏大臣和法王應的執權，共秉國政，前後一百多年。法王第十三世，就是現在的達賴法王卽位第十八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纔奪

回政權；到後來竟離叛中國，改求英國保護了；因前後國勢的變遷，政體也隨着更改。總括說起來：西藏是上戴轉生繼位的教皇，人民爲聖教不惜性命的佛教國，可稱爲專制的教皇君主國。

第二節 法王之轉生與繼位

所謂『轉生繼位』就是前代法王輪迴降生爲次代法王繼承王位的意思，是把佛家化身輪迴說做根據的。西藏人以爲西藏的建國，是根據佛的預言；因爲使佛法弘通，纔創造西藏的人種，佛令觀音菩薩的化身，君臨此國，對衆生說法；是永劫不磨的佛教國，誓死擁護佛法，世界上除掉印度沒有及得西藏佛國的，故自稱國爲『有法刹土』或是『佛法相應刹土』。他們以爲自佛教傳來後奉佛的國君，都是佛聖的化身，尤其信歷代的達賴法王，都爲觀音化現；只許生存於西藏常沐其教化的恩惠。因此尊稱達賴法王，爲『聖觀自在』；并且信法王死後只要經過四十九日，又化爲赤子而降生了。

起初數代的達賴法王臨終時候，即預言自身降生何地及方向，所以搜覓繼位的法王，頗爲容易；但是到了後代法王臨死沒有預言，因而無處搜尋，不得已改用降神託示，去搜索後繼人物，

降神託示的所在，叫做『垂仲殿』。現在最著名的，就是勒蚌寺旁的奈沖，其次爲桑厄、伽頓、拉摩等三寺。這等寺院，都是奉祀名喚『垂仲』的『護法神』。法王降生在何處，要仰賴神示，等到神使宣告的決定。神意不必說是唯一無二的，而傳達神意的『聖使』，卻分住四處，因此所謂『神示』者，往往發現四個不同的候補法王降生各處。只得都奉爲神聖的法王子，加以周到的注意和慎重的養育；等到四五歲候時，依其舉動，去下真假的鑑定，萬一難於識別的時候，便一同喚到拉薩，依抽籤決定了。

第三節 所謂西藏王

從來法王的抽籤，是在公會堂舉行，自西藏的『蓋爾頗』以下，僧俗兩方的高官和中國駐藏大臣，都得列席，把法王候補者名片，裝入金瓶裏頭，閉着眼睛用『靈箸』鏹出一個，開讀姓名，便決定這人爲次代的法王；這法王子的分別心沒有發達以前，在所屬的大寺，受特別教育，經過『灌頂得度式』以後，纔迎入宮殿卽法王位。歷代法王都明睿，到底是這特種教育的效果；因爲這樣麻煩的王統繼承法，所以法王逝世後，數個月間王位空虛；更因決定後繼者，以致幾年間不

能執行國政；所以必要選定臨時主權者，去替代法王，都是由四大寺的高僧，和有岡丁第巴榮職的大僧正中，選擇適當人物，由國會推薦，居『西藏王』的要職，受達賴法王的印璽，在指定期間內，委任國政全權。並且這種『王』，不但行於法王繼承的時候，就是法王外遊不能親政，也必要選定的。如前年達賴法王旅行蒙古以及中國內地時，也選定『王』留守拉薩，即國君之位，和侵藏的英國全權公使，締結媾和條約，代法王簽印，就是最好的一例。

第四節 關於繼承之陰謀

總括說起來：這根據轉生繼位的法王，完全是由國民的迷信上產生出來，沒有什麼的血統關係。他們迷信法王的繼承是靠着純正的神話和佛的告命，其觀念上包含多少的神祕，這原是未開化的民族必然的行爲。但是歷來對於降生繼承的內容，并非純爲迷信，卻也有利用黃金萬能主義，去買收降神的聖使，使其左右神意，一面再賄賂各國務大臣和中國的駐藏大臣，使其到了抽籤時候模糊過去。這樣手段非常祕密，無論轉生神示的形式怎樣神聖，抽籤公會的防備怎樣森嚴，結果都能用巧妙方法，使行賄最多的，爲中籤勝利者；所以誰可卽位爲法王，不難推測得

出。幸而法王自身終生不知道這樣醜惡的事情，一般國民也夢想不到會有這陰謀；所以君臣名分，一些不亂，社會秩序，仍然保持。然而根據這樣迷信和陰謀所成立的國體，到底不能長久；一旦國民的智能啓發起來，薰沐歐亞的新文化以後，必致誘起革命思想，終於免不了政局的變動。

第八章 西藏政府的組織

第一節 中央集權的形式

西藏設中央政府於拉薩，地方政府有州、縣、廳，大致是採用中央集權的形式，一面還有封建制度的遺風。自古代以至中世，各地的諸侯私有領土；到十七世紀末葉，纔組織中央政府，設大臣以下文武諸官，廢諸侯爲貴族，仍各自私有原領土，僅在拉薩集合一次受任官職，直屬於中央政府。地方的政務分爲兩種，除大臣的要職以外，各定任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相交代；並且地方州縣的管轄區域，和各人的私有領土不一致。所以古來的封建制度，差不多因此破壞，不過各人的私有領土還得繼續，仍殘留封建的遺風。他們爲官吏，受政府的俸給，爲數甚微，由於繼續私領以

爲代價的緣故。

第二節 封建制度的遺風

所以西藏雖號爲中央集權，而於私有領土內的主權，僅限於某種程度以內，此外還在舊諸侯——新貴族——的掌握，雖地方長官亦不得干涉私有領土的內政；至於國用上，也不容易賦課私有領土內人民的租稅，或派遣公務，必要時候，應當申請於中央政府，指令貴族照辦，然後纔得進行。從古以來西藏沒有建過鉅大資金的事業，政府的用途，只靠國內的公領地和固有財產的收入，已敷應用，自沒有向一般人民徵課各種租稅的必要；如有必要時候，臨時可命各領主分別擔任的。但是兵役一項，當按照領土的大小和良否，然後指定徵兵的人數，完全是義務性質，官廳的供給，只限一部分；一旦動員的時候，兵員當自備糧食、武器、彈藥以至被服等。

第三節 三宰相四大臣

中央政府稱做『第巴甸』新制，設三宰相，四大臣，統率中央及地方文武官員，承達賴法王的意旨，施行政治。中古以來，西藏雖有幼稚的國法，大抵多視法王意志和各大臣的增減爲轉移，

這不用說是未開化國家必然的政治現象了。三宰相和四大臣，其中必有僧官一人，各種幹部和地方官，也一樣是僧俗兩方合組，執行同一任務。僧俗兩官，本定額爲百七十五名（？），實際上常有增減；最近幾年間，政府人員僧俗合計約有三百名。（僧官是離脫家庭關係的；有的間接受私有領土，若是沒有受這利益的；政府對他便給相當的年俸。）所謂三宰相和四大臣，並非職務上有特種的部署，一切政務，要經四大臣合議，再經三宰相共同承認。論其權能，三宰相固居上位；而服務上卻未必有主從的關係，往往發生兩個獨立幹部的現象，兩部可各自直接請法王的裁可。

第四節 大臣院與勅審院

三宰相的設置，爲西藏近代新制度，就是現在達賴法王所創設的。從前西藏政府置執權一人，位在四大臣之上，恣行專制，現在廢除執權，置三宰相，與四大臣協同辦事，政治上的弊害，比較輕減了。至於中國的駐藏大臣位置，也在四大臣之上，權衡和昔日的執權相等，爲法王以下最有權力的一人；最近既無駐藏大臣，執權的害毒，也刈除淨盡，新制度已告成功，完全是達賴法王的獨裁政治了。藏語稱三宰相爲『隆臣』，就是大臣的意義；稱四大臣爲『狹佩』，就是『足蓮』。

的意義，解釋起來，就是奉事佛聖的蓮花臺足下（即法王）的意思。稱三相的政廳，爲「隆臣康」（即大臣院）；名四大臣的辦公所，爲「喀沙」，即（勅審院），前此本只能處理審查裁判，到了現在，可得執行各種政務，和「大臣院」協同處理內務、外交、財政、軍務、司法、農商務、教育、宗教等政務了。

第五節 各部長官

四大臣之下，有司理財政的長官，稱爲「澤琿」；其中又有管理官吏薪俸支出的主任，稱爲「玻琿」；司理審查裁判的，稱爲「塞琿」；稱各項主管官爲「米琿」；軍務部長爲「勤打」；農商部長爲「嘛那姆托丹巴」，是受財政部長所指揮的；至如教育和宗教的司理人，卻是直屬於三相或四大臣的。此外還有名喚「南瑪康」的一部，等於清室內務府，以法王的侍從長官和侍醫爲部長，權能和三相略相同；並且占着僧侶中最高位置。三相是和這個僧官協同握持教育和宗教的大權；還有法王有屬的書記官長，稱爲「東伊格臣摩」，是輔助內務府長處理宗教和教育事務的。宮內的總管，名爲「得東乃魯臣摩」，任收發和應接事務；現在新設郵政事務，直屬於

四大臣，稱內閣的祕書長，爲「加東臣摩」，是教育部長兼任的。總括說起來，西藏政制，是依向來慣例和事務性質，任命必要的職員，沒有統一和秩序，不容易用組織的去批判的。

第六節 知事與總督

西藏本部的地方行政，分爲五十三縣，在東西邊境，特設四州，重要的縣，設「莊琿」（縣知事），不關重要的，設「莊宗喇」爲「莊琿」的次官，附屬於主縣，四州，各設總督，任統轄邊境的責任；西北邊境有托伽爾琿和魯托古伽爾琿兩州；東方邊境有曼瑪姆泰奇和尼耶隆奇喀兩州；但是東邊接近中國的一帶，已經併入四川省；現在爲中藏交戰的地域，這兩州的總督，已中止派遣。所謂縣知事，是由僧俗各一名的官吏成立的，處理縣內租稅、訴訟、審判、農商等事務，（藏語稱縣爲「莊」，英語往往誤發音爲 *Thou*，所謂「莊」是縣城和要塞的意義，前此封建時代，諸侯各築城塞以爲根據，現在應用這城塞爲縣公署。）各州總督的任務，和縣知事略相一致，其任地，必是遠隔於中央政府的重要地域，多是派遣高級官吏，在或程度以內，有掌管兵政的權能；至於任期，也較爲長久。

第七節 札什喇嘛領地

西藏本部南方數縣，不受拉薩政府直接指揮，是後藏札什倫布札什喇嘛直轄的地域；札什喇嘛和達賴同爲佛教法王，但在西藏的統治上，沒有握着何等特別的權勢；前此清廷曾想壓抑達賴勢力，給予札什喇嘛更偉大的權力，到底沒有好多功效；英國也曾利用這札什喇嘛，希望對於西藏有所掠奪，終亦歸於失敗；現在英人完全和達賴喇嘛相勾結，札什喇嘛竟成爲政治上不相干的人物，只得維持達賴政府所給予的幾縣私有領土，對於政府的意旨不敢違背，傾注全力，謀佛務的發達；世人往往把這兩個法王爭奪權力作爲言談，但是還不能指出他們軋轢的事實。

第九章 西藏之宗教

第一節 古代之梵教

西藏古代宗教，名爲『本』（卽梵）佛教未入西藏以前，這樣的舊教，有偉大的勢力，無論君臣人民，都是歸依的。其傳播範圍，也占着很廣大的區域。所謂梵教，爲崇拜一切呪物魔神的妖

教，同中亞細亞東北部和西伯利亞盛行的「薩瞞教」一樣，靠着妖術，去排除各種的罪孽，常祈梵神，求冥護，希望死後，和祖先同昇天堂，過神仙的生活；所以雖是妖教，却可以視為祖先崇拜的一派。太古時代，西藏有無數湖水，人類不能住居，後來水減，漸成新陸，中亞諸國人民，首先移居南下，梵教大抵是那時的移住民族，由中亞傳來的。我們要考究梵教的由來，除非研究西藏民族的始源以後，纔能推測得確；現在的梵教，已被佛教同化，對於宇宙一切的現象觀察，和哲學的考察，完全以佛教為標準，不外引用同類名詞，對於梵教加以特別的解說，使教風變成高尚；但是這種邪法淫祠影響於佛教上的，也不在少。

第二節 神繩

西藏最初擁立國君，大約在紀元前五世紀（？），當時已有梵教存在；當時的傳說，曾明白記載其宗風，因時代變遷的區別；當這時代，無論那一代國王，都是非常信仰梵教的。以為死後昇到神仙境界，和祖先共同奉祀天祖「梵神」，有時再託神力，降臨人間，濟渡衆生苦惱；他們以為從世間上昇天堂，中間有天繩為之線索，藏人稱這天繩，做「姆他喀」，就是神繩的意思，除非通悟

魔法的心眼可以看見外，普通人的肉眼不能見這天繩的存在，今日喇嘛教徒的屋頂，張掛『七五三繩』也喚爲『姆他喀』完全是梵教的遺風；這『姆他喀』通常是用五色小旗，上面印刷呪文，在一定的距離排列無數，柱子是用帶枝的楊樹，更用五色細長布條，剪開來像花一樣連結在枝幹上裝飾於屋頂的四周，說是奉祀天神，驅除惡魔，祈禱家屋和里居中清淨與安全的。旅客若到了印度大吉嶺等處，便可見得喜馬拉雅地方的西藏寺院，或藏民部落等，路上和屋頂，張掛着無數旗幟，就是『七五三繩』的。這等旗幟，雖多半是佛教徒豎立，卻根據於梵教宗儀，和西藏內地的『姆他喀』及小旗，有同一的旨趣；小旗上面所印刷的文句，多採用祕密佛教的梵文呪語（陀羅尼）用西藏經文的，卻較爲少數。

第三節 國王之降臨與梵教

西藏第一代君主耶提贊普王，歷史家都說他是雅利安人釋迦種族的系統，由印度方面侵入西藏的。當時西藏土着的中亞民族，極端信仰梵教；一旦見這個王突然發現於耶倫（高國）的天雪嶺，以爲必是天祖由上界的神繩降臨山巔，大衆歡迎，立爲統治全藏的國君，這梵教一直

到了三十三代國王，共千餘年間，勢力都是極盛，不但在西藏全國有這樣勢力；並且傳播於南方印度及喜馬拉雅各地。

第四節 佛教傳來

梵教衰微以後，西藏的國教便是佛教了。第二十八代君主托里寧贊王，在位六十年的當兒，佛教纔由印度傳到這野蠻國來，大概在紀元前三世紀光景？但是這時代的印度某『佛學者』攜着聖典，佛具等，來到西藏，作開教的嘗試，到底失敗，沒有一個信仰者，只得空走一遭，拋棄經典等回到印度去了。降至第三十三世棄宗弄贊王時代（紀元五百六十九年——六百五十年）向印度尼泊爾中國各地，請求佛法，纔開藏人信佛的端倪；其後經過多少盛衰變遷，由第十一世紀至以後數世紀的中間，宗教改革的運動，起伏不輟；到了十五世紀，改革纔告成功，開古來未曾有的隆盛，今日表面雖保持當日的盛況，內容卻是極其衰微。卻說梵教在過去千三百年間，佛教弘通時代，雖然被驅出西藏本部以外，大為衰退，而佛教受其影響的地方，卻是極多；今日梵教不過在邊遠之地，苟延殘喘，然而勢力還是不可蔑視的。他們在西藏本部，雖沒有具體的勢力；但是

幾多的梵教士，還在行其妖術，參預佛教徒的祕密教儀和典範，並非完全沒有相當地位的。

第五節 奇怪的祕密教

前後一共千三百餘年間，佛教的發達，因教風和時代的變遷，大抵可分爲新舊兩派（又稱黃紅二派）：通常稱宗教改革以前的佛教爲古派，改革以後爲新派。第七世紀傳來的佛教，約經過百年以後，纔得具體的發達；到了第八世紀末葉，教運隆盛的基礎，纔告完成。這時代忽有瑜伽派高僧，名喚庇瑪桑巴瓦，由印度西北邊境入藏，別開奇異一派的佛宗，竟得第三十九代提宗隸贊王的歸依；他所唱說的密教瑜伽宗，有一二點偶然和西藏土着的梵教教義相類似；所以在短時間內，能够得一般人尊信，好似旭日上昇，霎時光照各地；他發揮妖術的神變，不可思議的宗教，爲欲成立無我、無念的觀法，使用手段，大膽容許易陷於耽溺的快樂教以專心集注『愛慾境』以達到『絕對止觀』的法域，而得澈悟真理，享神通力的至道，今日梵教徒，看這高僧和天祖梵神一樣的敬信，奉爲本宗祖師；祭祀其祭像，可想見佛宗和梵宗有怎樣密接的關係。

第六節 祕密教的流弊

這樣奇怪的佛宗，本是把瑜伽的觀法爲基礎；披瑪桑巴、瓦高僧利用當時西藏人心的傾向，和人情的弱點，極力宣傳他的宗法；他自行創造一種單純的密教道理，和多量的誘惑性質，爲後世西藏佛教之墜落，並且流毒於社會的原因；他所謂停止於無念、無我的狀態，就是放恣於酒食肉慾的快樂主義，卻變其本來的精神，採用『止觀』的美名，教人享受本能的快樂，失了修道的實際；身爲僧侶，無不耽於不義的酒色，所謂大聖佛陀淨法，腐敗達於極點；於是据有西藏西北邊境的一個佛教王，痛佛道的凌夷，毅然立志研究佛法本旨，派遣多數學生，留學印度，使學顯密兩教的真義，迎接中天竺維克拉馬希拉寺院的僧正亞特伊舍入藏，開宗教改革的端緒。

第七節 佛教大革命

高僧亞特伊舍，由西北邊境，向西藏本部極力宣傳其真正佛教的趣旨，教導西藏諸高僧，同心戮力，謀佛教的刷新；弟子們，也能繼承他的志趣，漸漸舉起改革的實效。直至第十四世紀末葉，十五世紀初頭，終發生一個偉大的新教，佛教面目，全然一新，不但是排除昔日醜風而已。這個大改革者名宗喀巴，從北藏青海的邊境出來，宣傳改革先驅者亞特伊舍的宗旨，垂法化於全藏。他

高唱要得真正佛果，須圓滿修持菩薩六度之淨行，極論誤解的瑜伽觀法和世俗不淨之穢行，並非到達聖境的方便，於是努力宣揚佛法的神聖與威嚴，深妙與大利，警醒一世。嗣後五百餘年間，法統連綿，高僧大師相繼而起，幾萬學僧，充滿宏壯的寺院，達賴和札什兩大喇嘛，爲東西法王，爲西藏及中亞喇嘛教徒信仰的中心；這樣的偉大事業，都是前此的改革，爲其基礎。舊佛教各宗派，一時衰微，而新教開祖的宗喀巴，卻沒有排斥餘宗，不過指摘他們不合佛意的要點，努力加以矯正罷了。舊教派也因以大加反省，毅然實行改革，所以漸漸地也能够維持體面，雖沒有新教那樣勢力；但是前後產出高僧，散布全藏，對於教化上，也有多少的裨益。

第八節 今日的西藏佛教

照所編可信之歷史，凡根本開發西藏之文化及成爲國家的，皆不外乎佛教。其關係之密接，究非日本之於佛教所可比，然就我們看來，現今的西藏佛教，全無活動能力，已成死的宗教了。對於國家社會事業，毫無積極的貢獻和努力；他的傳教的本務，也很微薄，與歐美日本不可同日而論。西藏僧侶，只注重先輩說法於後輩爲事，教化衆生，是有名無實的；對於幾千萬信徒，惟給以靈

驗而且類似灌頂的冥加力（查旺）專說皈依三寶，精進祈禱的必要，就算能事已畢，俗諦的要門也不開，『利他』的佛意，也不努力宣揚，因而僧俗都陷入迷信自利之中，若說到佛事，就不過加持祈禱而已。

由西藏國體成立的淵源說起來：今日惰眠的佛教，在昔時實具有偉大的威權，造成佛教的西藏，相信佛的大法，是有邦土，有教皇，有臣民；國家和社會都以擁護這宗教爲最上的目的；雖有怎樣的犧牲，亦所不辭；因此國家社會的事業，只有企圖宗教利益的必要，而宗教絕對沒有奉公於國家社會的義務。換言之，就是西藏人的根本理想，宗教爲主，國家社會爲僕；依著這主僕的關係，是以宗教臨御國家，自古以來，命令的啓發西藏之文化。今日這宗教，對於國家社會，沒有何等活動；彼此的關係，好像退隱貴族的態度一般。

第九節 爲聖教

古時西藏只有『爲聖教』的常套語，沒有一次聽着爲『國』爲『君』的成語，——最近的新語，僅僅發露在少數識者談話中，但是由外國人注入的新思想；——所以西藏人頭腦中『爲

「聖教」不顧身命犧牲的精神，發達至無遺憾，而國家的觀念，很有缺陷，這明明是佛教支配國民精神的結果。佛教傳來以前的西藏，是有國家主義的，唐朝歷史，亦可證明之。此後極端以宗教爲本位，經過千餘年以至今日，漸漸地受外國壓迫，再歸於古昔的國家主義；他的動機，仍舊由擁護宗教的精神而出的；宗教和西藏有這樣的密接關係。倘要窺探吐蕃的人文，必定認明這特殊的關係，從考察上，佛教思想不可度外視之。

第十節 喇嘛是甚麼

喇嘛教這一句話，有多少說明的必要，甚麼緣故西藏的佛教叫做喇嘛教呢？先解釋喇嘛這字義，「喇嘛」本義，在西藏語直譯做「上人」；有時候又譯做「上母」或「主上」，是大家對於聖者高僧使用的尊稱。這高僧知識，爲三界師表，立於衆生之上，指導教化，位置本高的，但世人對普通僧侶也用做敬語；因此不論聖凡，一律稱喇嘛了。外國人因信奉佛教的喇嘛僧和其他佛宗，有多少異趣；所以特地叫他做「喇嘛教」。有人懷疑「喇嘛教」是一種特別宗教，舞弄妖術的祕密教，自然西藏密教的舊派，有一部分是帶點妖術宗旨的，但是現在西藏國教的佛宗，併用

大乘的顯密二教，乃純正佛教的一派，決不是特殊奇怪的宗教；而喇嘛僧也決不是妖術師。照文字的本義，是指佛教的高僧；依着廣義，就是普通的平僧，也可以適用，這是要知道的。

第十章 西藏之教育

第一節 佛教爲教育根本

國民的普通教育，極爲幼稚，恰如日本戰國時代；他的學業專做僧侶的兼務，因爲普通肄業者，只有若干小小的僧塾存在；至於特殊的教育，於各寺院設一個教學院，有組織整齊的教育，他的成績，可以看得相當的；所以學僧中，除佛學之外，史籍、醫術、天文，乃至印度古代的科學文藝，精通博學的常有；可是一般教育，因爲制度缺陷，不能圓滿普及，動呈不齊一的現狀。

一切西藏的教育，所有他的主義，都本佛教，信賴佛法僧三寶，做學問的根本；因而教育的精神，也以佛教爲準據。第七世紀之初，教皇棄宗弄贊發布稱爲憲法的勅語，其中引用佛家的十善法，且定十六條的訓言，涵養國民智德；和他大略同時的，日本聖德太子事蹟，頗相似；國王因爲要

臣民歸依佛教，定爲國法；他的國法，漸漸地做教育的淵源，養成信佛神、富慈悲、同情心厚的溫順國民。外國人以爲西藏人是殘忍酷薄的野蠻人種，那恐怕是西藏未傳來佛教時代的蠻民？現今的非佛教徒，因而發生誤會罷？達賴法王留印度兩年餘，覺悟一國的文化，多賴教育發達；歸藏後，模倣文明國制度，計畫設施新教育；由國際關係上，公然招聘外國講師有所困難，因爲中藏戰爭多事，未至實施的運會。

第二節 學府二中心

現在學府有二大中心，在前藏的拉薩，後藏的日喀則。日喀則的札什倫布；拉薩的色臘、勒蚌、甘丹等的四大寺，做最高的教學府。普通教育機關，無論這兩都會，雖然都有幾個官公私立的學塾，到底沒有教學院的盛大；普通國民教育機關，在拉薩的，有澤拉普他、孜康二種官立學校，札什倫布大略相同。這澤拉普他，爲養成西藏僧官（澤東）（東科爾）的所在，收容五十名左右的學生；那孜康爲養成俗官的學校，有四十名左右的學生，都是貴族子弟來肄業的；但是僧官養成所澤拉普他，時常的例外許平民入學，不過平民沒有做官資格，無入此等兩學校之必要。

第三節 學業科目

普通學科，有習字、背誦、作文、算術四種；最重要的是習字；次為背誦。在孜康學校，算術是重要科目；那澤拉普他學校，卻以作文為重要；但是在佛教學院，把暗誦強記做主要；習字的話，把行書和草書十分用力習熟，這政府的公文書，或普通書信和其他記錄等，大概都是限於行、草兩書體；楷書多用於印刷，惟能讀已足，學校不教習楷字；所以學者不能寫楷書的很多。

算術科簡單的計算，祇應用念佛用的珠數，稍有複雜的話，就列有小貝、木片、大豆、基石等，附有彼此的單位，做計算器的代用。然更進至高等算法，以有一種算盤。舖上薄薄砂粉，用鑱形的鐵筆，去做筆算。學校修業年限凡三年；要進修高等科學的，可通學於特種的私塾。

第四節 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學校，沒有貴族、平民、男女的分別；平等收容學生。一個學校的學生，大概收容四、五十名左右為定員；學校沒有設置特別的校舍，把普通家屋的大廳，或寺院的一部，充為教室，沒有黑板、几、桌、椅子等設備，學生一概盤膝在蒲團上面。

學科也有習字、背誦、作文、算術四種；其實只說習字一科，亦無不可。他的學科，祇有解說書卷；學生每星期除土曜日和祭日外，每日由午前七時至午後四時左右出校，在着正午，約僅一時間放課之外，其餘時間繼續用功；這午前用功以一時間，做背誦工夫；其餘專究習字，決定學生的畢業，殆由習字成績如何而定。練字方法，好像日本人手持信紙認寫書翰的姿勢，几上僅置筆和墨汁壺，此外書桌所用的東西，都沒有的。

第五節 學校的體罰

學校教育，偏於智育，不顧德育；那德育，是在家庭所行的宗教道德為標準，不論何等的學校，必有體罰；宗教學院教師的蠻橫，殊為猛烈；這子弟荒廢教師所指定的書不能背誦時候，就以棍棒或石塊等，隨手毆打，以致重傷的不算希奇；但是由這責罰所刺戟的學僧，就拚命用功，得以在中國中廣研佛敎諸宗奧義。今日西藏教育，無待言是『非文明的』且因教育不普及，不學文盲很多。

現在順便說人民一般的刑罰：原來西藏現行的刑法，大都取法於中國，很多同佛教國不適

合的蠻刑，最輕的刑罰，就是罰金和笞刑；可是笞撻之數，最少是一百，增加至三百、五百、七百等等；又有於笞之外，加手枷、足枷的刑罰，罪稍重的人，就要戴頸枷，出晒於繁盛街上；並於頸枷旁邊，揭示罪狀；比這刑罰更重的，就是抉眼、割耳、鼻、手、足；這等罪人處刑以前，出示於人衆地方，使站在木棚內受晒。以上受重刑的罪人，最後都要下獄，拘禁一定的期間；又有流刑適用於名門的犯罪者。至於死刑有投水的、活埋的；普通都把罪人盛入革囊，沈於河中；有時束縛手足，投入水中，死後示其首於路旁。

第十一章 西藏之產業

第一節 未開化的農業

西藏以農爲國本，面積約六十八萬方哩，三分之二是不毛的高原，不過在本部的山原地方，有多少適合農耕的地域。西藏地勢，因爲交通不便，和國民久抱鎖國主義的緣故，所以產業還是原始的狀態。先說農業：全國中適合耕作的面積，約有一半，但是未開墾的耕地很多，任從放棄。面

積的比較，人口稀薄，最稠密的爲西藏本部，也不過一平方哩七人的比例。因此，住民和家畜需要的農產，照現在情形，足資供給；所以農業改良的事，不去計畫和努力了。政府也沒有根本的獎勵方針，然而西藏本部氣候，除冬季外，諸種農作都很適當的。春秋二季，寒暑表雖屢降至冰點以下，大概地溫不十分寒冷，因爲空氣乾燥無霜。夏季雨量，雖是十分充足；可是牠的分布和度數，不能適當，所以往往非旱即潦，使人民飢饉了。

農具也是未開化時代的遺物；耕地的區劃和凹凸，沒有整理，悉仍其舊，雜草常占耕田的三分，但因土地肥沃，一年中除冬季約四個月間栽培期外，僅施幾次人糞做肥料，便能得所需的產額，毫無困難。麥是主要穀物，平均他的生產率，是五十分的比例；例如一斗種子，約略能够收穫五斗餘，在着最肥沃的土地，沒有不收七斗餘的。本部地方重要的農產物，多大麥、小麥；其次爲大豆、菜種、蘿蔔、蕪菁以及各種野菜；東部地方，除以上外，出產玉蜀黍、蕎麥和少量的米，這米不是國民的常食品，若是國產不足，就由印度、布丹輸入的。

第二節 有希望的羊毛

牧畜雖不盛大，可是全國到處都有若干牧地；現在牧產可算得豐富，充國民需要以外，還輸出於外國。羊毛，是目下西藏唯一的財源；印度的克什米爾商人，從前和西藏人交易，把舶來品輸入西藏，轉換羊毛，得獲巨利。後來西藏政府把輸出羊毛，做政府的專賣，只有指定的商人，纔許輸出於印度方面，從西藏本部經由春碑溪道開直通商路，廢除物品交易，改用現金買賣；但是數年前西藏政府和指定商人發生軋轢；結果，政府不再專賣，聽自由貿易；這事業頓發達起來，羊毛產額，也陡然增加；羊毛是西藏不可缺的衣服原料，為各種毛織物、絨氈類所出，而羊肉更是國民日常的必要食料。

此外主要牧產，就是犛牛和山羊；可是犛牛沒有山羊的重要，牠的肉，供常食品；牠的皮和羊皮一樣，做各種皮什件和皮包等類；牠的尾巴，做裝飾品和細工品，為輸出印度貿易品之一，在高原和寒地是運輸機關可寶貴的動物。飼養方法很簡單，無須特別設備，放牧野外，最為適宜；但是這動物的大敵，就是積雪，倘使牧草被雪埋了幾天，就不免餓死了。

羊和山羊，常特置小屋，常常放些食草在裏面，但不必要特別的牧場，放置山野，使牧童監視。

就够了。北部，西藏的查坦地方，牧畜業完全是太古游牧狀態，逐水草，攜圓頂黑天幕，隨時隨地都可移轉的，西藏稱這人種爲『羅珀』（游牧人種）；可是西藏羊毛的大部分，是由這游牧人民所供給的。

第三節 主要輸出輸入物品

商工業狀態，也很幼稚；工業的生產力，是很微薄的。內地商業，外國品的買賣佔大部分；內地製造品，是極少數。市場以拉薩爲第一；日喀則、江孜次之。沒有大規模的商店，也沒有公司組織的設立。拉薩等處連軒的商店，都以零賣爲本業；那批發店不過二三處罷了。買賣最盛的商店，日間賣出額，平均起來，是不足一千元以上的；可是主要的貨物，就是舶來的布帛類；洋呢是英國品，佔大部分；綿布類，由英、德、意三國；綢緞由中國、錦、欄由中國、俄國、（法國？）印度、班拿勒斯等所輸入的。日用雜貨品、首飾、玩具、粗惡的裝飾品、化粧品等，是由德、奧、印三國所輸入的。可是德、奧物品，從歐戰開始以來，變換日本品；磁器是中國和日本品佔多數；那歐洲是很少的。寶玉和寶石，以及真珠和珊瑚，是由意大利和其他外國，經印度以及通過中國蒙古而來的。金剛石、赤玉、綠玉、青

玉、琥珀、瑪瑙等，是經由近隣諸外邦所輸入的。至於金，以本國爲最好；那銀，是尊重中國產；糧食品都是用本國產；但是茶葉，都是仰藉中國四川、雲南（？）方面產出的磚茶（普洱茶），將茶葉焙乾，壓榨得和磚塊一樣；優等品，每斤市價約一元，輸入總額，每年不下千三百萬斤，和人口稀薄的比例，茶的消費額爲最夥。羊毛是唯一的輸出品，茶是最主要的輸入品，在內地常常做通貨的代用；其他商品中，玻璃器，是歐戰開始時，以日本品代用奧國品的。（一切日本品，經印度商人所輸入。）還有諸種器具，也使用日本品。印度烟草，也是重要商品；不過這貿易，是最近數年間開始的。從前是和中國、蒙古、尼泊爾、布丹等以物品交換爲貿易。要像今日的西藏人，能到印度、加爾各答做買賣的還沒有呢。

第四節 邊境貿易

現在印度爲西藏貿易的中心，就是在大吉嶺東方二十餘哩，約四千尺山上的加林琿；由西藏內地輸出羊毛的大部分，在這市場發賣。日本大正五年，據印度孟加拉的調查，由西元千九百十四年至千九百十五年，一年間的羊毛貿易額，只加林琿一市，略及百萬圓，其量約達四十七萬

貫（日本重量，每貫合中國六斤四兩。）即一門得（約十貫）值價三十五羅比也。合計其他貨物輸出於印度、中國的額數要算羊毛爲最大，可爲一驚。輸出品之中，還有犛尾、麝香、食鹽、金、騾馬等，多輸出於印度的加林琿，但是麝香大部分輸出於中國，做中國人貴重藥劑，其市場中心，在雲南，所謂著名的雲南香，就是這麝香做的。麝香原產地，在拉薩北方至東方的山原，就是尼泊爾方面；印度的喜馬拉雅山脈，和中央亞細亞的諸高原，也有相當的產出。拉薩的麝香市價，和金的價格相同；三錢的麝香囊，約值十三圓以上至十五圓；印度市價，普通是十七圓乃至二十圓。採取麝香的方法，是獵師在麝窩附近，張掛帳幕，利用月夜，靜匿帳幕內面，窺牠的動靜；因爲麝是極靈警的動物，大概白天隱伏岩穴，到晚上纔出來覓食，食品爲藥草；獵師在多數藥草的水邊，張掛帳幕，和牠的通路所在，設置係蹄，牠若取路向水，忽羅係蹄，就捉獲打殺，剝取香囊了。麝香在冬季交尾期最多，而且越好；麝香囊只限於牡麝，由這囊所出的芳香，做引誘牝麝的工具。西藏北部貿易，是由甘肅、新疆方面輸入乘馬、騾馬；在大吉嶺地方稱上山最好的乘馬爲『布提亞坡膩』的就是（西藏馬）中國來的馬，經拉薩市場，輸出於印度。由蒙古地方輸入的爲寶石、貴玉類，俄國錦緞

(法國製?)以及武器等。與中國本部貿易，是以四川省打箭爐爲中心；但是現在中藏戰爭，這方面的通商，完全杜絕；所有極多的磚茶和絹布、錦欄、磁器等，全由海路與印度而輸入了。以上諸方面的貿易額，西藏政府並無統計，還不能下大體的推測，甚爲遺憾。

第五節 鑛產與砂金

西藏鑛業。是一般世人所屬望的；但是現在僅有數處金鑛，此外無可特筆的採鑛業。目下採掘的最大金鑛，在西藏西部印度河發源地帶，他的中心名喚托克查倫；可是產出改好的金質，在西藏東部的尼耶隆溪道附近，和靠近四川省所在。還有一處，在拉薩東南，約一星期的路程蘇般西利（金江）的上流，叫做瑪尼席魯加的金產地。據土人傳說：外國人未探險的查坦地方，金脈連綿，尚有銀鑛脈，以西藏東部的裏塘爲中心，該地亦產水銀。裏塘和巴塘，天產豐富，很有希望的土地；可是現在西藏政府勢力所不及。北部西藏多數湖水的地方，由湖沼產出多量的岩鹽。鉛、亞鉛、硫黃、硝石、石墨（黑鉛）等，各地都有多少；銅、鐵、石炭的鑛脈，也有的；但未採掘供用。古來西藏人以農爲國本，採掘鑛物事情，以爲妨害土地，與耕作上大不利，除不得已以外，沒有試爲採掘的。

唯金可在河心採取，不及於岩脈；相信岩中的金脈，是能生產新金的『母脈』；縱使發現金塊，決不敢觸手，鄭重保護着；然而近來欲採掘一切鑛脈，聘請日、英兩國採鑛治金的技師，誠爲進步；但是英國忙於大戰，無暇顧及西藏，日本絕對迴避西藏的關係；所以西藏政府的切實希望，也未能實現。

第六節 西藏通貨

西藏現行的通貨，有西藏政府發行的，和英領印度的，以及中國四川省鑄造的銀貨，凡三種；數年前通用中國和俄國通貨，但宣布獨立以來，這兩國通貨，都不通行了。現在西藏政府發行的通貨，有銀銅貨和紙幣；但是金貨，還沒有製定，照砂金的重量，和金貨同樣使用，就是砂金一錢，約定五元；最近製定紙幣，是不兌換制；所以時時有若干的折扣，不能自由通用的。今試舉各種通貨的名稱，根據西元千九百十七年的市價，其相當價格，和日本通貨換算如下：

甲 (一) 桑 (sang) 當日本一圓六錢左右的銀貨；牠的大小，和日本舊制一圓的銀貨相同。

乙 (一) 學迦 (shoga) 當日本五十三錢的銀貨。

(二) 學森 (shosum) 當日本三十二錢的銀貨。

丙 (一) 丹加 (tamka or tanka) 當日本十六錢的銀貨，是現行通貨中最舊的制定。

丁 (一) 學 (sho) 當日本十錢，只有名稱，沒有實貨，切去丹加 (tamka) 銀貨的一部而代用的。

戊 (一) 奇吉 (chigge) 當日本八錢，也沒有實貨，切取丹加銀貨的一部而通用的。

己 (一) 喀爾馬 (karma or karmaga) 當日本五錢的銅貨。

庚 (一) 喀康 (kākāng) 當日本二錢七釐的銅貨。

此外有喀查 (kacha) 當日本十三錢，加卜奇 (kapche) 當日本一錢三釐，皆有名稱而無實貨，也沒有代用貨。

辛 紙幣之中，丹迦 (tamga) 當日本八錢，丹曲 (tamchu) 當日本一圓六十錢，此外尚有二三種。

第十二章 交通狀態

第一節 交通機關

西藏地勢，到處都有障礙，阻止交通的發達。二十世紀的今日，還沒有一哩的鐵道，也沒有車道，這路政便可想而知了。交通專靠步行或乘馬。馬、騾、犛、駝等，是西藏內地唯一的交通機關，最好的代步，爲馬和騾；而犛和驢做運搬貨物的使用。政府的交通機關所使用的馬和騾，有急行和普通二種：急行的，在各縣城所在地的大驛，每回換馬；普通方面，限定每驛換馬，所謂莊克爾，屬於前者，可以通過縣城和支縣的中間幾個小驛；所謂薩乞，屬於後者，每行四五哩就要換馬。急行普通兩種，皆同時可以運搬旅客和貨物，其速力一日平均三十哩；若同時運搬貨物，只能平均十五哩乃至二十哩，這馬騾等有使用券，可以請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廳給付，須繳貨銀纔得發下。邊鄙的地方廳，所給券爲普通的。至於急行券，非中央政府及重要的大縣城，是不容易給付的。

第二節 革舟與木舟

交通機關還有船船有木製和革製，文雅的話，叫做丘伊興他，就是「水上木馬」的意義。車子是叫做「木馬輪」也。由所謂「馬」的思想而命名的。木舟的船頭，豎木做的馬頭，所以成爲「水上的木馬」了。至於革製的舟，舷和底，都是犛牛的皮，只有框骨是木做的，放在河中，浸水時間要短，搭載貨物，也是限於小重量；若長時間浮於水上，或搭載大重量時候，必用木舟；因爲不論走那一條河，只能順流而下，不能逆流而上；既到了目的地的盡頭，只好捩著回到上流。大皮船可以搭載十二三人，航行以後，要移置陸上受充分的日光曬乾；等到含有水分的皮革，蒸散盡淨，那末就是一個舟子，也可以捩著走了。舟楫用橢圓形的櫂。在革舟的中間，只左右一對，大形的木舟有數對，還有用舵的。通例當交通的要衝，木舟多屬官營業，使用於渡河和湖上的往返，要徵收一定的賃資。

第三節 往拉薩的路

現在略述由各地通過拉薩的各路概況，最好的通路，就是由印度大吉嶺地方，經春碑、江孜而至拉薩，距離加爾各答，延長約有七百哩，一半在印度內地乘坐火車，其一半在西藏內地乘馬

急行，兩地間雖然要費三星期工夫；但在西藏內地，若換馬便利，就不要耗費多日，普通約一個月
的旅程就穀了。途中主要的山嶺，都是離海平線一萬呎以上，由印度國境來到西藏內地的所在，
有名喚雪臘普拉（離海平線一四三九〇呎）峻嶺，不易通過。其次有唐拉（離海平線一五二
〇〇呎）加羅拉（離海平線一六三〇〇呎）兩高嶺，通過還容易；最後是康巴拉（離海平線
一六五〇〇呎）和尼耶布梭拉（離海平線一六八〇〇呎）這二嶺，總要越過其一，卻都是嶮
惡的通路，傾斜和灣曲得很利害，岩間的狹路，臨水的斷崖路，到處都是。搭載大行李的馬匹，越過
這等嶮阻，極爲辛苦；雖怎樣的車子，倘不解裝，完全不能搬運的。由帕里到江孜百哩之間，普通的
二輪馬車，可以通行。沿途大村邑，就是春碑谿地的亞東，和內地的帕里、江孜、曲書、尼丹等。由印度
國境到江孜二百哩的途中，大抵每十五哩，有英印政府建設的宿舍板伽路，且於要地，有郵局、電
報、電話等，所以是目下西藏中最進步最便利的通路了。此外有由尼泊爾首府加托曼都的通路，
約要一個月旅程；還有由布丹的普那加來到拉薩，約十天左右工夫，都是不便利的。

第四節 由中國來的路

由四川省到拉薩，途中要越過七十二處山嶺，費兩個月的日子，從來中國駐藏大臣駐紮拉薩的當時，因為中藏間往返頻繁，途中設備不完全，使沿途部落，按照日程，設立公寓，供給物資，較為豐富，近來這方面交通，極為危險，旅客皆要武裝，而且組織安全的旅隊。至於北方由甘肅、新疆、蒙古經過青海的通路，大概是平坦的高原，通行沒有困難；可是無人之境甚廣，物資極乏，冬季過於寒冽，且多劫盜，也要攜帶武器，組織旅隊，成了交通的常例了。從外蒙古的烏爾夏達到拉薩，約要四個月旅程，關於這等通路，多是我沒有旅行過的區域；沿途狀況，不能詳記。

第五節 通信連絡法

西藏內地通信連絡法是怎樣呢？前頭已約略述過了。這西藏起始實施郵政，是在日本大正元年（即民國元年）十一月，最初只從拉薩到穹柯爾，揚則間六十哩的短距離，現在西自後藏日喀則；南至春碑之南端；東達中藏兩軍交戰時藏軍根据地學帕得；北擬延長至那克楚加。郵局處理的，只有書信、小包裹、匯兌三種，以拉薩為中心，向各地每日發送一次，行程的速度，比普通旅程加一倍。現在西藏擬設電報、電話於拉薩、江孜間，尙未實行，從江孜到印度境，約二百哩，印度政

府於西元千九百四年創設郵局，接通電報、電話線，其制度略和印度內地一樣；郵信是兩地間一日一次發送到加林琿，約要四晝夜，郵差一面搖鈴；一面行駛，在路旁建設標石，以示哩數；西藏政府郵政設備，完全模倣英國式的；其他各地由政府 and 民間，臨時用飛脚遞信的方法。

第六節 西藏郵票

現在把西藏政府制定的郵票說一說：西藏現行的郵票有五種，是一樣的圖案；唯價格和顏色有異罷了。郵票中央部分，印着象徵西藏的獅子圖，周圍用藏文和英文記郵票的價格。

- (一) 喀康 (kalkang) 郵票綠色，價格約當日本二錢七釐。
- (二) 喀爾馬 (karma) 郵票青色，價格約當日本五錢強。
- (三) 奇吉 (chegy) 郵票紫色，價格約當日本八錢。
- (四) 學康 (shokang) 郵票紅色，價格約當日本十錢。
- (五) 丹啓 (tamchik) 郵票赤色，價格約當日本十六錢。

第十三章 西藏之軍備

第一節 徵兵與募兵

二百數十年前，西藏政府組織，是採用中央集權式；但是，軍制還和封建時代一樣，承認貴族（即舊諸侯）世襲領地，以其報償之一部養兵，政府需要則徵集之，以備國防。但是這所謂常備兵，並非服務於一定的營內，不過極少數現役兵，便服在各處勤務而已。此外多數，散處鄉里，從事生業，旁及練武，政府每年下令一二次召集他們，服務數日，同時檢閱一番就罷了。現強隣屢次侵迫，感覺向來常備軍制的不備；知道平時也要設置相當的現役軍，於是頒布募兵新制；且把『在鄉軍』的一部，改做現役，新設兵營；平民有徵兵義務，而貴族通常由他們自願，得為指揮官。

第二節 藏軍之主力

西藏徵兵有三種，第一種叫做東瑪格，是藏軍的主力，其配置各地人數，拉薩一千，日喀則一千，江孜和滕里各五百。平時在鄉練習銃、鎗、劍、弓、矢、投石、超距競走、馬術等，司令官召集時，在所屬軍區內指定地受檢閱，指揮官在檢閱時，施評判，行賞罰，加以訓練指導；但是平時一任各自去練習。東瑪格意為『出師』，表明無論何時，可以出戰。所以一旦有緩急，便首先動員赴戰線了。最近

設新制，由其中徵集一千名，在中央軍區拉薩，服現役一年，授以新式教練，和其他一千名互相交代，又在鄉常備軍三千，數目太少，加一倍爲六千，準備立時可以動員。

第二種徵兵，叫做色魯瑪格，此爲僧兵色魯瑪格，就是「黃兵」的意義，把黃教派僧徒組織兵團；所以命此名的。兵數沒有一定，不下三千名，由各大寺院僧徒中，選拔來的。第一種徵兵的軍力不充足時候，當獻身政府；是寺院的護衛軍。這種僧兵，舊以勇敢聞，英軍和清軍，都畏怖的。第三種徵兵，叫做雀布蓋圖克局，就是「十八，六十」的意義；因爲除高貴人們以外，凡十八歲至六十歲都應徵集，做最後動員的國民兵了。而且一方面募兵，全部皆充現役，員數年限，由政府臨時決定，員數常有增減，應募的人，多貧民無賴之徒，組織良好的兵團，到底無望；以上各種兵員，平時約六千五百名，到戰時加入僧兵，合計約有一萬，當國家危急時，可以動員到二萬名；更徵集國民兵，就可達到十萬；然而實力僅有一萬而已。軍的編成，以兵一千人爲一軍，將官叫做戴琿，其次叫做魯琿，領五百人；甲琿是百人的隊長，沙魯哥是領二十五人；局琿是十人的頭目。戴琿定額六名，近來增到十數名了。最高是總司令官，設置總監，直屬於軍務大臣。兵種只有步兵和馬兵，礮工、輜重

等都沒有，由步兵臨時擔任；馬兵戰時，除服傳令任務外，行動和步兵一樣，都是下馬戰鬥；這不過是騎馬的步兵。屬於國民中資產豐富者，因為特別優待，纔制定這一種兵出來。

第三節 軍服與武器

軍服和古昔日本武士一樣。穿盔甲，持藤牌；馬兵的馬匹，也裝着鐵甲。其後清朝駐藏大臣到西藏，照清制制定軍服，現在折衷中國式和西藏式，軍服做日本軍式做印度的英軍。帽子大部分用黑爾麥托。武器有新舊兩種：舊式的大礮、小銃、刀、劍等，現在也還使用；他的銃和日本火繩銃一樣，射擊時候，支住銃身，附有兩腳，軍刀好像日本劍型，刀鞘裝飾金、銀、寶石，競尙華美；弓箭在今日出戰，是不用了；但在昔日是武藝的根本。凡修武術必先學弓箭，現在每年還開競技會，且為貴族不可缺少的戶外遊戲；又逢行祭禮時，貴族要著古禮服，背負小弓、小箭的，將帥叫做戴琫，就是『執弓矢的上官』的意思，『戴』是箭，『琫』是上官。鐵礮叫做明戴，也是由同樣的意想來的，『明』是火，『戴』是箭，就是『火箭』了。

第四節 新式槍礮

近年輸入文明的武器，最近也曉得模造，漸漸的六千常備軍，都得着一樣的萊夫爾槍，內有十響連珠好槍五千桿，在一種條件下，由英國給與；此外還有數千桿小手槍，就中精銳的，是由俄國得來的五響連珠槍，比較英槍的描準點，稍有遜色；但是火力優良。日本三十年式的馬鎗，也有數百桿；因為精巧和攜帶的輕便，大為珍重，多屬貴族私有，沒有給與普通兵士的。摩塞爾十響連珠短槍，是不可缺少的武器；由德國經俄國和蒙古而輸入的。牠的米達尺，刻着西藏數字，不是羅馬字，令人不由喫一驚。兵工廠設在拉薩南方，喜水對岸，就是四大寺之一，名叫澤覺林寺院的附近，規模極小；可是進步的工場。印度克什米爾人做主任，專製造小槍彈藥。

第五節 日英式的教練

藏軍新式教練，從前駐藏大臣時是用清朝的兵式，在拉薩北部色臘寺東南，設置兵營和操場，每年試演一次的實彈射擊、野外演習、閱兵式等，自從背叛中國，即破除這兵營，另在拉薩附近設置數處兵營，把各國教練，比較研究。普通隊兵營，拉薩有大小三處，離宮附近，有近衛兵營；江孜、日喀則兩地，也各有分營。現在拉薩每兵營，各異其教練的方法；俄國式用蒙古人爲教官，以蒙古

語教授；中國式就用中國的教官，訓練以中國語；印度英國式，就用西藏人，以英語訓練的；曾用過日本人就以日本語，做日本式的教練。還有江孜分營的一隊，純爲英國式，聽英國人指揮，以英語施行教練。拉薩政府想從這等諸式中選最有成績的，定爲本國兵式的基礎；據千九百十六年夏天，施行第一次檢閱結果，日本和英國兩式，成績最良；可是射擊無出日本式之右，大抵西藏政府採用日英折衷式，有由英國招聘教官，日本招聘軍事顧問的意嚮。

第六節 藏兵之價值

藏軍價值，依前所述，可得大略，無形上的缺陷，就是軍人的精神薄弱；忠君愛國的心，固然極乏，重名譽，一致協力輸誠奉公的美精神，也很難認定；唯古來由佛教得來的愛教思想，以佛聖爲護佑己身者，爲了佛聖，不辭犧牲身命，這種個人的精神和忍耐饑寒困苦，先天的堅忍力，僅僅保有軍人的面目；所以藏兵在戰場，個人動作，甚爲勇敢；但是協同動作奮鬪，很是稀少的。因爲這緣故，勇敢的兵卒，比較雖多，對於少數敵軍，常陷於非常劣勢；若在古代要各個戰鬪決定輸贏的當時，藏兵的威力，實甚偉大，屢苦唐朝的強兵，終至太宗講和，以王女做藏王妃嬪，來歸拉薩。並且南

逼尼泊爾國王，使納王女於西藏王後宮，可以證明藏軍怎樣勇猛了。

第十四章 人情風俗

第一節 西藏四種族

西藏住民，同是蒙古種，但依地勢分做數部，因之，各地種族的系統，多少有些相異了。西藏人所謂『西藏人』，唯指住在本部中央地方的種族，叫做『普帕』。北部的種族，叫做『坡爾帕』。東部種族，叫做『康帕』。西部的種族，叫做『圖帕』。各信爲別種的民族，猶之日本的大和民族，對於朝鮮人、阿伊奴人、台灣蕃民一樣趣味。因此普帕民族和其他三族，文化大異，人情風俗，也難同一而論了。據我看來，這主要的『普帕』，卽中央部民族，並不是包括西藏全部而言的。所謂普帕的種族，在前藏的叫做『衛帕』，在後藏的叫做『藏帕』。前藏就是把衛州首府拉薩做中心，後藏就是以藏州西部的日喀則做中心。所謂衛帕和藏帕，就是由這州名來的，好像日本有關東人、關西人的分別一樣，這兩州中間，人情風俗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種族文化是同的，所以

通常看做一樣，應該沒有不當的罷！

第二節 日本人型的美貌

普帕人，有兩種系統：一種是身高面長鼻梁高眼如醉；一種背不甚高身粗壯面圓鼻低眼細。前者一概都是貴族和上流的模樣；後者是或部分的平民特徵。他們通常分做貴族和平民；所以他的中間，不免有多少人種的分類了。根據西藏史家的推測；普帕人是印度和中亞人種；以及土着的混血種，內分諸階級，其優秀的為王族和諸侯（貴族）；劣等的為平民，這說稍稍足信，這等人種，概皆酷似日本人、緬甸人、朝鮮人，但因氣候和生活狀態關係，比較日本人的顏面，多為濃褐色，那皮膚總是粗糙。然而貴族和上流之中，也有日本人模樣的美貌男女，尤其是屬於印度雅利安系的貴族，含有南歐人種美的本質。

第三節 溫順性情

普帕人體格，較一切日本人良好；但長壽的很少，大抵六七十歲，就算高齡，八十歲以上的人，差不多絕對沒有的。幼兒發育，極為迅速，到成年前後，已可看做三十歲以上的樣子，他們性情，也

和以前所述一樣，是受佛教的感化，篤心崇佛，柔順慈悲，沒有我們所預料的殘忍性格；普通人情淳和，造成富於同情的社會。這美風對於外人，最能發揮，對於異種異教的外人，本來也不挾持惡意，要加以危害的；只因有一時代，白種人做非人道的行爲，遂引起西藏人嫌惡而排斥了，他們取鎖國排外主義，拒絕外人入藏，屢加以危害，這全由愛教心的結果，不是野蠻性的。這事情，好像和日本國民行鎖國攘夷時候，反抗白種人，加以危害，相彷彿。現在西藏寧變爲崇拜白人了，假使沒有國際規約，就要歡迎外人繼續前來，宣傳文化。在古代，他們是好戰人種，佛教傳來後，完全變成性情溫和，厭惡戰爭，酷愛和平的種族了。

第四節 藏人服裝

藏人衣服，比日本的窄袖衣更做得大，他們著法，普通是右前，有一種人是習慣左前的，（指前襟尚右或尚左。）衣外都束帶子；因爲婦人有時要把帶頭拖掛在前面，那就著短掛和袴了。他們近來多模仿蒙古和中國的服裝。衣類以本地呢，或外國呢，以及中國各種絹物類爲主，最常用的是雜緞、緞子、縐紗、紡綢、錦緞等，棉布用的很少。衣服顏色，最多是海老茶色、青、黃、橙色、茶褐色等。

女子襯衫，用青、綠、白、緋色等，極漂亮的色彩。冠和帽子有種種形態，由中國和蒙古輸入的最多。近來纔流行中折帽（西式呢帽之中凹者），女子通例不戴帽子，頭髮有辮髮、結髮兩種；男子的結髮，有和近代日本舌髻同樣的，僧尼不用說剃髮；但有一派的僧侶，要蓄髮披着髮的。脚下普通穿深靴，使用中國和蒙古長靴的也很多。西藏北部的坡爾帕人，用毛皮製衣服和皮包，頭髮是披着的。頸和手腕，用玉串做裝飾，令人感到太古民族的形態。

第五節 華美之裝飾

西藏人是好聚集寶石類，裝飾全身，和其他未開化民族一樣的。一般婦人們，頭戴玉圈、玉頂，鑿着耳飾，頸套金玉圈，胸前掛着幾層寶玉的長數珠，手腕套着數珠和鐲子，手指戴上幾個戒子，背後也掛着金玉串和胸飾相連，結到帶子後面，這等裝身具是不可缺的。日喀則女人的裝飾，較拉薩還要華美，一套裝身具，一付齊全至少要化一萬元；這不過是圖外觀之美，儘着把一切寶石等類掛起來，遮滿全身而已，毫無文明人裝飾一局部化去萬金的趣味。男子也在髮髻中心，插小的金玉；左指戴一個戒子；手腕套着祈禱和裝飾用的數珠。裝飾品的主要材料，有金、銀、土耳其

玉、真珠、珊瑚、翡翠、金剛石、紅玉、青玉、綠玉、瑪瑙、琥珀、水晶、黃玉等；但這中間，金剛石、紅玉、綠玉、真珠，多半是劣貨。

上流婦人，每天費長時間裝飾以後，便玩弄裝飾品，算是日課。她們喜歡儀式和祭禮，爲的可以把她的裝飾，誇耀於人，這種虛榮心之強烈，是各國皆然的。她們頭髮，普通不用香油；卻面塗白粉，有叫做吐伊茶，赤褐色黏膩的藥液，搽上很不雅觀，但是兼備化粧和保護皮膚的好處，搽白粉是最近的事，還沒有通行。

第六節 食事及喫茶

食事每日兩次，或三次；主要食物，是麥粉，煎大麥而磨成的粉，名爲糌粑，就是日本畿內地方叫做的黑台（麵），吃法也略同。把麥粉和茶，盛入飯碗（或木碗），捏成小小團子，用手取食，往往也從小皮包裏捏出來的。

西藏人的喫茶，和日本人大大異其趣。他們把磚茶煎汁，放在徑六吋、高三呎唧筒狀的器中，加適度的食鹽和牛酪（奶油）；有時再加少量牛乳，極力攪動以後，盛入茶壺；因爲要保存適當的

溫度所以先移置於火盆上面，而後始注入茶壺。這個名爲茶，其實是一種『蘇普』(Soup 肉汁)，他們每天假使沒有吃茶到三升以上的話，就不爽快的。無論晝夜，每十分鐘一次，平均約喫五勺光景，雖在戶外執務或遊戲，一定攜着茶壺，旅行中也沒有忘記着茶碗的。西藏人的茶，滋養豐富，做寒地飲料，最爲適當，他們吃這多量的茶，是由於習慣性，當因西藏空氣乾燥，蒸發人體的水分很多，所以很覺得口渴罷！

第七節 肉類與食肉思想

食物，要算肉類最豐富，味亦最美，尤其是羊肉的美味，爲西藏高原的特色，他方不能比並的。犛牛肉爲日常不可缺的食品，堪與日本牛肉匹敵。豬肉也好，但是不多，牛肉在劣等，普通不食用。犛牛和牛的雜種名叫『作曠』，有好乳可取，但不能使用爲飲料，大抵用做牛酪、乾酪和酸乳的原料，牛酪不但是每天烹茶必需的，供佛前燈也使用。種子油做食物的調味，或供夜間燃燈，但是神前燈和佛前燈是不用的。還有酸乳和入砂糖，發生美味，爲必要的食物，凡逢喜慶事，通例把這酸乳加在米飯內，做祈禱長壽的印象，用做贈答品，算是衛生的飲料。

猪肉魚肉，以及雞蛋，是『非衛生的』食物，無論甚麼病，醫生第一禁止的，就是這三樣食物；其理由不甚明白，大約這三樣不常食，一則由宗教的迷信而來，所謂：『一個人害多數生命的，犯殺生之罪極大』一種的褊狹思想，所以很不嗜好這東西。然而試問他們何以殺犛牛羊等大的動物呢？西藏人就辯解說：『殺這等一頭的生命，可給多數人分食，是不會構造深重罪業的。』鳥肉也因同樣思想，不常食的。

第八節 飲食物與燃料

食物調理法和食法，有西藏式和中國式兩種：西藏式先把犛牛羊的肉塊（羊肉連骨），加鹽煮乾成爲熟肉等冷後用小刀切成小片，加在麥粉飯裏，都是用手抓吃的。時時添入別樣的肉菜，除湯匙外，是不用筷子的。野菜和肉先一同用種子油煎熬，然後注適當的熱水，加鹽或醬油，再去烹煮。

中國式的烹調，使用中國人宴會的時候，一定要用中國料理；上流社會的風氣，每天總要吃一次中國菜，不過行嚴格儀式時，是必需西藏料理的。最近雖然背叛中國，排斥中國人，可是中國

料理越發盛行，因而吃米飯的風尚大起，現在米竟做常食的一部，而且也使用筷子，從前用手抓吃的樣子，漸漸改掉了。其次，酒也是必需的飲料，不亞於茶，西藏人好飲本地自釀的麥酒和燒酒，現在輸入洋酒日見其多，有白蘭地、威士忌、巴德溫（葡萄酒）、力可亞等類。烟有刻烟草（烟絲）、鼻烟，紙烟的三種：刻烟草由印度輸入烟葉，把這烟葉混合本國的藥草，用長烟管吸食；鼻烟是用烟粉混合藥草和香料，把少許放在指頭，吸入鼻孔內，這優等品，是由中國輸入的。還有日常燃料，普通用乾燥的犛牛糞、羊糞和草根、土塊（泥炭的一種）等，薪炭昂貴而且難得，煤炭雖然也有產出，但是採掘困難，又無路搬運，所以不能供實用。

第九節 城砦的家屋

家屋的構造，既如前述，外觀比較宏壯，而內部是小規模的，因為產石豐富，所以建築物大抵是石造的。但是建築法非常幼稚，毫無技巧，不過使蠻力疊成而已。從來不會貯藏煤油和燃燒力強的燃料；差不多沒有火災。我駐藏三年餘，沒有聽過一回的火警，但是對於地震的抵抗力，極為薄弱，曾有強震的時候，在震源地域的家屋，一概崩壞，壓死多數居民。那時拉薩雖然感着劇烈的

震動；但距離地震中心，有五十哩之遠，得免災厄。倘使西藏沒有震災，那末，這家屋都像極堅固的城砦。我的寓居，在拉薩是有數的堅牢家屋，石壁基礎，厚三呎以上；三樓上面，也有二呎之厚。從前中、藏兩軍交戰中，這屋是藏軍總司令的大本營，約距離四百密達，被中國軍發射七、八生的『山礮』；但是這牆壁，只有十數個彈痕，不過破壞了半分之厚；由這樣看來，可想像其抵抗力的強烈了。同時特別的建築物，例如宮城、縣城、寺院等，也應該可以推想是怎樣的堅固啦！

第十節 屋內設備

屋內構造，比較是小規模，但極為華麗；客廳中央，大抵排立着幾個塗硃柱子，其『大斗拱』施以雕刻，上面又設色彩柱和樑，也有塗硃，施以各種雕刻彩色，和塗綠色的天花板相接，表現很華美樣子。西藏的鋪地，叫做亞魯加，用塞門德土做成，乍見疑為褐色大理石，好像乾淨鏡子一般。坐位設在平常屋的兩邊，恰似學校的講台，台的上面，放着厚五寸乃至一尺厚的蒲團，上面更鋪絨氈；絨氈上面，又鋪日本式蒲團，在中部西藏，男女一定趺坐，無論怎樣時候，沒有像日本式的坐法，（但東部西藏民族，有像日本人坐法的，）客堂排列應用的箱籠，設佛壇，奉祀神佛，亂擺着裝

飾器具。西藏各地通常冬季寒冽，但屋內無特種的防寒設備——沒有火炕和暖爐——只擺着熾炭的火盆就是了。窗子和亮榻子，完全是模仿中國式的。

第十一節 不潔的習慣

下流社會的不潔，非言語所能盡；衣服全部污垢，決不洗濯的。食器也不洗淨，儘管使用。屋內的不潔，和家具的污穢以及唾沫吐痰等，都是最普通的。鄉村屋內，沒有廁所，多在戶外；因為被豬和野狗吃掉，却很清潔；但拉薩街中，每家雖有廁所，並且各地有公共廁所，而街上到處流着兩便，從不掃除，雖有無數野狗，到底數萬人的糞便，總吃不乾淨。西藏人滿身都是污垢，一生多不曉得沐浴；然而拉薩住民，洗面和指甲，夏季每天水中去浴，不過浴器是不見設備的，上流人却時常洗澡，清潔出於意外。

第十二節 唯一看病法

藏人害的病，主要的是眼、胃、腸、心臟、肺、癩麻質斯、花柳病、天然痘等，最猖獗的流行病，是天然痘，曾有一時死去數千人，無教育的他們，再不會想到疾病是由不衛生或遺傳等而起的。只相信

有病魔侵害人身，一害了病，就先請卜易僧占斷；商量該請醫生診斷與否？一方面被除病魔，祈禱神佛，大行供養，對於患者惟一的看護法，就是不許他日裏睡覺，那怕打一個盹都不行，以爲日裏一睡着，病魔便有機可乘，還不止引誘其他疾病，恐怕睡眠中甚至忽然死掉的。他們對於種種事物都有迷信，判斷世事，一定請易師或高僧占斷。而佛是不限定釋迦阿彌陀二尊的，從大日如來、藥師佛起，汎及十方諸佛菩薩，無不信念，至於天地神祇，百魔諸龍，也無不禱祈崇拜，汲汲地求幸福與安慰。

第十三節 迷信與怠惰

對於宇宙間奇怪現象一一拿迷信去解釋：例如日蝕、月蝕，以爲有一魔星奪去日月的光輝，於當日或當夜，行使除魔法，誦念呪言；還有實彈對日月發射，以征伐魔星的。倘使不這樣做，那末日月要漸漸失光，世界終變爲黑暗了。其他傷害農田的霰雹，破壞人畜家屋的雷電等，皆以爲有妖術可治。政府特爲任命魔法師，所擔負的事務，使他施展神變不測的法術，防災厄於未來，如求雨求晴，國民一致祈禱天神，盛行供養，等到魔法師法術不靈，那就要禁屠幾日，不許賣肉，潑水在

拉薩市中，往來的人，出外和旅行的用具，一切密貯嚴封，這些法子施行後，倘再無效力，那魔法師就被免職了。

人生幸不幸的分別，以爲是前生和今生祈禱成功與否而定的；富貴貧賤賢愚強弱等，都是神佛賞罰人類的，並不承認是勤勉努力的效果，因而大勢不得不懶惰了。上流人靠着祖先遺產，安逸和遊惰；下流人毫無恆產，更乏奮勵進取的元氣，於是到處惰民充斥，這就是西藏社會的現狀。然而他們並不是天然怠惰的民族，其奮鬥的傾向，在特別地方，不無表見。但因不平等的社會組織和不合理的慣例，壓迫向上的精神，滅殺勇猛精進的銳氣，遂養成遊惰的習慣了。

第十四節 奇異的禮法

西藏人巧於辭令言語，有各種等級；就是平常談話，也有嚴格的分別，自己對於同輩或同輩以下的人說話，以及對於先輩、長上、高僧、法王的敬語，不必說是有整齊的區別了。除動詞變化以外，名詞和副詞，完全換用。拉薩語的組織，好像日本京都言語，是西藏語中最優美的。日本人學習西藏語，雖然比較容易；但其他外國人，學習藏語，是最難的；所以多數研究文章語和地方語，那學

習拉薩中央標準語的人們，是很少的。

他們行禮方法，有西藏固有的禮式，和中國式兩種：固有的禮式，就是脫帽、彎腰、垂頭，有點像日本風；相對者是高貴人物時候，就有張開大口，伸出舌頭的奇怪禮儀，若在普通地方行禮時，一面致語問候，至於伸出舌頭，是在行最上敬禮用的，而且要沈默，相對者倘未開口，就不可發言。在高貴的面前，無論如何的敬語，不是舌頭說得盡的，所以謹守無言。但是不能說是沒有舌頭這樣東西，所以要伸出舌頭來，這是奇習的原因，其他有無別樣理由，那連西藏人自己也不曉得了。此外還有把左耳扯出前方的規矩，據說是中國古風，起因於在戰場割捕虜的耳而來的。現在拉薩沒有這樣的禮法。現行的中國禮法，就是拱手、叩頭；拱手的禮法，普通盛行；而叩頭，是上流社會有親密關係者的禮法。又有叫做『哈達』，是薄絹（多數純白）相見時交換的。一切鄭重的訪問，事情的請託，贈送品的交換，和其他的禮儀，是不可缺少禮幣的。這禮幣爲帶形，粗而且小，每條一毛光景，那優等長而且大的，價值五元左右，織成西藏字的經文和佛畫等，這是由中國（四川省？）輸入的，也不曉得是不是西藏的固有禮法呢？

第十五節 婦人之位置

婦人在社會上位置甚低，無論在何處，男女沒有同樣的待遇；西藏語稱婦女的事情，俗呼爲『起盟』（生劣），乃受生爲賤劣者之意，一切社會和國家事業，不許和她有所關係，於社交公開的席上，婦人出來極稀；宴會觀劇等，雖公爵或大臣的夫人，也沒有和男子同席的慣例；假使在必要時候，別設婦人小兒席，就是在家庭應接來賓，與客同食的事情，除近親以外，也是絕對沒有。的。宴會席上，必要酌婦和藝妓；酌婦位置很高，由上流美貌的婦人中選出，只佐高官顯爵的侑觴，沒有演技的。那藝妓，是由平民中採用，她的位置，比酌婦低；可以表演歌舞，熱鬧於宴會席上。

酌婦和藝妓，都是沒有專業的；臨時由其他正業者中招來的。婦人職業，沒有農工商分別，多從事於勞動；大抵家內事情，婦人就是擔當炊事，那裁縫是屬男子的。上流婦人，初等教育終了以後，在家庭受特別教育；有相當學問的婦人，也是不少；下流社會，就多數目不識丁了。肄業者約四分之一是男子，那四分之一的女子，多屬貴族；平民是極少數的；是因爲女子不可有學問，若有學問，就要驕慢，而被排斥了。總之：這是佛教男尊女卑的思想，把西藏婦女，丟在社會的低下位置罷。

了。

第十六節 一妻多夫主義

古來西藏有早婚風俗，男子到十七八歲，女子到十四五歲，就爲父爲母的不少。現在男女若沒有成年，或成年以上，就沒有結婚的。有一種舊習，倘新郎宅第，與其弟同居，那末飲交盃時，新婦和新郎的弟輩，也互相交盃；新婦以其家長子一人爲正夫，更把一個或二個弟輩爲假夫。就是一個新婦，同時爲二個或三個的弟兄所共有，然而異母兄弟，絕對不許共妻，定要另聘的。西藏所謂一妻多夫主義，其夫是限定同胞兄弟，其餘一概不行的。

第十七節 再婚與寡婦

現在普通的習慣，是一夫一婦，因爲慚愧古來的多夫制，漸漸改良的。至於一夫多妻，西藏雖然也多；但不是西藏一般的風習。至於兄弟姊妹和近親間訂婚，是他們最嫌惡的。同族結婚，須在直系第七親等以外，否則不行的。再婚也要受他們批難。然而今日西藏人的風俗很亂；沒有真正的寡婦，年紀小的，急於再婚，就是老年人，也密求配偶。西藏語中雖有叫做寡婦的名詞；但沒有聽

過，實際使用的這話，是極端罵詈叱責女子時候而使用的，平常沒有苟且出口的。藏語的特色，關於人的名詞，必有普通語和敬語的分別；寡婦的一語，不是敬語；這個重辭令的社會，既沒有這敬語，除罵詈叱責外，沒有使用的事，可見西藏的寡婦，事實上已不存在了，便是鰥夫一語，除散見書籍之外，也完全無人使用，成爲死語了。所以這社會，要想求真正的鰥夫、寡婦和獨身者，除非是具有廢疾的人，此外不易發見了。

第十八節 委死骸於鷲鳥（鳥葬）

葬式略有四種：高僧和高貴的遺骸，付於火葬；其他一般人，就行鳥葬，患傳染病的人，就用埋葬，變死者（非命之死者）就行水葬。這鳥葬是西藏最普通的葬式，好像波斯拜火教徒的葬風，死骸運到墓地，行祈禱時便把屍切爲小片，撒布附近，便有一種猛鳥（兀鷹），由各處集合而來食了。還有附着肉片的骨頭，用石舂爲細末，好讓兀鷹完全吃掉，所殘餘的，只一束頭髮罷了。這葬式叫做茶托魯（鳥散），說是宇宙萬物，都由地水火風四大而成，人死後，離了靈魂的肉體，仍還元於四大中之一，鳥散就是風葬，乃是還元於四大中之風，這大約是印度思想（？）罷。

無論怎麼樣，因為燃料缺乏，也不能行充分的火葬；還有做墓地的山嶺，地殼一概堅硬，掘土困難，所以纔採用這風葬。傳染病患者死體用土葬，確因燃料不足，可察而知。然而達賴法王的葬式，稍有異例。據古老傳述：法王遺骸，納入美麗的棺內，移置玉輿，用莊嚴的大行列，運到墓地，下半身付於火葬，上半身除去水分，使之乾燥，醃以食鹽和其他防腐劑，復納於棺內；再迎入宮殿，放置數個月，完全成爲乾屍，再用藥料參和的漆髹飾外表，使同肉身一樣；下半身灰燼，也塑成土像，胸腔內面，嵌入金佛像、聖典、寶玉等，全身塗金，務使與佛像相同，於是安置靈廟，允許一般人禮拜。

第十五章 年中行事

第一節 蒙拉木祭

西藏社會，因為生存競爭不劇烈的緣故，所以諸種的儀式祭禮很盛，並且常常舉行這儀式祭禮。新年的歡樂不一，在拉薩由正月四日始，行蒙拉木祭的大祈願會，繼續到同月二十四日，這是西藏最重要的祭典。舉行時候，極爲嚴肅，都人士都是正月四日舉行典禮，一時戶外歌聲聒耳，

這是虔表敬意，甚麼緣故蒙拉木祭這樣森嚴呢？因為祈願大聖釋尊弘通佛教於『雪國』——西藏——結果遂使此國成爲世界唯一的『法利土』。他們以此祭酬謝鴻恩，並且記念創設這大典的新教始祖宗喀巴師。以後西藏在中國管轄之下，清朝要他謳歌王政，使駐藏大臣贊助大典，鼓勵舉行；一般西藏人不知道自己的歷史，竟誤解爲祈願清帝幸運的典禮了。

第二節 宗教的戒嚴令

據古昔記錄：蒙拉木祭是盛大森嚴天下無比的典禮，在今日尙且留着偉觀，都人士俗諺，於正月十五日，有夜間大供養的美觀，譬爲世上極好的，這還是當年盛典的餘勢。列入祭典的有色臘、勒蚌、甘丹三大寺院和拉薩附近的大小寺院僧徒，共總二萬人之多，他們都是離了寺院，聚集拉薩，開會期間（三星期），假寓民家；全都會多半是這等來客。禮場設在中央大聖主殿，每日三次法會，衆僧齊集，舉行莊嚴的祈禱式；司理祭典的總監，叫做卓臣沙哥，向由勒蚌寺僧正中任命的。行這祭禮之中對於拉薩全都住民，有絕對統治權，大臣高官，不能干涉，宛如發布一種宗教的戒嚴令。

第三節 十五日供養

在這期間，就是平常不清潔的街市，也沒有塵埃和大小便的痕跡，都掃除得格外清潔，耳不聞喧嘩高談的聲音，目不見濫醉狂歌的醜態，和騎馬持繖的影子。全市好像一大寺院一般，四萬住民，加上二萬僧侶，滿街肅靜不枉『聖地』的名稱，這就是十五日之夜，叫做『十五日供養』的祭禮了。圍繞大聖殿中心的循環街，排列大三角形的木架，和極精巧極美麗的供物，這是政府以及各貴族供入大聖主殿的，他的材料全部用牛酪做成各種細工，或作曼荼羅，或模仿草花，飾以金銀箔和彩色。一個木架要費數百圓，排列幾十個木架，前面點着數百盞燈，輝煌如晝。法王達賴領着侍從和百官，以及衛兵，徐徐巡繞循環街一周；那貴族夫人子女跟隨在後。最後就是百姓，像雪崩一般而來周遊了好幾回。這供養祭由黃昏到夜半，夜半將近時候，白晝嚴禁的歌舞，此時也都默許；於是且唱且跳而周遊，一直到大供物全撤了纔罷休。

第四節 武裝行列

其次爲二十四日的還願，當日有教中禮儀叫做蒙拉木托魯雀克。數千僧侶集合，打奏大鼓，

鈴鉞等樂，舉莊嚴的庭儀。其餘與卽爲最有興味的武裝行列，幾百馬兵，幾千步兵，人馬都穿古式鐵甲冑，攜着旗幟武器，放空礮，三周循環街，督率這人馬的兩個將帥，叫做耶梭；這將帥穿着古昔將軍的禮服，跨着黃金鞍的駿馬，這是古昔西藏軍的姿勢，很整齊的。最後是大礮實彈射擊，他的標的，設在隔着二哩的山上，高一千尺的所在，對着連放五彈，而這一天的禮式便完了。翌日（二十五日）叫做查姆巴唐勝，是用鳳輦迎大聖殿的彌勒，未來佛像於殿外之儀式，其餘與爲賽馬競走，角力，扛石等；這日的賽馬，是馬馱着人和人競走，還有相撲（攢跤，角力），周身塗抹菜油，和鰻魚一樣光滑。扛石，是擔着三百餘斤的圓石，沿着相撲場周圍的土壩，兜轉數次，賽畢行授賞式。於是蒙拉木大典，完全終了，所謂戒嚴令，也就解除，幾萬僧衆，都離拉薩回歸寺院去了。

第五節 藏珠色爾般祭

翌日（二十六日）在拉薩郊外，有騎馬武藝競技會，競技的人，騎馬，攜帶弓矢，小鎗，馳騁馬場，向『標的』先放鎗，續向第二標的放箭。二十七日，有評講會，舉行獎賞；還有餘興，是開貴族弓術競技會，由二月二十一日至本月底止，這十日間，在蒙拉木藏珠開一種蒙拉木（祈願會）。

最末一日的儀式，叫做藏珠色爾般，開政府的寶庫，把金銀寶玉諸財寶，悉數運出；攜帶的人們，都穿古代服裝，排着很整齊的行列，規行矩步，供一般人觀覽；那最懇懃的儀式，就是在宮場前面的廣場行走，不但有無數財寶；還有種種奇異的古服，宗教舞樂，妖怪的假面具，十二支的動物面，大小各種旂旗，傘蓋，全裝僧徒的行列等，和正月蒙拉木祭的武裝行列，都可做考古學參考資料的。

第六節 觀劇季節

四月十五日，是西藏人信爲釋迦入滅的日子，這日，各官署閉鎖，市人一體休業，換着衣裳，參拜佛堂寺院；又坐船到宗角魯康，有昆塘（離拉薩東方一哩的祠堂）的佛教舞樂等祭禮，拉薩男女，空都往拜。過了六月三十日，到七月八日，有叫做學東的觀劇令節；六月晦日，在勒蚌寺廣庭演劇；從七月一日到四日，在避暑的離宮寶苑，開觀劇會；從五日到八日，在宮城下的休烏地方，開政府主催的觀劇會；還有孔得林寺院，哈魯公爵家，耶普希公爵家，耶普希舊家等，各開觀劇會兩日，最盛大的，不必說是法王的離宮了。上至法王，下至百官庶民，羣集天幕的內外觀看，由午前八時左右起，至午後六時止閉幕，沒有一時間休演；但是伶人和遊覽者，遇到適當的時間，可以隨意

休息和吃食。

西藏的繪畫，彫刻，與其謂爲美術的分子，寧謂裝飾的分子爲多；演劇也是儀式行列的部分爲多，他的動作和表情，沒有美的自然的。戲劇和俳優，藏語，俗稱亞訖哈摩，也有單叫做哈摩，就是天女的意思，因爲天女是能歌舞的，就轉用做劇的名稱。這哈摩劇一定白天在戶外所定的廣場；或在野外草地上開演，這就是戲園了。這是將音樂合著脚本，一同歌舞的，是歌劇的樣子。另有戴上各種假面，一語不發，裝出滑稽的動作的。也有專說笑話，以寓言供諧謔，好像日本的狂言的，伶人說白，用古昔的語調，也同日本的舊劇一樣。哈摩劇的脚本，只有關於佛教的傳說，神話的人物，古代印度，以及西藏佛王的傳記等，那近世著作物，一點都沒有。劇團由政府指定有五六派，平常住居各鄉里，私領地的稅，可以不納，以演劇爲代，每年一次。到觀劇季節，前藏就到拉薩，後藏就來日喀則，先爲法王和政府演劇，以盡義務，觀劇人一概不出錢，他們除得政府貴族和一般看客們的賞賜以外，沒有徵收戲資的。各劇團有三十名左右的俳優；其中也有加着數名女優的。劇的種類不一；只就我的聞見，有十種光景，每年重複來回演同樣的戲劇，藏人也不討厭。想脚本就是多，

和成立國民性根本的佛教，是不相關的，這大約是主要的理由。但是演到教皇蘇隆贊甘普的傳記，能使國民時而歡喜時而悲哀時而驚歎；而開演的日期，一年內不滿一句，所以使幾萬都人狂奔觀劇，也是一個理由罷！

第七節 隣加園遊的季節

在觀劇會爭著夏季衣裳的都人，又到了秋季的「查普休烏」的園遊會了：這會有一個月餘興致也很豪的。俗稱爲「隣加」季節。這時藏人遠避紅塵之里巷，張清雅的天幕於喜水（在日喀則稱爲甘水）之傍，嘉肴旨酒，盡情遊樂，與初秋之山水相親，這種的園遊，有由政府發起的，有由私人發起的。政府發起的園遊會，政府諸官吏，每年一次，利用這季節，爲同僚聯歡機會。私人發起的園遊會，爲私人社交最好的機會。園遊會有臨時張掛天幕於林間，有在花園內特設的遊亭，開張宴會。這宴會和遊興，雖與普通居家所舉的形式無異，然家庭宴會，和園林遊興，在遊客之感想，自然有雲泥天壤之別。

第八節 西藏曆

前述社祭和遊覽會所擇的月日，概根據藏曆。因此西藏的曆，要略加說明的。西藏曆係折衷採用太陰曆，最初是由佛教流傳於印度中國等處，但計年的方法，沿用中國的十干十二支之名，與日本曆一樣。就是日本大正六年，爲丁巳之年，就稱爲『每模都爾』（火牝蛇）之年；大正七年爲戊午之年，就稱爲『薩坡他』（土牡馬）之年；大正八年爲己未之年，就稱爲『薩模魯格』（土牝羊）之年。一年大概爲三百六十日左右，年分爲十二月，月分爲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每月的稱呼，或用『普通數詞』冠之，或用『固有名詞』代之。十干，十二支輪迴六十年，爲一個『倫可爾』（年週），就稱爲『拉普欽』，爲計算年代之單位。藏人稱這曆爲『何爾達』，相傳由中亞地方輸入的。若根據『何爾達』曆書，往往年分爲十三個月，又每月之日常有重複的有削除的。西藏人占卜日之吉凶，判斷世事，完全根據這曆，再參看別的說明書，以爲引導而下占斷。

第十六章 拉薩三年間

第一節 我和達賴法王的關係

我最初謁見達賴法王，在明治四十三年（民國前二年）。隨後在印度和西藏，也曾得謁見數次。計駐藏三年之間，常受特別的厚遇。法王和我的關係，既如前之所述。法王派遣高弟子僧正赴日本願寺留學，我被派就學於法王，因此我的修學成就與否，法王負有幾分責任。但在實際並不若是的簡單，我在拉薩都城，充爲法王賓客——或稱食客尤安——得住在過分的家屋，並得支領費用。我要練習藏語，且特派人做我的家庭教師。我爲報答法王鴻恩，對於法王不時下問，以及內外新聞所記的重要事件，時時盡翻譯和奏答的義務。法王和我有這樣的關係，因此幸得觀察法王的機會。以下就是略述我的感想。

第二節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初遊歷於中國蒙古各地，後又滯留英領印度二年。這個祕密國的大王，就爲世人所共知了。他爲西藏領袖，同時又爲西藏、蒙古、中亞諸地以及喜馬拉雅地方喇嘛教徒信奉的大法王。達賴喇嘛名目，爲外人的通稱。和我們稱日本天皇爲御上一樣的，蒙古語「達賴」爲海洋之義，西藏語「喇嘛」爲「上人」之義，含有「主上」「上母」「聖僧」等意味。外國人稱達

賴喇嘛似沿用蒙人的。

西藏本部住民，不稱法王爲達賴喇嘛，普通稱爲「嘉木根·隣卜契」（大救濟尊）或稱爲「嘉魯瓦隣卜契」（最勝尊），或稱爲「嘉木格林·布固」又單稱爲「布固」。「布固」乃屋內藏放最貴重品的隱奧之處常指一切隱奧的所在而言。由這意義轉用爲「主上」「國王」的特別代名詞。法王稱爲「敦赤肯巴」（全智者）或爲「勤賚濟格」（觀音）他們信法王爲活佛，因此稱爲大救濟尊，或最勝尊，全智者，又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稱爲觀音。在西藏本部，除觀音名稱外，上舉各種稱呼，通行到民間。到了特別部分的人們，又有達賴喇嘛的名稱。但普通的發音，不爲達賴喇嘛，而爲塔西喇嘛。

第三節 現在的達賴喇嘛

現在的達賴喇嘛，果爲何種的形貌骨相？所謂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雖不知其圓滿具足與否？他的相好，可由他的真容，窺得一半。年齡四十二歲（丙子年生），在西藏人中間，形體較小。若是日本人，那末，他的容貌，體格，恰爲相宜。面稍黑（如太陽所晒的）而帶赤，有淺淺的痘麻，

高鼻，重眼皮，眉眼位置得中。細鬚，作八字形。耳較大。說話殷勤流利——但稍爲快些——，聲調輕低。動作在不活潑的西藏貴族之中，很覺得敏活。兩足不知爲何，行步時身子總向兩邊搖搖的。他幼少時，受特別的教育，智德兼備，儼然有王者的威嚴，發揮合度。再詳細而言：他才能兩全，理解力豐富，自信力甚強，能決斷敢爲。但惜他易受衝動，性氣稍急；可是他爲佛聖的化身，慈悲同情之念甚深，篤敬神佛，究極佛學蘊奧，自謙爲「釋迦沙門」。他在西藏人中爲善書家，且有畫的天才。

第四節 法王的嗜好

法王最好花草，宮殿和離宮，就是狹窄的地方，也排列花盆。庭園裏面，設有花壇。雖屬舊式的構造，可是有溫室的設備。嗜好動物的癖很濃，尤好養馬，在離宮內特設馬廄，養數十匹駿馬，每散步時親臨該所，愛撫羣馬。宮內飼養中國產的獅子狗和歐洲產的小狗五六十匹。時時牽引到室內，或隨法王散步。器物裏頭，最好刀、劍、小銃、拳銃也很愛翫的。此外照相機、幻燈、望遠鏡、電影機和電鈴、電話等，在西藏爲罕見的器具，法王不獨珍重愛惜，並且一一解剖而研究他的構造。這類器具初由歐洲人獻贈，後由印度方面購來的。電鈴電話藏人全不懂處理方法，常托付於我。法王平

常不穿喇嘛制服，穿蒙古式的純黃色衣。

第五節 法王的生活

法王日常生活，頗有規律，每早五時離床，夜間十時十一時左右就寢。每日大部分功課，大半費於勤行、祈禱、法會等聖務，也有另定時間去總攬政務，更有餘暇，就專心研究佛學。世上一般的學科，雖然不特爲去修業。但是蒙古語很熟習，中、英、俄、印、日諸國的單語，也記得若干，都是從侍從們聽來的。飯食每日三次，早上吃西藏菜，午、晚吃中國菜。運動除下雨雪之日外，每日午後四時左右起，散步一二小時，玩賞園中花草，親執鋤、鍬之事。法王生活的繁劇，在西藏高貴人中爲無比類的。凡關於西藏的開發進步等事，就在散步時，也不能附之等閑，西藏人以擁戴這法王，爲無上幸福，但是法王因爲西藏的貧弱，和國際間的規約，不能自由行動，這很爲法王和西藏抱憾。

第六節 我的修學法

我入藏以前，在印度的大吉嶺、加林瑯兩地辦事餘暇，學習藏語半年。因此進入藏境，能够說幾句交際的藏語。到了拉薩，普通藏語，都能應答。惟到了文字，非加以手足模擬，自己的意思總不

能充分傳達。這樣常常借助於手足，自然不雅觀，所以法王派僧官一人，充我的家庭教師，嚴命我速學會拉薩語，以便讀書。——拉薩語以拉薩為中心的言語，為中央政府公用語，言辭最為優雅，但與文章語，隔離太遠而且變例的發音，多屬惡性——我每日學拉薩語一小時，習字一小時。習字約三個月餘畢業，語學約六個月餘略練熟。還有六個月工夫，研究發音正確，學習禮儀的用語，更練習口語體的作文，練習作文，把日本新聞的電報欄，選擇重要事情譯出來。試驗時候，就翻譯英文新聞。這個家庭教師，精通中國語言，並且為善書大家。但他不懂英文，因此我的作文答案，繳入法王廳，另由他人評定。這一年期間，普通讀書和作文功課，就告畢業。教師授課時間，每日約二小時，但實習時間，約費四小時以上。起先學習言語，極感困難，幸而我住在高貴家庭裏，時常到主人屋內訪問，藉此實習禮儀規矩。應用言辭的方法要領，也比較容易會悟了。

第七節 就學僧正

修學的第二年，係文章科。分譯讀、作文、翻譯三課。最初教授普通語的教師，不能教授；改命留學日本的僧正，擔任教師。日本僧正身分顯貴，掌管直隸法王的文件，因此不能同普通家庭教師，

可以來寓教授。我不得不親赴宮殿或離宮，就學於僧正的家內。授業每日僅一小時內外，豫習和複習，要費數小時。第一期譯讀，修身的說話做主課；第二期譯解『西藏大藏經』中的『極樂莊嚴經』做主課。第三期因受日本大谷光瑞法主的咐囑，聽講『西藏大藏經』中的『大乘無量壽莊嚴經』的講義，並要翻譯。後者與宋法賢譯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同一書名。內容與『大寶積經』中唐菩提流志譯的『無量壽如來會』相近，『作文』和『翻譯』爲自由科，可自由選擇問題。翻譯當從英文新聞雜誌所記載外交事件譯出來的。

第八節 賜給學位

第二年的修學，把文法和史學做主課。並將前年譯賸的經典翻完，文法史學，在西藏與天文，醫術同爲最高普通學。專門好教師，最難覓得，就是教我的僧正，也不勝任了。我不得已就學於別幾個教師，但也未能學得完全，正在爲難，恰好有一個喀西亞內閣書記官長的家庭教師，從青海、蒙古來遊拉薩，我與這學者周旋，後卽師事，漸漸聽到滿意的講義。那時我的作文和翻譯，法王廳意外滿足歡迎，尤其關於歐洲大戰亂的由來，和西藏教育制度改新的意見，參考日本原著，譯成

藏文，更合法王的脾胃，由首相倫勤學康給與賞狀。第三年修學期間既滿，再想窮研文法、史學的蘊奧，可是接得歸國的命令，留學期已滿三年，祇有離去西藏，一切企圖只好中止。因將歸國的意思，呈報法王廳。法王就在該年（大正四年）十二月五日，特賜學位，做我在藏留學的紀念，賜名為桑畢利克托（又稱班第達）。到了大正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為謁見日，法王親取證書下賜，並告以這學位的授與，在外國人中並無先例，但願此後就是離去西藏，也要完成學問。

第九節 留學中所事

我留學三年期間的日課，大概如下所定。就是早晨七時前後離床，散步約一小時。吃和洋折衷的簡單食事。九時至十二時，定為讀書時間。午後一時頃，喫些茶點。其餘時間，多費去會客和訪問。運動祇有郊外散步和騎馬兩種。夜飯約在午後六時，常例吃西藏和中國的折衷飯菜；有時效日本樣自炊。晚上大抵用功至十一時左右，補習學科和辦理事務，這工程倘能三年間這樣的不斷，應該有幾倍的成績。但是我應接不遑，拉薩社會的祭禮儀式，頻頻起來，我不能身居局外，或公或私，都不得不捲入他們的渦中，一年中約有三分之一，要和藏人同過舒徐懶惰的日子。此外每

月赴宮殿或離宮一二回，並訪問諸大臣及貴紳，常常要費數小時或半日以至一日。再者，我有照相的趣味，在拉薩私人照相不過一二人，因此我便充義務照相師，白替人照相也忙得不堪，這也算一樁障礙。但是這些事在修學上雖然有損失，而在活社會中所得的智識、經驗，可以補償有餘了。

第十節 拉薩之日本人

我在拉薩時候，也曾同四個日本人居住，我沒到拉薩時，力行會員矢島泰次郎已先到這裏。矢島到拉薩，在大正元年之夏。大正二年秋，多田諸氏，大正三年初夏，河口慧海均到拉薩。河口和矢島係第二次遊藏。矢島住在法王夏宮附近的兵營，任教官職務。多田肄業色臘寺院的大學，專研究佛教。河口住在一個貴族的邸宅，傍近我的住居。目的在蒐集經典，巡拜靈蹟，且兼爲有名的醫師。我有時或因某事件任祕密任務，與河口氏住在近鄰，往來很密切。多田遠住在色臘寺院，也時常往來，並且有時在我寓所留宿。矢島任教官，很少來拉薩。因此四人同時晤聚的機會，祇有一次。法王廳對於我們四人，均有相當的待遇，一般社會也很表同情。大正四年一月，河口先離去

拉薩，歸還日本。大正五年一月，我也離去西藏，只剩了多田、矢島二人。我到印度境，在五年三月的末。後來滯留在喜馬拉雅地方，以至於今日，和多田氏時有信札往來。矢島氏一別之後，迄無消息。

第十一節 便利的祕密國

從前西藏是禁止外人入境的祕密國。就是蒙古人種的日本人，偶得假裝入藏，一不留心，也要遇着危險。比較起來，現今的日本人，天國樂境，任意選擇，橫行闊步，那真自由極了。在拉薩三年間的生活，趣味極深。因為現在的拉薩，已不比從前的閉塞了。由拉薩到印度甲谷陀（加爾各答），信札要十餘日始達。電報得復，要一禮拜以內，從拉薩至日本，書信極快要四十五日，電報得復，要十日間。所以在西藏禁制國的中心，很不易有便利的感興。但是我在拉薩的時候，關於拉薩日本間的通信聯絡，以及日用品的供給，完全託在甲谷陀朋友秋山貞吉辦理。在異鄉的西藏，能夠不斷的與日本祖國通信往來，並且有文明的日用品使用，也是快心稱意的。在藏能夠閱得日本國的各种新聞，有益於公私不淺。想十年前入藏的人們，大約夢想不到有這樣的享受愉快哪。

第十二節 可念的拉薩啊

我在留學期間，得遇着同胞日本人三人，和享受在拉薩有趣味的的生活，真是無上幸福。因此身在異國，沒有異國的悲感，時經千餘日，好似片刻的光陰。拉薩全市市民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不表同情於我們，我想在拉薩享這樣愉快的社會生活，恐怕今日世界各地再沒有第二地方了。我很希望一生永久做這平和的社會員之一，不斷的考察這地方的人情風俗，並考究這地方的宗教和科學。有面積六十八萬方英里的高原，想去開發天然祕密的寶藏，並不是無謀的企圖，我對於英京和德都，並不想再去遊歷，但這個『神地』的理想鄉，希望再得有留學的機會。

第三編 出藏記

第一章 去拉薩而向江孜

第一節 最後謁見法王

大正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是達賴法王賜我告別謁見的日子。法王稱許我三年留學期間，現在終了。並且勗勉我今後對於宗學，應該益加奮勵；法王和本願寺的關係，益加聯絡密切；日本和西藏的和睦，應當努力實現。法王並委托指導派遣印度的特使喀西亞議院書院生的事務。至二十三日在寶苑離宮，又爲最後的召見。法王令近侍回避，詳述派遣特使的事由。特使任務，在印度購入英國武器，和研究貨幣及郵政制度等事。但那時英國爲歐戰交戰國的一國，恐不能應西藏的要求，預定西藏能得英國同意，當與日本政府交涉。要件交付之後，法王不忍卽別，留我數十分鐘，發種種問話，法王個人要求，就是囑托郵寄外國產的草花種子。——尤其是我歸到日本，要郵

寄日本的花草種子——我將辭去法王時候，法王更賜『望再來藏，一切珍重』的別辭。

第二節 拉薩出發

一月二十六日，爲我離去拉薩的日子。早晨以來，應接來客，極爲繁忙。到了正午，行李已整理就緒，就令護送行李的部隊先行。於是主僕六騎一隊，和十餘騎送行者，分開門前羣衆，馬首西向，就與數年住居的耶普西盆康旅寓告別了。我伏拜不忍別的紅王宮，過間門關（帕爾哥喀林），經『拉薩小富士山』的北裾，南眺寶苑的離宮，走到了克則爾登祠堂的送迎館。軍務大臣薩倫特派家僕數人，預備茶酒，開送別的小宴。這個送迎館，距離拉薩三英哩，在此處送往迎來，爲拉薩人一種最重要的風俗。也爲待遇親戚知友，和因公往來的盛重禮儀。我很感謝他們遠道見送的厚意，交換『哈達』禮幣而別。經過勒蚌大寺的山裾，到了新頓喀爾，隨從同行的送行隊，不曉得什麼時候，已先到這地，豫備茶酒點心，排別離的筵席。這送迎客人的地方，距拉薩約五英哩的遠距離。我感謝他們的親切，等於同胞骨肉，並且相道再會的別辭，珍重而別。由此過泰散（橋）向西南而行，太陽斜落西嶺，察克林加離宮，夕照餘輝，回顧東方歧休原野，遠矚二列的岩丘，在夕靄裏

頭隱現，就是赤山宮殿和察波利靈丘。這算是聖都罕登的神地最後的遠影。再向前速進，赴當日住宿的奈塘地方。奈塘爲我的從兵塞林根頗的家居，該夜就依他的請求，留宿其家。

第三節 惱客的丘虛驛

我的預定，是先到江孜，再遊日喀則，然後從江孜到西金。受我指導的法王特使，在拉薩遲發數日，約定在江孜相會。一月二十八日，離奈塘宿寓，經過舊遊的靈蹟，越出那木附近的嶮道，經過狄揚原野。沿途眺望，都足以發生回顧之情。到了丘虛驛，旅館主人郊外相迎，引我至旅舍。我受這樣隆重的待遇，實因我今回帶有法王廳的公務，未出發拉薩數日以前，就派有特別驛差，拿插箭的『公文』先行通知各驛的旅館主人，使他曉得我們一班將要來了。這插箭公文通常記載的是『某月某日前後，某某一班，當通過該地，應準備所需，勿得遺漏』等語。旅館主人便計算旅客到驛的時刻，到郊外去迎接了。凡大臣貴族，旅行各地，地方長官，應到數英里的前面奉迎的。據一般傳聞，古來人情陰險浮薄，旅行者過丘虛驛，不但常被盜劫，就是馬匹調換等等也感不便。縱令政府下有命令，也藉種種口實，故意抗違。現在政府當局，還視爲無法取締的驛站。

第四節 舟渡大江

十月二十九日，沿大江雅魯藏布泊岸，遙望查克森·珠阿利山寺，和古鐵橋遺蹟，因而經行通連江面的砂路，直到渡河的所在。先到的行李部隊，正在放入渡船。這地點，大江水幅，約合一千餘尺。渡過對岸，需時三十分。船有四個水手使櫓，一個水手把舵，利用江流回旋之勢，很容易的橫斷大江而過。這渡船就是俗所謂『水上木馬』的木舟。船爲『箱形』式，船端的舳部，有木製馬頭，全長約三丈餘，闊約一丈餘，深約三英尺，載人能載八十人，載西藏馬能載二十四匹。平常時候，江的兩岸，均停泊船一隻，一般旅行者要渡江，徵收船儼一『加爾馬喀』（約合中國五分）。馬渡江，徵收一『學康』（約合中國一角）；但夏季江水增漲時，船儼要加增幾倍。有旅券者，人馬均免納船儼。據聞十數年前，英國侵入軍，通過這地方，運搬五千餘名人員，和數千匹軍馬，以及所要的兵糧、武器、彈藥、馬糧、薪炭、營幕用具，和其他軍需品等，是將木船二艘，皮船數艘，和輕便小艇，兩岸架設鐵索，應用滑車，使木船往返兩岸，一日平均往復三十次，約費六日間，全部纜渡河完竣。（但有馬匹數部，是於上流地點泳渡。）那時正在七月末，大江滿漲時期，水勢急惡，爲江流漩轉最險。

時候。後來英軍歸途恰當九月末，減水時節，就選擇由從前渡河地方，溯至三十英里上流的水幅較狹和水流平穩的地點，並增加渡船，僅費三日而全軍渡盡。這渡河地點，爲拉薩直通印度的大路要衝，一般旅行者必需經過的所在。佔通商上樞要的位置，同時並爲軍事上極有力的拒守地方。

第五節 查克散的廢橋

從渡場，到下流約一千餘尺的距離。珠阿利山麓，瀕江地方，有一個很大的寺院，從直下的江岸，對著中流一個小島用兩根大鐵索聯鎖住，行人從此渡過。此地有古吊橋遺跡，大概去今五百年前，西藏某高僧所架設。從前這兩條鐵索，結連犛毛製的大繩，吊下幅約一英尺的踏腳板，鋪成吊橋，可以在板上通行，全長將近七百尺，這橋一直使用到去今二三十年前。現今這踏板已擱去，完全不能通行了。兩端橋基以巨巖爲底部，上面各築一塔，鐵索的末端，結在插入巨巖的大木樁上。吊橋一端的小島，靠近大江北岸，但是還有三百多尺遠，非渡江不能達彼岸。小島和江岸的連絡，本來有特築的長堤。現今這堤中間，被江水衝斷，非用舟不能渡過。在西藏地方，用鐵架橋，這算

是先例，且不多有。所以這橋特稱爲渣克散（鐵橋）。現在雖變爲廢橋，因尚呼此處的渡河地點，爲渣克散舟渡。珠阿利山爲西藏靈山之一，在十八世紀中頃，纔引世人注意。因爲教王提宗隸贊時代，在這地方，建立很多佛寺禪庵。現在尚有大小百零八座庵廟祠堂，散在山中。我們一行既已安抵大江南岸，由此更沿劃分江岸南側山系的大麓，向西而進，遙望北岸村落，有白堊的寺院，不由得喚起我的記憶，想到穹柯爾揚則的山院了。因爲入藏的中途，曾會見達賴法王一隊，數月間滯在這地，行宮影迹，歷歷在望的緣故。更前進到了康巴嶺麓的帕爾濟驛的旅館。

第六節 越康巴嶺

一月三十日，嚴冬早晨，離了旅館，披星戴月，向康巴嶺絕頂出發。最初沿凍結的小溪，進上傾斜緩慢的阪路，約走三英里，就登到二千英尺的高地。由此更登絕頂，尚有二千英尺高度，並且必須要攀登一英里的峻阪。愈登愈高，山勢愈急峻，空氣愈稀薄。易馬步行，又感着些少山暈。登至絕頂離海面一萬六千五百英尺，爲印藏通商路中一個難走的高嶺。立在這山巔的上面，遠眺前方，耶木多的玉湖，碧水冰結。宛如白玉盤，擺在似島的半島和四周連山的中間，旭日反射冰上，光彩強

烈，與喀羅的雪嶂，奴烏丁的冰嶺，遠遠相映，向北而望，大江低流，恰似白銀之水，嶮嶂接連，儼如牆壁，聳立天空。三年留學在聖都拉薩的靈地，渺不可見。就是該地一片天空，也彷彿不出來。據藏人俗謠，有云：『若登康巴高嶺，能够望見拉薩，可以在該峯頂上，遠拜「妙」女神的聖容。』所謂「康巴」的，就是指這嶺而言，「妙」女神，就是指拉薩中央大聖殿奉祀的「美」和「愛」的拔哈姆神而言。藏人以爲旅行者登到山頂，遠眺拉薩，想慕戀人，故有這歌。但是高登山峯，欲遠拜赤王宮和靈照殿的聖容，不止彼都人士，抱這願望，據某一個旅行者遊記，也曾載及在這嶺頂上，得望見拉薩的。可是我們一隊，用十二倍擴大的望遠鏡，試行探望，總不認得聖地片影，真是喪氣落膽。英將軍行軍紀行中，有：『曾聞由這地可望見拉薩，全與事實相反』云云。所以往來這山的旅行者，有決不能望見拉薩的話。其他的歌謠，也曾有：『登在嶺顛，不能拜見「妙」女神聖容』的歎辭。從山而下，千數百英尺，約路程一英里，纔可達山麓，在得馬倫驛少憩。更沿「耶木多的玉湖」傍邊，向東南行，所見的是曳橈冰上而往來的若干土民，竟無紫鴛白鷗隻影，與舊遊時秋景顯然改變了。最出意外的，是伯厄帖城附近的湖水，全不凍結，或因輕風不斷的吹拂湖面，否則附近地

方，地屬高溫的緣故；但這也是湖中一種奇蹟。

第七節 扎亞拉石室奇遇

一月三十一日，沿湖岸南進，渡過小橋，（這橋下的湖水，實從西方山峽的小流，流來湖中。）有楊西村落，爲通後藏日喀則的隆峽道入口。右眺楊西村，更南行而向拿伽爾則驛，左右遙望，距離二英里的山麓，有桑得鳶寺院和多木錯湖，就到着拿伽爾則城下。桑得鳶寺院，乃有名寺刹，奉祀多爾吉拔克姆神，爲陀羅女神的化身。達賴法王從印度歸來，在此寺約住二個月作爲行宮，因此更爲有名。

二月一日黎明，離拿伽爾則驛，過矮草灌木疎生的裾野，沿一條凍結的河流，入喀羅嶺峽道，稍前進得見數十個洞穴，爲古代土民穴居的遺跡；現爲強盜巢窟，劫掠行旅。隔河有荒村，由此而入峽道。我經過日光不到的峽路，在寒風刺肌中漸漸攀登，歷數英里，山峽漸闊，日光也照到了。走到扎亞拉石室時候，恰適正午，石室內外，已被數組的旅隊，完全佔領，在那地晝食。從印度方面向拉薩而往的旅隊，其中有一個西藏人，會說日本話。這藏人原爲印度僧正的從者，曾在日本留學。

的。他告訴我受僧正命，到印度的甲谷陀（加爾各答）面謁今回來遊的光瑞法主（即日本願寺主大谷光瑞）。

第八節 喀羅嶺古戰場

由這地繼續登攀，通過峻峭的山嶺，瞻眺奇勝，通過要害。溪谷左側，有離海面二萬四千英尺的冰嶺，聳立碧空。峽間冰河，恰如搗碎的大珠，日色照耀，光彩極美。黑巖的山嘴，突出於恆冰線下。沿巖背，有廢石柵，爲一九〇四年，英、藏兩軍最後的戰場。藏軍在此，全行覆亡。石柵，從離地面一萬六千一百英尺的低溪築起，接至一萬九千英尺的山腹。藏兵七百人，守此峽間，抵死防戰，終不能支。英軍的砲火而大敗。從這戰址沿阪路到絕頂，傾斜漸緩，不必下馬，可以越過一萬六千六百英尺的高嶺。從絕頂下來，右望奴近康薩魯冰河，沿冰溪的岸路而走，馬走在冰上，屢屢跌滑，人常墜馬。這地方到處生有刺的灌木，和似杉的高樹。這樣的高地，有這樣的大樹木，也覺得奇異。這山中夏時，生有鳥頭毒草，馬若誤食，往往中毒而死。經過此地的旅客，要格外注意馬的草料。峽道終點有二三間石屋，住乞丐四五人。向南而行，經數英里平原，廣闊無垠，起伏莫定。我就投宿於拉倫公

寓這本是清朝藏官行旅過此的宿舍，現在歸於西藏政府仍供官吏旅行暫駐之用。

第九節 到江孜

二月二日，過冰溪的橋而至右岸；馬首西轉，沿岸而行，在拉倫的山陰，有古刹，是西藏佛教古派的寺院。布丹人入藏多來這寺參拜。這寺對於該地佛教徒，有偉大勢力。通冰溪沿岸的路，各處皆有峻崖，屢屢遇到危險的地域。行過十數英里，溪流貫穿山巖而去，成爲天然的關門。過橋沿左岸而走，可至郭普西驛。更渡過支流上面的土木橋，在至低巖之頂，仰望見荒城。這地方爲拉薩通印度和布丹的最衝要之路，一方經江孜，而佔日喀則方面樞要的位置。從前是繁榮的驛站，所以叫做郭普西驛（即四方門之意）。但是地方狹隘，不能十分發展。自江孜做爲中心地後，這地就衰落而成山村。

二月三日，沿郭普西溪流，西北向山峽路，走十數英里，終抵廣闊的江孜平原。縣城有靈塔高聳於岩石之上，龐柯楚丁的金頂燦爛爭輝。圍繞他的，便是江孜大邑了。遠望前方，有垂仲大寺；近眺左方，有英兵軍營；不覺走到翔羅森林，這森林中間，有名爲翔羅邸的，是我在拉薩的故寓『耶

『普西益康』的別莊。這邸的管理者，是拉薩本寓的財務主任。常住這地監督附近的私領地。我滯留江孜時候，受本邸主人的優待，把本邸內的一部分，給我做宿舍。

第二章 江孜與日喀則

第一節 訪英國代表官

二月三日，在西藏曆係乙卯年十二月三十日（大晦日）慮新年的牽礙，不解卸行裝，直到江孜縣城，拜訪縣知事，託他辦理雜務。更至英人居留地的軍營，訪英國代表的商務官，告他來意。但恰值前任商務官更迭，現爲春碑駐在官馬格得那爾得氏兼任是職。他很喜歡我的來訪，待遇如故交。詳細查問拉薩的狀況，我很理會他所以查問的原因，就供給他有力的報告材料。他住西藏很久，精通西藏情形和語言，爲與西藏政府折衝不可缺的人物。

第二節 軍營午餐會

日本大正五年（民國五年）二月四日，爲西藏正月元日。所謂『火牡龍』（每破魯克）

之年，在日本爲丙辰之年。在英軍營，休息一天，他們開午餐會招待我。馬格得那爾得氏介紹駐在該地英國武官美查波特金和吉查布登帕爾二氏。應接室內有芳名錄，馬氏請我簽名，用英藏兩種文字，留爲紀念的。他導我環遊軍營一周，參觀廣庭內藏人男女混合的跳舞。次參觀軍營北部樓上各長官房舍，和公會堂等，樓下藏軍需品的倉庫，和武器的倉庫。軍營南部有兵房，收容五十名內外的印度兵和數十從員。兵房和官舍之間，有郵政、電報、電話局。這等局所，原爲軍用，然有時也可以應一般公衆使用。本軍營概用鐵筋混凝土築成二層樓。北部的一隅，高築四角塔，牆頭飄揚英國軍旗。到午後一時，和諸官長共同午餐，四年的中間，今天纔得坐文明的食桌，食後談笑費一二小時，並借得最近的英國雜誌和印度新聞，帶歸旅寓翔羅邸。二月五日早晨，商務官馬格得那爾得氏來訪我，立即提出要求，將我在拉薩蒐集的神佛、古畫、古像和其他骨董，拿出來展覽。他對於中國和西藏的古美術，有相當的鑑識眼光。他又要求我在拉薩所拍照的相片，均拿給他看。我就應他要求，並贈送十餘張照片。

第三節 江孜市一瞥

我的旅寓翔羅邸，在江孜郊外。從前英軍佔領江孜時，這邸爲英國全權大使楊哈斯朋的宿舍，兼爲護衛軍幹部的陣營。但這地確以戰場有名，數個月對陣之中，受藏軍一次猛烈的夜襲，大使及其他諸人，九死一生，從本邸向北約走華里二里之遠，即到江孜市街。這地的中心，丘岩數百尺屹立，聳入高空，絕頂有城寨，俯瞰下界。後方，別有小山，山頂有堅牢的砦柵。由南面的山腹到山麓，建有宏大的寺院。他的前面，有一座大金寶塔，城寨卽爲江孜城。紀元十四世紀，羣雄割據時代，爲某霸者所築，稱爲吉亞爾加魯孜，卽稱爲勝城嶺之義，略稱爲吉亞爾孜（勝嶺）更由音便轉爲江孜，就成爲今地名。現在縣署卽在城內，並且爲統率五百乃至一千常備軍的指揮官（戴琿）的駐在地。隣山大寺，築有石柵，係當年霸者，爲該院大僧正，擁紅帽教沙客亞派的偉僧，利用教力，對抗日喀則和隣奔的諸侯。威震於藏州卽後藏的南方時候，因爲要抵禦敵軍，遂築此柵。塗金大塔，高達百尺，模倣印度菩提伽耶的塔，大概紀元十一世紀所建造的。城岩與寺山，作馬鞍狀相連，岩頂高聳天空。寺山低橫，如掩護城砦形狀，江孜市場，從寺院前面直到市中央部，都設露店。每日買賣由早晨至午後，城岩東部和南部，人口稠密，西方極爲稀少。

第四節 通商之要衝

江孜城邑，廣大次於拉薩和日喀則。地距拉薩百四十五英里，距日喀則六十英里，距印度大吉嶺約二百英里。人口約達一萬，地居後藏最樞要和貨物集散的地點，且扼印藏通商上東西兩都的咽喉。這樣重要地方，因從前英藏戰爭的結果，英國要求根據這地方，劃為將來西藏商業的中心地。這地為英國實力施及西藏的最北端，由大吉嶺約行二週以內，可以到達該地，郵政五日可到。加之有電信、電話，與印度方面連絡，更見便利。西藏政府，置印藏商事監督官於其地，擔任與英國當局者交涉商務。縣城西北，隔四英里，有一個山麓，建有大寺院，稱為澤青工巴。有十二世紀建立的古刹。厥後，雖有幾多變遷，仍有二千僧徒，為西藏有數大寺。這靈刹在英藏兩軍對陣時候，化為修羅場。江孜廣原的河流，名為尼楊楚（甜水），被灌溉的田野，在西藏本部中算為肥沃之一。高度雖約在出海面一萬三千英尺內外，比拉薩溫度稍高。又雨量潤澤，適於農作的區域較廣，這地的河所以稱為甜水的，就因為這河的流域，盡皆沃野，都靠這水滋養的緣故。

第五節 山庵隱者

二月六日，再遊日喀則。行李大部分，交給兩個從僕，留在翔羅邸。我同其他三僕攜帶少許行李，一行六騎輕裝出發，過江孜市街，向東北走，橫渡甜水橋，到了澤青寺的北方。至日喀則的本道，右岸雖然可走，現在經過左岸的近道。這附近北方山中，處處都有山寺，修行佛道的隱者，結山庵爲修道場。修行的人穴居山庵的岩窟中，密閉門戶，開個小孔，遞入少量食物，隱身在暗黑裏頭，坐禪修法，亘十數年之久，他們常有數年間未曾接受日光的，僅由小孔時時透入暗薄光線。由山庵的番僧，每日一次以頭蓋骨做成的碗，送來少量的粗食和水。番僧送來食物時候，輕叩巖窟的戶，窟內修行人，伸出枯瘦青白色無力如死人的手，接受頭蓋骨的碗。修行者不許與窟外人交接言語。在修道期間，離羣索居，真似住在靜肅寂靜的幽境。常有修行者坐在窟內，亘二十餘年之久，坐禪修道，結跏趺坐而往生的。這樣的窮苦深寂的參禪，從前極爲流行，窟內常有多數修行者，但是現在不過數人了。

第六節 夕暮渡河

是日過正午，到了東孜地方。山上有城砦，山腹有雄壯的寺院。有名的西藏學者沙拉托強多

拉達斯，最初入藏的時候，得札什倫布宰相優待，屢留學這寺院。轉過東孜的山嘴西進，途中左側的山裾，有尼寺，尼僧數百在此修行，午後三時頃，風沙突然來襲，前進頗不易，行過五六鄉村，夕陽將沒，疾風歇息，過沙爾山寺，日色已暮了。轉過這處的山嘴，前方的迫那白城掩了山岩，屹立於黃昏之空。壯麗之影可認。到了此地，被可惡的甜水擋住，無橋無舟，只有騎着馬渡過的一法。恰好是陰曆初三，月影稀微，朔風寒冽，衆皆辟易渡河。水深浸及馬腹，且是急流，動不動就要被翻倒。從僕一人，行至中流，險些陷入深淵，所騎的馬也幾溺於水，幸被波浪推上淺灘，漸得無事。到了迫那宿舍，立刻燒火，使人馬共煖。把濕衣也烘乾，直到夜半，纔就晚餐。

第七節 日喀則再遊

二月七日，行至距迫那西約二英里，有個迫那伽頓的鄉村，在這地方小丘上面，得見秀麗的寺院，用『金字塔』型建築的。再西行數英里，有廣漠無垠的沙原，叢生多刺的灌木。處處沙丘起伏，宛如大洋的洪濤。越過沙原地帶，行於小山攢聚的山地，越過二三小嶺，到廣闊的平野。吾人眼簾，突映入札什倫布的大伽藍，和日喀則的巨城。西北行進甜水流域，路程不遠，即到東橋（散巴

廈耳)旁邊。日喀則知事特派使者來橋上相迎，知事把他自己的私宅，充作我的旅舍。他從前在拉薩奉職時候，我和他結交約歷一年半。次日爲西藏正月五日，我應知事新年宴會的招請，在縣城思成嶺(薩木耳普則)的官舍，快樂了一日。

第八節 謁見札什喇嘛

二月十日，拜謁札什喇嘛法王，我遵從佛教式，行三度『查孜兒』的最敬禮。得受『察格旺』冥福力，和謁見達賴法王毫無所異。我蒙特典，受四品相當的禮遇，特於御前設座蒲團(墊子)許我着席，我稟稱：『今日得賜拜謁，至爲光榮』。法王便接口說：『久聞足下的事，現在來謁見，我很滿意。』又問：『足下的本名爲何？年紀多大？和達賴法王，到現在有何種關係？住在拉薩幾年？』我一一奉稟，他又詳細詢問目下歐洲大戰模樣，和日本事情，一面擺着茶點和飯菜來賜食。拜謁時間，約五十分，纔退出，得了佛像和其他賜品。至十一日，復召入謁。我不曉得被召何事。法王給我一封的英文信，命我翻譯藏文，他就說『這是屬於秘密文書，不能囑咐政廳翻譯官去翻譯，所以特煩足下翻譯。』這封信書，係某國的某協會的名義，寄與札什喇嘛法王，要聯驢修好，想將來

開發西藏可以效勞。法王又詢及西藏和日本今後的關係，應當如何纔得相宜？我就說：我雖然不無意見，但是目下的日藏要結親交，互相往來，是全然無望的空想。

第九節 再還江孜

日喀則再遊的目的，就是如前所述要謁見札什喇嘛法王。還有一層，就是不忍離去這地方，並且去訪前年入藏的途中，特別待我的僧正。所以我謁見法王之後，立刻即飛馬南郊，赴特別拉卜登的邸宅，慰問僧正母親，拜謝前年待遇的大恩。僧正老母，昨年喪失所天，有身世殘年的悲感。我就道及今回離藏的事情，滯留日喀則祇有一二天工夫，更有戀戀不捨的情趣。二月十三日，就江孜的歸途。次日便到着翔羅邸，與我同行赴印度的特使，係喀西亞政廳的書記官，數日以前，已在江孜等我。二月十五口赴英國軍營，訪馬格得那爾得氏，告他旅行日喀則的情形。他要曉得札什喇嘛法王對於中英有怎樣的感情。我就供給有力的事實和推測，給他做參考。他明天往春碑。我們要走的地方，也是經過春碑。要求他同我一路，但是他行色匆匆，大約每日不能只到一個地方。可是我獲得特權爲途中安寧起見，從這地到五個驛站，都可以自由住居英國官吏的「班格

羅」宿舍。

第三章 經春碑溪谷而離西藏領土

第一節 過英藏戰址

二月十六日，喀西亞政廳書記生一行，共十餘騎，三十三馱編成旅行隊，長亘五六十丈。辭去旅寓翔羅邸，渡過尼揚楚（甜水）上的孜奇散巴（大嶺橋）。橋下的清流，不止養活江孜、日喀則廣原內幾萬生靈，並且灌溉數千里田野，使每歲穀物豐登，不負他「甜水」的美名。沿甜水左岸南行，離去江孜平原，入山間峽路，有西藏著名的奈寧古寺。不幸從前被英軍破壞，與附近的鄉村，同遭兵燹，不禁歎當時戰爭的慘絕。從江孜以南，至帕利約百英里的通路，爲現今西藏惟一的车道，若有車輛，可得通運的便利。我們受道路險阻的苦痛，至是始感得車道平坦的安全。馬向前進，離江孜約十五英里，到沙夫干小驛，寄宿英印政府設立的「班格羅」宿舍。舍內設備，與印度內地所見相同，備有必要的家具，炊事器具，和食器，書架上有多少書籍。火爐不燒煤，用糞糞和少

量的木片，我們到着後，約一小時，商務官馬格得那爾得諸人，也到這裏。他們因爲歸途甚急，稍憇就行至次驛，距離約十餘英里。二月十七日，從沙夫干的班格羅，越過砂礫小丘，向正南行，入黎得哥治山峽，山巖千餘尺，高聳天際，挾尼揚楚溪流，地形極爲堅固要害，扼江孜的咽喉，在軍事上間接的也算爲拉薩險要的防禦地。英藏戰爭，藏軍曾死守這地方，但不能阻止英軍侵迫，相傳爲極不名譽的敗戰。出赤壁的峽道，處處有雪降，近甘馬驛時，風更強烈。附近一帶的地表，盡是凝灰岩。有數個地方，發見溫泉。若用肉眼察驗這水和普通淡水無異。周圍的山，並沒有一座火山，或且地下潛伏有火山，也未可知。從甘馬驛向東北，入哥普西間道，爲到拉薩的近路。時至午後，雪下愈大，堆積路上，厚達至六七寸，行旅稍見困難，這時候纔感得『雪國』的旅況。到着薩馬達驛時，已黃昏，雪下不絕。寒夜的冷氣，砭人肌骨，有一刻不能離煖爐的勢子。這地方出海面一萬四千餘英尺。有一驛距沙夫干驛約二十八英里，距甘格馬驛南十餘英里。

第二節 最寒之日

二月十八日，前夜在屋外廊下，掛了一個寒暖計，最低溫度示華氏零下十四度（換算攝氏

爲冰點以下二十五度，是算我在西藏境內感着最低溫度的記錄。薩馬達驛的「班格羅」雪深尺許。踏雪南行，旭日反射在白雪上，眼非掛着「哥格爾」一步不能前進，此處通路與尼揚楚分離，右邊望見結冰的喀拉湖水，到了喀拉驛，已在午後二時，想再沒有時間，可走至次驛。加之，午後天氣險惡，所以就寄宿該驛。但夜間寒氣慘烈，不亞於薩馬達驛。喀拉湖水結冰，人馬得在湖面往來自由。這湖內魚類，在夏季撈取一部晒乾爲食用，大半充爲肥料。

第三節 拉姆湖畔之壯景

離去喀拉驛，到着察爾小村，前面有拉姆冰湖，展開廣闊的山原。從東巨南的冰嶺，多有出海二萬三千尺內外的高峯極呈壯觀。現在我們經過的原野約出海一萬五千英尺。湖邊景色，並無奇勝。沿湖向西南走，一望前方，曲毛帕利的銀嶂，遠懸長空，與托烏那山嘴相對，彷彿可見坦拉的高天原，因感得湖地之廣大。繞湖西岸，至多琴驛，烈風突起，寒氣透膚，人馬都要凍殺。在多琴稍待，喫過中飯，加穿一襲重裘，繼續行程，過格爾驛，繞行山嘴，得一清泉。一九〇四年，爲藏兵和英兵開戰的地方。這地附近，多產野驢，較普通的驢稍大，較馬稍小，毛黃褐色，有黑色斑紋。不和人接近，見

則逃走，所以不易捉捕。越過曲毛帕利（出海面二萬四千英尺）山麓，寄宿於托烏那的『班格羅』。

第四節 餓死的犛牛和驢

二月二十日早晨，濃霧蔽天。這地的霧，與普通不同，實爲微小的冰片所結。霧將散的時候，旭日映射，發放燦爛的光彩。亂虹流動，頗呈奇觀。托烏那原野，約有十英里平方，盡被深雪掩埋。行過這雪原，有坦拉高嶺，阪坡坦平，不似登到高地。忽再登至三百英尺之高，就達出海面一萬五千二百英尺的嶺頂。下坡傾斜稍急，馬車尙可通行。附近地方，積雪深厚，處處橫陳犛牛和驢的死骸。巨大的兀鷹，羣集啄食驢肉，幾個旅行的土民，也聚著剝犛皮割犛肉，這都因爲數日以來，雪下不絕，他們不能得牧草而食，結果至於餓死，並非病死的。行過曲基耶部落四英里地方，就到着帕利城下，至『班格羅』探查，令人驚駭的，就是馬格得那爾得氏諸人，尙滯在這地。感受風寒的馬格得那爾得自言：『在達布爾嘉趕急啓程，極爲無謂。日來遇着下雪，所以現在尙逗留這地方』云云。我從今早出發地，到了這地，約有十八英里的距離。土地高度，約達一萬四千五百英尺。地面較

低，氣候略暖，毫無不快之感，但是積雪深厚，達至一英尺五寸以上。

第五節 重要的帕利驛

二月二十一日，因換馬逗留。帕利驛在江孜南方百英里。兩地的中間，並沒有可以停歇的驛。這驛運輸用的馬匹，因負過重的負擔，致馬匹缺乏，旅行極感不便。這地方就印藏貿易上而言，他所處地位，在江孜和春碑之下，但由印度方面，經這地入內地，就為商人和旅行者必經的地方。一方西藏境內的物產，大半集中這地方，為印度、布丹、西金的交易場。主要輸出品為食鹽、羊毛、砂金、西藏呢絨氈等。輸入品為歐亞雜貨，經印度輸入於內地，和從布丹輸入的穀類，人口約二千餘，西藏人佔半數，其餘為春碑和布丹的移住民。在低丘的上面，有城寨，為從前中國防備英國，使西藏政府築造的，扼守西藏南境一帶，為最重要的軍用地。土民家屋，與內地不同，很少石造的高樓大廈，大半為平頂家屋，牆壁材料，就用從原野取來的草坯泥炭。屋建在狹隘的區域，窗戶閉塞，光線微弱，為非人所居的簡陋汗穢的家屋。土著人民，不務農業，專以牧畜犛牛和羊為生。夏季種麥，不是以收穫穀物為目的，祇供馬料，距這地方西十餘英里有堪布溫泉，西藏人多赴其處療養。

第六節 入春碑谿

二月二十二日，準備調換馬匹，至午前十時，漸漸就緒，天高氣爽的曲毛帕利的冰嶂，和陰山（帕利）的城影，在他後面。過得他克低原，漸入春碑溪道，這入口地方，爲冬季落雪最盛的所在，常傷害人畜。從這地登山腹險路，俯瞰數百尋的溪流，漸次向低地而走，積雪也漸漸減少，氣溫更見高昇。出海一萬三千英尺的山上，灌木叢生，躑躅和石楠花甚多。再走下低地，爲喬木雜生的灌木帶。在出海一萬英尺的低山地帶，有鬱蒼的森林，繁生樅、赤楊、石楠等高樹。綠苔布滿深溪，白雪殘留山嶺，景色真惹人賞愛。行至喀烏山村的『班格羅』喫午飯。更沿溪流，經過樅樹森林之間，次入杉、檜以及喜馬拉雅杉等混生的地域，更走下數百英尺，至九千英尺內外的山地，松柏之類，產生繁茂，再走至林摩的盆地，眺望多趣，草野留處處殘雪，其間的溪流，清澄而紆緩。四圍的山，松柏爭翠。嶺上有孤立的山寺，四邊寂靜已極。離開這盆地，順阪路而下，溪泉忽成飛瀑，與山岩相吞吐。更行數英里而到山麓，有水田旱田，民家散在各處。山景頗似日本，完全與西藏的山和人家不同。這青青草木，和街角木造屋頂的人家，就過幾年，我之目仍留此樂境的。行至伽林克村，天已黃

昏。因無『班格羅』乃投藏人的宿舍。

第七節 西藏旅行之終點

二月二十三日，走下山路，山峽要隘，有哨舍和柵砦遺址，爲清朝建築的防禦柵。從這地通過山泉百折的佳境，到着夏西馬的名都。英人稱爲亞東。深綠松林的山麓，有洋館並列，屋頂紅茶色，前面隔著廣闊草原，有白色洋館。屋頂豎桅杆，高飄英國旗，爲商務官馬格得那爾得的官舍，我與同行的書記生，同去訪馬格得那爾得，因爲聽說新派來江孜的商務官喀普丁強貝爾，本日可以到這裏。馬氏往距離這裏數英里的下谿地方，迎接新任商務官。我們就立刻告別，向當時寄宿地方而出發，走過夏西馬的八寨，經風光可愛的峽谿。途中有春碑村，僅二十餘戶，雖無何等價值，但因溪谷的名稱從此地起，惹人注意。我們耳目時常觸着春碑瓦利 (Chumbi Valley) 的字樣，乃英人用這村的名而加上去的；但是西藏人總稱春碑谿谷地方爲托摩；至於春碑，僅爲這一個村的名。春碑村之次，有培卑塘小邑，風俗習慣，極似中國內地，還有前清官吏的官署。現在西藏政府把這官署爲春碑總督赫丁的官署。我們往訪赫丁，告來意，就辭出，急赴乞馬村公用宿舍。乞馬

驛爲我們西藏旅行的最終點。西藏政府頒給的旅行證，過了這驛，便無效。旅行西藏，至這驛止，告一段落。若要再旅行別處，至少要滯留這地二三日，準備一切。

第八節 日英藏之交歡

二月二十四日，亞東商務官馬格得那爾得函約午餐，我同書記生及赫丁將軍三人，準時同赴盧馬氏官邸，把我們介紹於新來的強貝爾氏，他年三十六歲，極活潑的士官，從前駐在印度西北邊境白夏華，現被任駐紮西藏江孜。因爲赴任，在這裏滯留數日。從前住過北京，會說中國話。有日本朋友，所以他也會說日本話。赫丁將軍年約四十歲，西藏貴族出身，兼爲春碑商務監督官，這兩個英官和我們三人，從前受達賴法王的囑托，協議兵器交涉事件，決定向英印政府先後交涉。這午餐會食完了，談笑數小時，而後散會。

二月二十六日，我同旅僚書記生離去西藏，向西金出發，馬格得那爾得給與證明書，以代旅行證，可以旅行西金境內。

第九節 印藏貿易之要地

二月二十七日，爲滯留西藏境內最後的日子。我們行李大部分，由數名從僕護送，直至加林。我們帶少數從僕，離乞馬驛，向西金出發。從這地至加林，約有七十英里，道路艱險，要費四日纔可達。馬匹的運費，馱馬一匹搭載一百二三十斤，乃至二百斤的行李，平均要七元五角。乘馬要十元左右。遇羊毛輸出的時期，運費較昂，若在他季節，運費便低落。若運至西金首府干托克，運費不甚上下。據說春碑爲印藏貿易上唯一的運輸機關，且爲馬匹調換的要驛。春碑的商人，能操縱印藏往來運輸的運費率。目下印藏貿易，除特種禁輸品，如武器和酒類外，完全自由貿易，不徵收關稅，至於貨物，開封檢看等事也很少。從乞馬經過一里半路，就到林琴根村，爲春碑谿路的最終點。由此順溪流向東南而下，就入布丹王國。溯這溪一個支流，越過小嶺，經西金王國，就到印度境。我將離去這溪谷，尙有多少可記載的事實。

第十節 喜馬拉雅山中的樂園

春碑谿谷，原爲東部喜馬拉雅山中一個山峽。高度約九千英尺乃至一萬餘英尺，延長約十餘英里。北有西藏高原。東及南接連布丹王國，西界西金王國。若不橫斷喜馬拉雅的南脈，就不能

出印度平原。這地方一帶，固爲西藏的領域，但是自然界的狀態和土民風俗，完全與西藏境內不同，頗有與布丹、西金相似之處，西藏人稱這地方爲托摩，稱這地方的人民爲托摩娃，全與內地區別。這溪谷的人種，發源布丹，以後與西藏南部和西金二種族混血；然仍爲蒙古人種系統。土民面貌圓，皮膚白皙，體格纖小，顯自然的肉體之美。這種族帶有美麗的體格，這谿谷的風光，也饒趣致。旅行這地方的人們，或稱這地風景與瑞士相埒，然我以爲與日本的山光水色，遠相彷彿。秋冬季，環繞高空的峯頂，都冠着白雪，山麓都有紅葉的楓樹，加以風雅的山家，點綴於深綠松林之間，這景色極爲瀟灑；春夏時候，柳、楊、桃、李、木蓮和石楠花等，裝飾山裾和水岸。狹野的邊緣，草花似錦，喜馬拉雅的蝴蝶飛舞其上，這豔麗的景色，真令人眺望不忍舍。這樣明媚的風光和順的氣候，在喜馬拉雅山中實是罕見的一個樂園，因此有辭吐蕃的胡原，來遊這個花園，有避天竺的熱野，來居這清涼的仙境。這無他，都是賞玩自然的美景，歡喜氣候的溫和而歎賞這柳髮桂眉雪膚花貌的山容水色不置了。旅行者倘欲窮喜馬拉雅的奇勝，先從大吉嶺眺望五大雪藏的壯美，但是不可不進探春碑谿谷的秀麗。我們離去這樂園，越過一個小嶺，山路的途中經過中國人的『亞東』

關。想起英國商務官駐在的夏西馬地方，英人稱爲亞東，大約襲用這「亞東」的名稱。從這地西行攀過高嶺，約達一萬英尺以上，爲森林帶，樅、石楠等大樹甚多。這森林帶中間，峯嶺重疊，滿道積雪，可沒馬脛。經過不易攀登的山嶺，日沒之頃，到着蘭拉的公宿舍，這旅舍爲清代遺物，現歸西藏政府所有。置哨兵數名，防備邊境，檢行旅。

第十一節 終出藏境

二月二十八日，蘭拉的山景，亦途中勝景之一。在出海面二萬二千英尺的高嶺上，古樅巨幹，落落盤踞，黛色參天。積雪深埋山谷，不爲春光所溶，最烈普嶺萬古玄冰，高障碧空，殆要遮斷我們的前進，行過蘭拉村，攀登雪阪，屢次下馬徒步。走到童山地界，傾斜稍緩，冰雪掩蔽地表。通過冰結的小湖，又頓成急阪。約登五百英尺的高地，漸漸達到最烈普嶺巔，高度約一萬四千三百九十英尺。若比起西藏境內許多山嶺，像耶木多、拉姆、托烏那等平原，已近一萬五千尺，未免相形見絀了。但這嶺的險惡，卻要算是印藏通商路中第一，尤其是積雪結冰，爲通過最危險的時期。此處在地圖上爲西藏與西金的國境，然而事實上看做印藏接壤地爲善。如果從這嶺顛，更前進一步，便出

「禁制外人的祕密國。」若不得英、藏雙方許可，不得越過界線一步。我攬轡暫停，顧盼東北拉薩，回想三年間留學地方，不禁有無限感慨。對於離去此嶺，戀戀不捨。但是高嶺寒風，吹捲冰雪而來，不許我們稍稍停立。因此任馬奔馳，直跑下這嶺，踏過四英里的積雪，下降一千餘英尺的地方。在苦普山村少憩，復循起伏甚多的嶺道，遠覽低谷中圍繞松林的小湖，經過石楠叢生的山地，這樹都隱翳綠葉於積雪之上，以待春陽。又跨越山谷到着那東村。此爲高一萬二千英尺內外的山地，有較大的驛站，居民百戶。英印政府設有郵政電信、電話及班格羅等。山勢頗低，故氣候不甚冷，但積雪極厚。投宿班格羅，接得春碑馬格得那爾得電話，詢問我們最烈普過嶺安否？又告訴我們今後有旅行西金內地，和住宿他領土內「班格羅」的特權，已由該國政廳長官伯爾遣使在途中接待，交付旅行證，可以安心繼續旅行。我們欲謝他的好意，然後告別，但電話忽然斷了，不勝悵悵。

第四章 西金國內的遊興

第一節 宇宙之壯觀

二月二十九日，沿那東雪嶺，繞出山背，行紆曲的山路，松和石楠的綠色，對着白雪，更覺其濃，沿途起伏無常，宛如駝背。四旁環顧，悉皆奇絕，走到林圖嶺之間，雄大的風光，「真已極宇宙之壯觀，到底非詩畫所能企及也。」只如此說了。五大雪藏的怪冰，橫裂太空，恰如白銀的巨龍，翔昇空虛，脚下幾千尋的幽谿，深遠無窮，一朝白雲漲起，如洪濤之倒捲於大洋，頓呈奇觀。皚皚的疊嶂，山勢種種變換，然而一望遼寬，遠超眼界，反覺碧落之淺狹。據經驗的談，在大吉嶺若欲探雪藏（喜馬拉雅）的奇勝，可由東古魯前進，攀登散多克普，更向法爾托嶺，則五大雪藏（坎琴會伽）的冰影，愈爲擴大。銀壁懸於天空，連嶂起伏蜿蜒，跨三國境界，這樣壯觀，足奪人神魂。但是那東喜馬拉雅的偉觀，更增幾倍筆舌不能形容的壯美，祇有遠征這地的旅行者得享有絕妙眺望的眼福。由大吉嶺至那東，山路約有五十英里。上下山谷凡數次，最後攀登一萬餘英尺的險阪，這是很有趣味的山行。不過此地爲西金王國領土，應先得入國的許可旅行證和「班格羅照會」，向大吉嶺政廳請求，大概可以給與的。旅行所需日子，約十五日。以大吉嶺爲起點，一切旅行的準備，囑托該地的旅館有經驗的經理人，殆最爲便利的。旅行時節，由十月末至二月頃，爲最好，若不是這時期，

春則雲霧漫漫，眺望不宜；夏則時時降雨，行旅不便；秋冬有降雪的障害，但很少連日續降，能够忍冷受寒，遊覽喜馬拉雅的雪景，是遠路旅行最好的季節。到了陽春四五月時候，濃霧浮雲，一望無際。登出海六七千英尺的高地，桂花、木蓮、蘭花等，燦爛亂開，在一萬英尺內外的山谷，各種石楠花，競美爭妍，這地很似東古魯和散多克普的春景，但雲霞的美景，也可以代償不得眺望雪嶂的遺憾。

第二節 一日有冬春夏三候

行至林圖嶺可以在路旁看見破壞的城址，這城爲西元一八八八年，英軍侵入西藏時藏人所築的。山路由這裏急轉直下，下降至一萬二千六百英尺的山嶺，再降至一千三百英尺的低谿，就走完喜馬拉雅的主脈了。隊商馬匹，載笨重貨物，上下這高嶺，巧妙的往來險路，看他們交通如此之頻繁，令人想到印度的貿易，其盛況出於意外，不得不驚。再降下低處，到溫帶地域，氣溫甚高，春光已來，林間有榆、檉、楓、山櫻、木蓮等植物。到色頓琴驛的『班格羅』在午後三時頃。天陰而暖，寒暖計六十二度。脫下皮裘，換著輕衣，倚樓上欄杆，遙望山谷。在山地中間，處處有田地點綴，青麥

和菜花，綠黃相交。桃花梨花，含苞將綻，而雪山已不留片影。重嶂一面，爲濃霞所罨。暖煦的南風，徐吹溪谷。泉流涓涓溢出。想起晨來在一萬英尺的山上正踏深雪而下降，頗覺珍奇。晚上有穿洋裝二客係西金政廳長官伯爾的特使，送來通行西金境內的旅行證，「班格羅照會」和伯爾的書信。三月一日，從前夜降雨至今早尙未見晴，山路盡是泥濘，人馬俱困。穿森林間行，走下約二千英尺，稍覺得熱，亞熱帶的植物繁茂，麥穗也呈黃色。隆楚河兩岸林間，多山猿棲宿。前行四五英里約降下一千英尺，走出隆利的八寨，渡過溪上的鐵橋，投宿「班格羅」庭前草花滿開，紅白紫黃競美爭妍，柑橘的白花，恰似白雪飛散在濃綠的葉間。馥郁的薰香，充滿園裏。初夏氣分甚濃。氣溫午後三時以後，呈七十度，慣行寒地的旅行者，稍感苦熱。幸而「班格羅」接近溪流，在潺湲水聲中納涼，換上夏衣，靠了沙發，爽快莫可言狀。昨天早上，那東嶺雪中的宿舍，假傍暖爐，眺望冬景。今早在色頓琴於春雨中，賞李花，迎南風，現在隆利溪畔，炎日將暮，對橘花清泉而納涼，旅行者若當日離去那東而到此地，二十英里的山路，不過十數小時，然而喜馬拉雅山中，冬春夏三季的佳景，已急急的變換呈現於目前了。

第三節 到西金之都

三月二日，隆利驛在西金王國和大吉嶺縣兩界之間，爲交通加林琿、帖伊斯他、干托克諸方面的要路。我等一行如由這裏向西金國都干托克，須沿隆楚河急流而下。這溪間的通路，曾有英軍入西藏時（一八八八年）開設的軍道，一九〇三年之遠征，也由此處而向最烈普嶮嶺前進。從印度平原，橫斷喜馬拉雅山脈，進入西藏的最短距離，應當從大吉嶺鐵路起點的西利格來驛，依狹軌鐵道之便，通過帖伊斯他溪道，而達加林琿的羅多驛。次至蘭波村，走良好的車道，末了經過隆利村而向春碑谿。但是現今的通商路，從帖伊斯他橋，直登山道，卽至出海面約四千英尺山上的加林琿驛，再取經由隆利村的迂迴線，這是普通如此。隆楚河下流五六英里，是出海面僅一千英尺的低地，炎熱難堪。渡橋向右岸前進，距離不遠，有通山上的路。約登三千英尺，到帕奇容村，從此地到干托克，要昇降約十二英里的山谷。先下四英里的阪路，次行三英里的溪路，最後登五英里的山道。山谷中多有水旱田，稻莖尙殘留田裏，可知米糧必豐盛的。柑橘的栽培也很多，令人想到大吉嶺市場的『西金密柑』。山道尙未登盡，天色已暗。前面國都的燈影全然不見。山林之

間，螢火亂飛；叢草之下，紡織娘鳴聲喧耳，宛然日本的夏夕。依著山脊前行，時時仰望天空，靜夜的星光，亦疑爲螢火；征馬的鈴響，又像加添紡織娘的鳴聲，不亦怪哉。涼爽的心地，小步向前，同僕人齊唱懷思拉薩的歌，以慰夜道之無聊。午後九時到干托克街市，這街市建設在鞍狀山嶺左側，傾斜西南的地面。這嶺北高南低。北嶺有英國政務官廳和醫院官舍等，南嶺有國王宮殿，新舊二座並列。山嶺高度距海面五千八百英尺，屬於東部喜馬拉雅羣脈中一支脈，不是獨立的峯嶺。這地的氣候，四季溫和，寒暑相差不大，爲天然健康地。今趁訪問西金都城的好機會，就這國的沿革，稍加研究。

第四節 西金民族

西金民族，由西藏移住而來。以前係列普茶種族住居的。列普茶酋長，曾領有現今的西金和大吉嶺縣，而建設獨立國，這人種顯爲蒙古種的一派，多少和藏人相似；但體格較西藏人稍劣，身長平均約五英尺，毛髮漆黑且長，男子也同藏人一樣結爲髮辮，女子則分爲兩束，垂於左右兩側。衣服材料，係木棉織的。大布單衣像袈裟般裹在身上，再結以帶。男子腰間必掛劍。他們的教，類似

西藏古代的梵教，崇拜魔神，信仰天祖，能行妖術。言語爲列普茶語。但是西藏語今日的西金語，尼泊爾語也混合使用的。據傳說太古時代，此國有天空鐵格大神和紐空哥魯女神同居，蕃殖民族。有的人說，大洪水時代，天東高峯，有一組男女共棲，洪水退後，子孫蕃殖，而成列普茶族。這種相傳固然都是無稽的神話。據某史家說，這人種確是土著民族，但他史家說，是很遠以前，由西藏高原移住此地者，其年代，大概還在佛教沒有從印度傳播到喜馬拉雅以北的上古時候。總而言之，列普茶人種，在此地幾百年之間，開拓喜馬拉雅森林，經營農牧，不受何等的外患，平和之中，過他們幸福的生活，彼此毫無競鬪爭奪之事。其天性溫順而柔弱，能對於自然界而增長微細的觀察心，成爲良好的博物學者，植物一門，分類的考察力，尤爲卓越，爲未開化民族中一個奇例。這樣的平和民族，不曉得什麼時候，受強敵侵略，喪失國祚，淪爲被征服者不能發展。結果散處西金，喜馬拉雅地方，不能結成集團的部落，將漸歸於滅亡。而其動機，實基於西藏人之南下征服。

第五節 西藏人之南下

西藏東部喀木（康）地方，有勇敢民族崛起，併吞後藏，南下而臨喜馬拉雅，終至春碑谿和布

丹西部。在十七世紀中頃，侵略現在西金、大吉嶺，征討列普茶民族，驅除其酋長，統一全土，定國都於托木倫（干托克北方）。至十八世紀初葉，佔有廣大的領土。地域西自尼泊爾，東至布丹西邊，南越大吉嶺縣南境，遠及印度孟加拉的廣野，恆河及布拉馬普得拉（雅魯藏布江下游）的兩岸，也歸他的勢力範圍。這征服者也是蒙古種的民族。近世稱這民族爲康巴·列普茶，或西金·布別亞與舊民族列普茶有別。現在的西金人就淵源於康巴·列普茶民族。

第六節 現今的西金

歷時未久，東方的布丹強盛起來，侵略西金領土的東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西隣の強國，廓爾喀兵，頻頻來寇，幾於略有西金全土。於是西金王請求當時握西藏主權的清朝來救，得清朝的精兵，攘除廓爾喀軍隊。然而想完全恢復主權，再現昔時的繁榮，那就困難了。英國東印度商會，忠告廓爾喀王，要求中止侵入。王不聽他議，該商會出兵征服廓爾喀，從前廓爾喀王所併吞西金的領土，盡割讓給東印度商會。該商會並不領有這地，立即歸還西金王。同時請國王復位，並欲保證該國的獨立，而設一中立地帶，斷絕廓爾喀東侵，布丹西略的意念。那時因大吉嶺附近地方，頗適

於衛生，於此建設療養所和兵營等是必適當的。一八三五年，請求西金王租借此地行諸般的建設，先開山上市大吉嶺爲基礎，遂成今日最繁盛的地方。一八四一年以後，西金人屢次反抗英人，英國進兵懲罰，沒收租借全土。一八九〇年，與清朝締結條約，西金國終歸英國保護，以至現在。

第七節 雪藏（喜馬拉雅）之瑞穗國

西金國的傳說和沿革大略如上，其人種、宗教和風習等，在喜馬拉雅民族中有特殊之點，很足惹起我們考察的興味。今試研究這國名的由來，舊民族列普茶人，呼爲『列哲雄』新民族康巴·列普茶，即今日所謂西金人，西藏人稱呼爲『連哲雄』這『列哲雄』和『連哲雄』不過讀音的轉變；若考其意義，『列』大半指穀類，尤其是『米』多用這語。『哲雄』普通爲耕地之義，又用爲『邦土』『國土』之意，因此『列哲雄』就是『年穀豐饒的國土』一句成語，和日本史稱日本爲葦原、瑞穗國相同。（備考，原語羅馬字爲 *Abras-jongs*，普通發音爲 *Dre-jong*，*Dre* 殆近於 *Re* 的發音，入於日人之耳就成爲『列哲雄』了。）論到西金的國名，從何時何人而命名的，雖然不大明瞭，英人稱爲 *Sikkim* 或 *Sikhim*，少用 *Rejong* 的原名。西金名稱，恐係

本國以外的異民族所命名的。怎麼呢？這 Sikkin 名稱，假定爲 Sikhim 的轉訛，就爲『被破壞的家屋』的意義。當時廓爾喀攻掠這國時，屢破壞家屋，殆欲使彼不能重新建築。此徵諸史蹟，乃當時廓爾喀征服者，特別加以『壞屋』的名稱，可知也。西金人無論今昔不自稱本國爲西金的緣故，大約因這語含有不名譽不吉祥的意義。要之這國的本名，原名爲『連哲雄』（即瑞穗國）所以從古至今，該國人就用這原名，這是值得注意的。

第八節 天尊降臨

西金國北部，有高峻的雪嶺，稱爲托爾母峯，峯頂相近有很大的岩窟。相傳太古天空鐵格大神，降臨這世界，最後入這岩窟昇天而去。列普茶人常在這地供養做個禮拜的靈場。他們相信天空鐵格爲西藏舊祕教的開祖庇瑪格爾師的法身。偶然西藏最初也有天祖降臨的地方和事蹟，因欲與庇瑪格爾師與之關聯，乃構造種種神祕的說話，及類似的例子，想起來，兩者之間不無傳說先後的關係。現在西藏和西金之人民，視爲同胞，並且當初西金人的列普茶人種，在上古時，若是從西藏移來，那末，彼等相信的傳說，含有共通的分子，不足怪的。我們所抱爲遺憾的，就是列

普茶人僅距今三百年以前，就無歷史可考。關於太古傳說，也無一定記錄，所以欲確定兩者先後的關係，極感困難。現據西藏傳說，略加以推測，紀元前約五世紀頃，在西藏耶倫地方，有永古戴雪的『高天嶺』山頂，天祖降臨其上，而爲西藏國王，爾來王統連綿，這傳說出諸梵教徒，是非當別的。但是最初的西藏王君臨之地爲耶倫的『高天嶺』，是西藏史家一致主張的，當時的遺跡，如石室、大岩窟等，現在確實存留。所謂耶倫，係『高國』或『上國』的意義。該地出海面一萬英尺內外，『高天嶺』就爲屹立『高國』的高峯。

第九節 瑞穗國之建國

假定西藏王統的某王辭去『高國』的高天嶺，經耶木多山原至後藏，次第南下，至西金的低山地域，那末，就失了西藏高原的氣概，在碧翠欲滴的山谷，可以觀覽肥沃的地容。因此就稱這地爲『列哲雄』瑞穗國，王祚日昌，後世發展而爲列普茶族，此之推測，非無理也。列普茶天祖，由高空降來的傳說，大約就基於上古時，彼等民族的祖先。由西藏高原降下的事實而成神話，不能無疑的。有的人說，列普茶人種，爲中國人種混合印度人種者，這樣的推測，也有很確的根據。怎麼

呢？原來西藏最初的國王，普通從梵教徒傳說，都說從天國降臨，然實際據史家所論，乃印度有一王子逃出印度，越喜馬拉雅山，而入西藏，至『高國的高天嶺』最後做了國王。此說如可信據，是印度王族新做了西藏國王，後與藏人結婚，王裔蕃殖，成爲一種新民族，就是印度雅利安種和西藏種（蒙古種）交合者，爲印度蒙古種的起源，即所謂中國種與印度種混而生之新民族了，本統世繼爲西藏國王，其支統，則至西金國，蕃殖而爲列普茶民族，這也可以想當然的。所以他們帶些印度雅利安的色彩，實非不當。現在西藏、西金，各自爲治，然而三百年前直上至上古，這西金始終是西藏的一部，此不待言者。在印度之北，隔着喜馬拉雅大山脈，而有這樣奇態的國家存在至今，實令我等有很深的趣味。

第十節 會見培爾氏

三月四日，駐在西金政務長官培爾氏，於巡視境內之後，本日還國都。我們受達賴法王委任，有事件和政務長官協議，以便把首尾商妥。我會見培爾好幾次，都受培爾厚意招待，尤其是這次離藏，意外援助我們。因爲我數年前，極力要通過印藏境界，後竟祕密入藏，顯然違犯國境禁例的。

我的目的，固然在研究西藏情形，但這次離藏時候，培爾氏不但不表示拒絕態度，並且使我能够得英印政府出藏許可，安全自由，公然離藏，並得旅行各地，完全靠培爾的幫忙。氏年約五十餘歲，溫厚篤實的英國紳士，且爲有數的西藏學者，但世人大半不識彼。他的著作，關於西藏語學，祇有一種。氏著這書，可爲研究西藏普通語最好的參考書。

第十一節 故西金王

三月五日，我在該地公務完了，乘這機會，巡遊干托克市看看市內外的景物，恰好本日是日曜日，市的中心，開『散弟八寨』會。印度、布丹、尼泊爾、西金、西藏各國人，各有獨特的俗尚，穿各種衣服，來赴『八寨』，各攜他們的穀類、野菜、布疋、雜貨、化粧品等，開市陳列，這市同大吉嶺是一樣的。西金人容貌，頗像日本人，惹起我們注目，這街市人口的總數約四千。一半由鄰邦尼泊爾移來的。郊外景色，也彷彿日本的山景，夜間螢火亂飛閃，紡織娘爭鳴，直令我想起日本的夏天。白晝眺望，完全陽春三四月景色。柳垂新綠之枝，棣棠開金色的花，山櫻雖多——但是喜馬拉雅的山櫻，不開於春，到秋始開，——葉櫻則已開過，桃花代之，遍滿春山。南嶺頂上，有國王宮殿，新舊二座，建

築極爲簡陋。我因友人紹介，訪問國王，國王不在家，失意而回。西金的前王去年逝去，我更爲失望，他做太子時曾留學印度和英國，也曾來遊日本考察佛教，我就在那時候認識他的。以後五六年間，時有通函。我在西藏時，他繼承父王之位，不幸僅經一年，已辭此世了。國王生前時候，屢命我來遊干托克，今天我到這地，祇得參拜靈前，我的悲哀和膽落，當然不淺呀！

第十二節 四年前的加林瑋

三月六日，離去干托克，將赴舊遊的加林瑋，從山嶺下去的道路，介在樹林田地之間，通行的車道紆繞於緩慢的阪上。閒道則直從急峻之處通過，下蘭給托河岸。滔滔然半濁的水流，從山峽密林中溢出，直奔東南，順左岸下去。氣溫上昇，漸漸覺得暑熱了。沿道森林，有娑羅樹、麻栗木皆繁茂。山猿成羣往來其中。蘭坡驛附近，有銅鑛山，小規模的冶金所，現在中止工作。到該驛的『班格羅』已在日沒後了。此地已是喜馬拉雅山麓帶，距海面不過一千英尺的低山地域，氣溫很高，在夜間八時，寒暖計尙昇七十度以上。蘭坡驛乃帖伊斯他溪旁樞要的鄉村，爲印度入西金國的咽喉。

三月七日，晨離此地，過隆楚河上鐵的吊橋。對岸就是大吉嶺縣，爲印度境界。橋畔有大吉嶺政廳派出國境官吏數名，檢查我的旅行證。我閱讀他們示我的國境規程，曉得通過這橋（國境）祇限於西金、布丹、尼泊爾和西藏人民，其他國民必要有旅行證，從這地通過帖伊斯他河畔，可達坦平的大道。在娑羅樹大森林中，前行五英里，再轉向左側分歧的小路，攀登密林中傾斜緩慢的山阪。行二三英里，山阪陡然險峻，約達二千英尺高度，喘汗攀登，通過山腹的緩慢斜阪，終至加林臻的山背。街市之廣不足二華里，眺望附近一帶，就目下所見，想起四年前在此計畫入藏的印象。

第十三節 安抵印度加爾各答

三月二十五日，我因結束西藏旅行暫行休養，費了半月有餘，到本日纔向甲谷陀（加爾各答）出發。午前十時以後，離加林臻下八英里的山道，渡過帖伊斯他橋，在加林臻羅多車站，坐輕便鐵路，接着坐往甲谷陀的快車，登車時刻，都排好能相連的。大吉嶺鐵路，是二英尺軌道的小火車，經過帖伊斯他山峽溪道，沿這奔流，從山水奇勝處穿行，過利揚舒倭克諸驛，出峽而至廣漠的平原，火車乃從娑羅密林中通過。這鐵路係一九一五年開通，但是從帖伊斯他橋到蘇利格利車

站，要藉牛馬之便。通過密林要在白晝，因為夜間有野象猛虎，襲取人畜。在蘇利格利驛換坐往甲谷陀的快車，次早可到恆河的長橋。這鐵橋係一九一五年架設。從前往來大吉嶺，一定要在這地方坐小輪船渡過。但現在坐在車內，可從車窗俯瞰滾滾的濁流，和點點的白帆。車急駛過孟加拉曠野，午前十一時，到甲谷陀的沙爾達驛，酷熱難堪，風扇狂搖，也不涼爽。三月二十六日，到日本領事館，訪信夫總領事，再訪別所商會秋山氏，正金銀行西卷氏，三井物產公司田島氏。那時在西謨拉靜養的光瑞法主囑我暫留甲谷陀，慣於寒地的我，因炎熱不能維持健康，請求離去甲谷陀赴清涼的大吉嶺避暑地。大吉嶺與西藏連絡，便利固不待言。我也視這地為第二故鄉，是已經馴服的土地，避暑選定此處，就為這理由。

第十四節 金剛寶土之回顧

四月五日，追想起來，金剛寶土（大吉嶺）的春天仍然是滿呈優閑的氣象。鶯聲遠渡幽溪，山郭公鳴於茂林，木蓮、石楠之花雜開，不曉得雪藏（喜馬拉雅）有四時不消的冰雪。這樣的風景都足以遠懷舊遊。在這第二故鄉，四年前邂逅的外國朋友黎丁拉，又做了這裏十年的相知，現

充當地警部長，在內外人之間，名望很大，其人產於西金，而風貌實像日本人。受有相當教育，尤擅長語學。外國人要研究西藏，西金情形的，很仗他援助。這回我也藉他的斡旋，在金剛刹土郊外，覓得恰好的住所，於研究上得莫大便宜。我回憶初來印度時，第一試遊之處，便是這大吉嶺。時在明治四十二年十月，正是喜馬拉雅秋櫻盛開時候，雪嶺之眺最麗。且在普基祭節。凡要探檢雪藏的奇勝；其高地，須從東古爾秀峯，攀登散多庫普的嶮嶂；其低地，須從蘭給托深溪，窮探帖伊斯他之幽壑。我因為西藏有雄大的「五大雪藏」（肯欽雜伽——康琴松加）之壯觀與彼日本的「瑞穗國」民族之風貌，所以纔引起遊藏的計劃。現在入藏志願滿足，又回到金剛寶土的故鄉，於學舍中復得眺覽雪藏壯美之境遇，轉令人不勝追懷之情，徐馳神於「雪國」（康哲雄——鐵伯脫）之天原而草畢此記。